BJ
1568
C5K62
1740
v.2

太上真人贊曰

太上垂訓　感應之篇
行之一年　滅罪消愆
行之十年　七祖昇天
久行不怠　壽命長延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棄法受賂〔註〕居官棄法，必因受賂。賄賂一行，則曲直輕重，皆不問矣。此至見殺加怒，皆就問刑上說，以直爲曲四句，正棄法之實。蓋棄法之人，有恃才者，有任性者，有惑於見聞者，有自作聰明者，有爲上司所制者，種種不一，惟受賂者罪獨重。顏茂猷云，居官者非不知廉謹足尚，但一入仕途，考成賢否，非賂不行，日積月累，視爲當然，且人心無饜，百金思千金，千金思萬金，不過爲子孫計久遠，豈知冤債相牽，自招速報，縱苟免於三尺，能僥倖於天網乎。大凡受賂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無恐也。受賂則必酷，彼以爲不重刑，則人不懼，貨賂不來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也。故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集美曰，人若能名登仕籍，切不可受賂，一受賂，則顛倒是非，滅絕天理，罪報匪輕，當自勉勵，矢志秉公，公則生明，明則賞罰俱當，必不致於棄法也，豈不受天之祐乎。伸冤理枉者，宜於此篇三致意焉

〔引經〕**書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善報〕益州劉府君，初爲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公片言折之

曲直立判、人皆以公爲神、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公壽、發之黃金也、公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賂、堅卻之、二子原父貢父皆貴顯、

惡報　台州舉人左蹕、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夢神告曰、此左蹕卷也、彼居鄉受賂爲請托、致有枉法死者、陰譴已減祿筭、幸無取遂黜之、榜發查對落卷、果左蹕也、蹕即客死燕京

元至正丙戌、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縣令傅山雲與鄧厚、鄧賂之、致里人罪、斃之獄、數月山雲發狂疾、命吏抄寫梓林獄案、及手籍財賄之數、焚於几爐、時作辨對狀、是夕死、有山雲舊友劉騏坐隆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扭、二卒押送、騏連呼追趕不上而止、次日詣縣、山雲以昨日死、梓林亦暴死

陸儀秀州書吏也、有一囚當杖死、因受仇家厚賂、爲誣凌遲處死後儀事發、革職家貧、又充工案貼書、囚魂恒隨之、每陰雨見囚立前、儀曰、汝且去、吾自來償汝、越月嘔血死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謀票拘人、以一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誣妄詐騙、無所不盡、三年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被孔巡按訪處死、財産助餉、妻女入坊

宋新淦丞徐從政充勘官、宿境內徐家、其家前夕夢神告曰、明日

投宿者、徐侍郎也、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是晚徐果至盛禮相迎及去復夢神曰、從政受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削其算併祿、後頃簡之、丞問曰、初不相識而恭繼以相知而簡何也徐爲備述其故丞愧悔月餘死

【箴】宋勝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不輕差票獄卒貪吾不輕繫囚、錄此以供當事者、書之座右、

薛西原曰、雖小事不可爲囑託、縱能寬人之刑罰、無以伸人之寃對、況受賄私囑乎、損人損德、爲禍不淺、此事當銘之心不可忘也誓之死、不可改也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註】直者、法所不容加、曲者法所不可宥、惟利令智昏、則是非顛倒、六月之霜、三年之旱、不過爲一人之獄致干天怒、可不愼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善報】韓魏公鎮大名、訟諜極多無巨細、公皆親決、雖病亦許通報決之臥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分、生死予奪係我一言、豈可委人、公位極大臣、五子位國公駙馬吏部諸顯宦、逝日即往主紫府天仙、詳在積德累功篇第七則

○唐副使裴某以招撫至桂州遣押衙樂某謁王副將往諭西原山賊賊帥黃少卿留宴數日以二小婢命侍樂衾枕副將疑樂生漏泄得賂遂告裴裴怒密囑觀察杜正芳殺之杜心知其冤潛問所欲樂曰某子乞授衙前虞候足矣因請去桎梏沐浴與家人作別命取紙筆置棺中死後必訴諸帝遂就刑是夕王副將在寶州以心痛暴死越月裴卒杜正宴客忽舉手曰樂某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良久又曰我知汝冤不爲表白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啞不能言及夜殞至今樂生死處并不生草苑端曰樂生之死誠冤矣始悞於副將繼悞於副使終悞於杜正芳知冤不救明是以直爲曲各陷於罪哀哉

○有客問歐陽文忠公曰公長於文章何對人只談政事不及文章公曰文章只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壯年未饜於學因取架閣昔年公案披閱大都曲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有輒自嘆曰夷陵褊小尚然如此天下之大又何如乎從此誓心政事加謹今三十餘年忝塵三事之列人或以吾爲翰墨致身以吾自觀實當時誓心一言之力今人操生死大權握平反大柄而乃黷貨居奇任情反覆有不動鬼神震怒雷霆奮擊者乎公没爲神清宮仙官

○宋趙清獻公出察青州，以清簡爲政，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痢，冬有凍裂之苦，或以小罪經年枉梏，或以輕繫廹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制，苦不可言，公令馬上飛遞監簿按視，以獄囚多少定有司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無敢妄繫一人，范永曰，韓趙歐三公積慮如此，安得有直爲曲、曲爲直者，誠令民父母盡然，將見普天皆雨露，四海歌樂只矣

○宋仁宗初蒞政，四方輔臣奏獄，不知所以裁之，問呂夷簡，簡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乃終仁宗之世，疑獄從輕，仁人一言，利普哉

○〔惡報〕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坐以死，人皆稱寃，自後行立坐臥，即見紹卿，遂至盧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壇解謝，初夜見紹卿在側，明日投心詞，俯伏間被數鬼擒擲殿下，流血死

入輕爲重

〔註〕爲民上者，天下之平，平者如秤衡物，輕重得宜之謂也，若罪本輕，反重入之，不平甚矣，有如絞與斬，一爲全屍，一爲身首異處，流與絞，一爲生活，一爲身死，輕重爲何如耶，豈可貪財受賄，或徇情枉法，或意見偏枯，或奉承上意，乃以輕者妄入爲重乎，權衡之際，禍福判焉，天網恢恢，當愼也

引經 **書曰罪疑惟輕**

善報 趙清獻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株連甚衆皆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未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釋之全活多人公位極壽高子孫貴顯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法議當死張浚欲執法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印於上即爲眞矣黥其徒衆使革其弊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引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後開職高遷後裔富貴

○漢王公賀于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遂補魏郡羣盜多所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一門五侯諸女爲后

○殷文莊公曰詔釋有罪而論決如舊也詔蠲逋負而追科愈亟也德意壅閼元元未由被澤此仁人所爲痛心者安得不三復是篇

惡報 紹興中江南雷申錫南省高第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音踵至其妻日夜悲哭一夕夢申錫如生平自言我昔爲大吏有功於民故累世爲大夫然多誤入死囚罰我凡三世如意時即死前世銓爲顯官纔入都而死今復如此要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是我生前造業故應受此苦汝何哭爲然則刑可妄入乎

見殺加怒【註】惡惡之念三代之直道也其人罪至於死固求生之不得不得已而殺之也古聖王下車泣罪惟此一點惻隱之心體上帝好生之德見殺者乃加怒以赫其威或株連黨類波及妻奴噫被殺者無噍類矣見殺者之子孫爲何如乎

【引經】**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諸葛公揮淚斬馬謖乃得情而哀矜者○齊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援戈臨曰圉人殺君馬罪當死臣不能諫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亦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聞於四鄰罪又當死公曰赦之勿傷吾仁此人臣見君起殺心而婉言諷諫使君不加怒故可錄也

【善報】子羔爲士師刖人足後衛亂羔出走刖者守門謂子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此有室乃入焉追者罷子羔謂門者曰吾親刖子子三逃我何耶門者曰斷足我之罪公臨刑有憂色以是感君今乃脫君之難然則見殺加怒死者能無憾乎臨刑不加怒報

○漢吳祐爲膠東相有安丘長殺人當刑祐問有子否長泣曰無子乃綏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與妻泣曰何以報吳君妻曰若生子名吳賜後果生吳賜集美曰執法者動不忍之心現

凡遇殺人殺物當爲念佛俱受人福利

身說法而全其嗣此心此德眞感天地而泣鬼神若持刑之人皆能知此委曲則普天俱沾雨露矣

○見殺固不宜加怒又有所當知者隨遇皆可以作方便也昔吳郡劉錫玄壬子秋赴貴州主考宿下雋公館夢青衣人前拜曰余宋將曹翰也昔爲唐小吏經過山中見一大刹有法師講經聽者甚衆因設齊一供自此感報遂生生不失衣冠漸積善因至宋爲偏將軍受命征江州以一怒屠城因此妄殺迄今世世爲豬以償所殺爲是特來求救公問故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數聲遂解望公於凡見宰殺一心念佛不獨離此苦惱且有超脫之益言訖不見○又饒州鄭璘暴死以誤放還閻君曰汝回陽間勉力爲善凡遇宰殺之時諸物苦不堪忍惟聞念佛數聲遂解汝今後見人殺生但念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彼即受生汝大得福乃知念佛可解殺業予謹錄此於不加怒之外又擴充其方便之仁凡遇殺人殺物注意念佛利益無量矣

知過不改

〔註〕過與惡不同惡有心過無心凡一念之差一事之誤皆謂之過然初不覺無心之失也既而覺之不能即改是無心變爲有心矣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又曰凡人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

一日無步可進、佛家教人懺悔、亦是勸人改過也、

【引經】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善報】晉周處少時凶狠使氣、爲鄉里患時人謂義與水中蛟南山白額虎、併周處爲三患、周處聞是言、入山射虎投水搏蛟經三晝夜、人謂處已死、各相慶及處還、人畏之尤甚、處遂入吳尋二陸不遇、見雲告曰、處悔過欲自修柰年蹉跎、恐無及雲曰、古人貴自新君前途尚廣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不彰處遂勵志忠義存心克已、期年府州奬薦爲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威、西征力戰盡節致命而死、後周氏一門五侯○人能改過、自然獲福、回天易命、只要割截塵心勿執吝耳、且善改過者口身心互相關合、凡人先要改口過、次改身過、漸及心過、更能研勘入微、剥换到底、進一步又見一步、去一分又露一分精修無已致曲有誠、孔子所云發憤時習敏求工夫、盡在此、日新又新、漸至佳景是改過爲入聖之門也、

【惡報】盧州徐淹販牛數十、渡江風浪忽作羣牛戰慄、徐禱天免覆誓不再販、即在本地賤價賣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倭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可得重價、方將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風浪復作徐遂投江中死、

知善不爲[註]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爲爲之不可不力譬之種禾初雖甚微不見其長有蒔而大暢茂發榮按候收成結果爲善亦然故日用之間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漢昭烈臨終囑後主禪曰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爲之

[引經]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

[論]學士楊廱之聞一善言必書記卽試之躬行○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一生用之不盡○大諫劉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溫公者至誠二字行之不離

[惡報]唐藕成性頑狠不嗜善每於往籍中所載善言懿行必指爲曲學見人修善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苦遂變犬經歲死

[箴]何龍圖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爲善一念遂有靈頑之分若爲惡之人機械橫生倫紀傷廢則又禽獸不若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登者扳躋艱難之謂崩者毀敗容易之謂又曰勇於爲善勇者猛力向前之謂蓋善念初生必有物以惑其心善行將成必有物以掣其肘善緣將滿必有物以敗其功若非千百分精進理足以勝私鮮有不始勤而終怠者矣善念一退惡念卽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夕內省不可不戒慎恐懼也

○昌起宗曰、世人發心學道、未幾又復退轉、究其因端、有三種累、無論僧俗男女、第一爲身口所累、次爲眷屬所累、三爲家產所累、天下人遭此三累、忙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况又因此三累、起了無量貪嗔痴、造了無量諸惡業、豈不知此身是個結成的臭皮囊、不由你管攝、不由你安排、到炎天暑月、一個健漢忽犯急症、夜間死了、到得天明、便看不得、聞不得、人人皆然、無常來到、替代不得、眼光纔合、各不相識、隨他家產受用珍玩、一毫也帶不得、一毫也用不着、至親割截、恩愛拋棄、頃刻之間、幽明迥別、言念及此、各當早轉念頭、莫待鬼使來催時措手不及、悔恨何益、

自罪引他

〔註〕引、攀引也、與下推過嫁禍不同、推過者、以己之過推與他人、謂自己無過也、自罪引他者、自己有罪、既不能脫免又扳扯無辜、株連平民也、譬如訪犯、既有贓私、難免於罪、復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下水拖人、不知孽惟自作、應當自受、若妄相扳引、是業中造業矣、能逃王法、豈逃天誅、

〔引經〕禮記曰、過則稱己、則怨益寡、

〔善報〕周世宗性躁急、嗜殺、魏仁溥爲相、人忤旨者、引罪歸己、多賴全活、淮南之役、俘卒千人、仁溥從容奏帝、俱得免死、魏公起自刀筆、存心

仁厚爲相宜矣、

○周必大字子克、盧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和濟局、局失火、吏當論死、必大問曰、向令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服、罷職、吏得免死、必大歸謁婦翁、因大雪、翁命奴掃雪、而壻至、已失官、詈不爲禮、忽憶前夢掃雪迎丞相、豈將來有所就乎、乃留款、必大歸、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班直家、一日自外攜小冊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即此題、遂高拔、官至宰相、封益公、

○明夏元吉爲戶部尚書、吏汚精微文書書懼、公曰、勿憂、明日公入朝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書、上曰、易之、投署發新批、吏免、擬公德位兩重、王命岳曰、之數公者、皆代下任過、處下如是、況同列乎、受報自然不爽、

〔惡報〕馬識遠爲壽春守、金人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靜康時、常使金、金將知之、扣城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藉藉言守與金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判久懷異志、即自爲降表、啓城迎敵、金亦不入守、但邀識遠至軍、與俱去、判乃上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進、而識遠得回、判急迫、即布流言、恐衆、使殺識遠、朝廷加判功、擢爲本郡守、喜甚、受命之日、方享吏士、判忽卯

頭悲泣曰、某實以城降、乃冒爲功、而致公罹非命、悔無及矣、仆地死、楚椿卿妾馮氏名春奴、椿愛之、妻常美娘妬甚、乘夫出以杖殺奴、椿死、美娘嫁程選、生子三日不下、見春奴作祟、好語告曰、我無殺汝意、行杖者之過、幸少寬我、春奴曰、我因母命棰死、安可妄引他人、速之愈急、死、○此正自罪引他者空誦也、

壅塞方術

【註】方術、凡挾策求售、如陰陽醫卜九流中人、耕讀不能、服賈不就、藉此一技一藝餬口、以養其父母妻子、或一語阻之、一事遏之、使不得行、即絕彼衣食之路、是謂壅塞、豈不爲過乎、然亦視方術爲何如耳、若巫蠱之術、與夫燒煉採戰諸方、皆能令人亡身喪家、此輩尤當禁制、至於士庶之家、更要清嚴門戶、凡一切僧尼三姑六婆、俱能引誘生奸、不可令其行走、所當切戒者也、大抵方術二字、先要辨明、不可惑於左道、

【引經】**禮記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論】眞人翟乾祐在世時、念雲安一邑、有江險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灘神俾平之、一神戴冠大袖、現身與言曰、觀師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耳、不知從事舟楫者、多有倍利、縱有小費不爲難、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小民衣食如何、師嘆曰、汝所見非我所及也、遂止、以此推之、壅塞生路、即是

壅塞方術、豈得無罪

〔善報〕嘉定縣馮生好行善、而家又貧、惟日覔有驗良方、抄寫遍貼城內外、一日進香南海、遇相士云、有水厄、馮云、既發心朝叅大士、水厄何敢避、乃行至中流、舟果覆、恍見數卒、引至龍王前、諭曰、汝寫醫方救人、善心誠切、吾故遣甲士救汝、今與秘方十二行、可致富、馮叩謝云、某命窮、安敢望富、王曰、貧富固由命、然心好者、命亦因而轉移、汝命雖窮、汝心應富、即此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心好、乃不爲害、手授良方、命將送歸、忽到岸、衣不沾水、後依方行、果富、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砭、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旋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去、不數日、足疾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以誤他人耳、是夕夢神人告曰、一念動天矣、足疾遂愈

訕謗聖賢

〔註〕訕謗、毀也、訕謗同一非毀、聖賢有三、釋家則三乘佛是、道家則五種仙是、吾儒則孔孟諸聖賢是、三教總宜並尊、何可訕謗、其訕謗有三種人、一是愚痴、一是才辨、愚痴陷於不知、才辨逞其意見、其罪更甚於愚痴、不知儒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今人見僧道一種惡習、遂妄議二氏短長、盍思吾儒品行有無

惡不爲者、亦可因此議訕孔子乎、故知偏見橫議甚爲不可訕謗之罪、報應眼前

〔引經〕**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論〕揚州府尊馬鳴騄祭文廟、五鼓先至學師諸生皆未集、因言祭先師必當主敬、余有同年某爲諸生時、不甚檢飭、然極尊崇孔子、每遇春秋丁日、俱宰鷄以祭、是年科舉應鄉試、丁日不得與祭、預於寓中畜一白鷄、每日自取米餵之、囑至親是日割鷄以獻前一夕同寓人咸夢見一人來寓、狀貌衣冠甚偉、問之曰、我子路也、今丁日某生祭吾夫子、特命予來享、諸人俱述夢語皆同、夫鷄爲甚細、誠敬相感如此、儒安可慢乎、儒當敬

〔善報〕開元勅天下佛堂、小者折除大者封閉、勅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多疾、而州符限三日、虛怒、約界內折毁者死、一縣佛宇獨全、後虛病、被攝至冥、有新息亡吏曰、長官好殺、今將受報、虛懼求救、吏曰、新息佛堂獨存、功德頗大、少頃見王、命查李令罪、吏曰、專好生剝羊脚合杖一百、割肉百斤、虛曰、去歲勅折佛堂、虛界內獨存、可祈罪否、王驚問、新息吏進曰、有簿在天堂可檢、王命吏往殿南登樓查、忽二僧至、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誦金剛經、一答曰、讀

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登階、王坐後有金銀二高座、誦者就金座讀者就銀座開卷誦讀、王合掌聽畢忽五色雲至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王曰、二僧升天矣、於是吏檢簿至閱簿曰、新息佛堂獨全、合折李令一生中罪延年三紀、仍生善道言畢命放李歸遂甦（佛不可訕）

○趙居易常持玉皇經、未戒酒肉、忽一日暴卒二鬼追至冥中、王坐殿問易在生作何因對曰、持玉皇經、王合掌起曰、功德爲第一、數雖盡、以持經故、當爲延紀、又曰、汝既持經、爲何以豬羊充庖、命鬼以長釘鎮居易頭易客頌玉帝寶號、卽有金光罩體、遂不能鎮、次呼高純、汝訕謗大道令左右拔舌、舌上有毫光二尺、王問判官此人有何善事、答曰、此人曾在觀內着玉經一卷、大有至誠、王卽命送二人回、各捨家入道得列仙班（道不可訕）

惡報　宋淳祐中、南昌先師廟傾圮、知縣李作新廟移聖像十餘人舉之不動、有一士戲之曰、是之謂重泥宰怒責之曰汝爲士子敢侮先聖、惶愧而退夜夢神攝去、決杖二十、及醒、一字不識

○尤晉曰、王某聰明敏悟、十三歲通五經、入郡庠卽食廩十九歲飲北闕王吏目家、夜入城過晏公廟、神速差人送王少卿、果有燈光閃爍、前途家人接至燈光始隱王恃此輕世傲物醉輒侮人尤惡僧道及奉佛信神者、正德年惠山飲蘇侮張中丞、又指斥東嶽神

是夜醉臥舟中被神吏縛去見殿上金冠紫衣者曰汝詈佛侮神久矣嶽帝命我換汝心正欲辨刀已入胸矣取心以狗心易之極聲號痛舟子驚覓見某跪錫山下叢林中因扶來舟至午方能言始末晚抵家猶述其事於父母至明旦昏聵已非復人類矣身面生毛作狗吠兩手就地跳躍越月死

篋朱璣曰聖賢固當敬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亦不可忽梓潼帝君勸惜字紙有云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楊全善理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瘞字紙一身顯宦果報昭然故作賤字紙亦當與毀謗聖賢同罪

侵凌道德

〔註〕侵是欺凌是辱聖賢以人言道德以行言即聖賢所垂戒訓典是也侵凌道德指有德行者言經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道高德厚者所當宗仰護持反肆侵凌在道德之士固犯亦不較而司過之神必重罰以垂戒罪所不免

〔引經〕**書曰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是謂亂風**

〔善報〕王沂公父未嘗學問而酷敬儒士尊聖賢書史每遇字紙必拾或墮污穢中者必委曲收回滌以香水晒乾然後焚之其紙灰總收一處埋瘞於地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也

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令曾參為汝子晚年果得一子因名曾狀元拜相封沂國公

[惡報]秦始皇怒諸生輕議已於是焚五經書史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何可以重法始皇怒使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扶蘇自是不得近故始皇死於沙丘趙高遂賜扶蘇死立胡亥卒亡其國坑儒之報也 凌儒

○武功縣有寺積經一藏縣庠六生講讀其中時凍冷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甚惡不敢出言乃對山康狀元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六生前跪中坐者曰佛乃大聖人取經燒炕侮慢甚矣四生俯伏請罪斷皆死絕燒洗面水者革去前程未顧對山汝何不言答曰我年幼知其不可不敢犯長者耳斷曰汝不共事心惡其非其情可恕汝得志時當扶持法門驚覺書其事於書末後五生俱被督學出退六月瘟疫盛行四生合戶死絕洗面生教書老病嘉靖七年亦餓死 侵凌經

○蘇州齊門內大弘寺與王某御史第宅近王生平不敬佛毀此寺以廣園囿刮金仆像棄經逐僧無所不至未幾王發風癩癢不可忍手持利刃割皮去肉見骨遍體割盡鮮血淋漓展轉呼號旬日死子貧困宅第苑囿即鬻勢家 凌寺

射飛〔註〕飛者禽射飛不止弓箭如藥鎗鳥銃粘竿扣索之類皆是君子愛人之心及於愛物故飲食之需如鷄鵝羊豕鱠鯉或為宴饗不得已而用之君子猶遠庖厨預養此一點不忍之心至於飛走葢為野禽野獸古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過有國者借此以講武治兵耳大夫士庶之家是亦不可以已乎如必射之而傷其生何哉

〔善報〕鎮江左衛軍士范某妻染瘵疾頻死遇道人與之藥用雀百頭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瘥然數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死者仍補充數旬日後范以公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傷百物命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妻受責不悔已而病瘥初久不產是年忽有娠生一子兩臂各有痣如雀分明果報奇異凡一切飛動皆有靈性皆有眷屬當飛之時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此言可為射飛者勸亦可凡為殺害者勸

〔惡報〕染工董氏好羅取飛禽得則以竹貫腦爇稻草燎去其毛貨之老得奇疾皮癢須以稻草燎至潰爛又患頭痛令人以竹片擊腦要重擊後竟打傷腦漿乃死

○常熟福山鎮某好取飛禽貨錢併恣口腹善用鳥銃殺傷甚多四

十無子、忽產一兒、因得子後改悔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就塾偶因饍師乏饌、復持鳥銃、打取飛鳥以供飲食、日復一日、又經年餘一日子忽犯痘疹、滿身紫泡、延醫視之、不解何症、後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鉄珠一粒、哀號痛死、

逐走

〔註〕走者爲獸、逐走則車攻馬同、統率多人載獫歇驕合圍於平原曠野、而驅騁擊刺之類、不知人獸輪廻、原自循環、今爲異類前生未必不是人身、今受人身、前生未必不是異類、諸佛菩薩苦口教人向善、指出生死關頭、出此入彼、極爲可畏、今彼披毛帶角既爲走獸、吾憐憫之不暇、可肆其馳逐、以傷其生哉、

〔改悔報〕湼南彭姓好獵、入山見老猿方乳兒、發弩射之、初箭爲猿所接、又箭中其臂、猿度難支、抱子飽食以乳、復摘木葉數斤、盛乳在旁、其聲嗚咽、如教子取食狀、遂氣絕、其子痛號、彭見慘傷、時自懺悔、即破弩斷箭、終身不獵、後得善終、

〔惡報〕廬陵吳唐精於弩、常携子出獵、遇一鹿同麑遊戲、見唐引避唐射其麑斃之、鹿驚還悲鳴、唐潛伏草中、鹿乃舐兒、唐再發一矢殪之、其鹿即倒、少頃又逢一鹿、張弩矢忽飛中其子、唐投弓抱子而哭、忽聞空中呼曰、鹿之愛子、與汝無異、驚視間、一虎出、噬折其臂而死、

德興程姓世代弋獵家道頗豐因輸租入郡適有市鬼臉者買其六分六孫爭戴爲戲家畜獵犬數十見之爭向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此亦爲獵者報也

發蟄【註】蟄蟲隱伏也月令仲秋雷始收蟄蟲坏戶季秋蟄蟲咸附在內皆墐其戶仲春雷乃發聲啟戶始出一啟一蟄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化方其蟄也猶人之隱處倘被掘發必至損命故子羔不殺啟蟄人稱其賢愛物當如是也

【善報】曹武惠王彬宅壞子弟請修葺王曰隆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生○宗室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墻懼傷百蟲之遊且蟄者後孫世貴子爲相

○僧惠欲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將版築水際因念方冬百蟲俱蟄不可傷生就溪設三晝夜道場誓言版築之日一足多足以至無足願垂覆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不見一蟻惠後爲大師

【惡報】梁榼頭大禪師戒律精嚴武帝甚崇信之遣使召至時武帝在便殿與臣對奕欲下一殺着因大聲曰殺却使者推師出斬之奕罷令師至前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嘆恨因問師死何言述曰貧僧無罪却是宿業我前刼爲沙彌冬以鍬剗地見一蚯蚓斷之是帝前生帝因懺悔爲作佛事

驚棲〔註〕鳥之棲宿、如人寢息、忽被侵害、是暗地投機、未及隄防、豈不驚慌、

〔善報〕螺髻禪師坐定樹下、兀然不動、鳥以爲木、棲髻中生數卵、及覺思曰、我若起、鳥必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復入禪定、俟其雛生飛去、乃起、

〔惡報〕新淦楊生以捕禽雀爲業、一日有寒雀在樹上、乃𥹋黏登枝、枝折墜地、頭刺上穿、腦出血淋漓死、○王遵忿鵲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驚悸症死、

填穴〔註〕穴者、衆生安住之所、自人視之、一穴耳、自彼皆以爲安居房舍、若填塞之、豈不盡死、切宜愼之、

〔善報〕有一沙彌與師學道、師入定見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諭曰、汝可歸省毋、至八日始來、沙彌歸、八日果來、比師怪之、復入三昧定、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見蟻穴流水將灌、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以救衆蟻、因得長壽、○宋郊度蟻書生易畢名爲上第、皆得報、

〔惡報〕唐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治地畢、每爲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僧教以填石灰、蚓死極多、二僧滿身癢、搔之成瘡、中有蚯蚓數千百條、食肉盡至骨死、○楊州眥四六好治園圃、所植諸花

稍不茂以下有虫蠹命園丁移植已而得蟻穴廣深如甕大蟻無數四六命以熱湯灌殺之壑土更栽諸花時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赤色數點有頃渾身皆赤發爲浮泡每泡出蟻至肉爛死

○朱某生平惡蜂窩每見蜂從竅入雖高處必設計塞之後生二子穀道盡閉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竟死

覆巢【註】巢在高處乃禽所依止若覆之便失所居與毀人第宅焚人廬舍何異是致之死地矣

【惡報】蘇州薛氏小兒屢升高樹覆巢取雛一日上樹不期先有大蛇啖雛伏巢中兒驚視張口蛇竟入口即死

○温璋爲京兆置鈴於廳前使訴寃者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見一鴉集於其上璋曰必有赴巢取雛者既得其人示杖以警遂見羣鴉飛遶公庭悲鳴作謝狀

○元紫芝爲魯山宰公庭聽斷胥徒畢集有一鵲啣草衣墮階下紫芝使人隨鵲視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將覆其巢追杖以警

○徽州治內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飛下攫卒之帽以去既而知其非探巢卒也啣帽來還乃竟攫探巢者之帽以去太守得情杖卒逐之

傷胎

【註】物之胎，猶人之孕，若傷之，則不得育而生機絕矣，愛物者尤當委曲護之，以全好生之德。

【善報】宋眞宗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傍，怪問之，對曰，今日尚膳殺其羔，眞宗見羊，惻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羔羊。○白龜年知禽獸言語，潞州太守知其能，延坐，有驅群羊過庭下，中有一羊悲鳴不肯行，守曰，羊有說乎，年曰，羊言腹有二羔將產，俟產訖就死，守留之，果產二羔，守諭永不許殺胎羊。

【惡報】唐司馬楊舜臣，謂屬官劉知元曰，買肉必須含胎肉肥脆可食，知元乃揀懷孕嫩牛犢，及猪羊驢等，有胎者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後舜臣奴病死三日，心煖復甦，見一水犢與羊猪驢等，控劉知元於閻君，俱言懷胎數月，枉殺母子，知元俱狀牽連我家司馬，俱有處分，後三日劉知元死，五日楊舜臣死。

王公遐泰和縣南富人，專以屠牛爲生，凡盜牛送至其家，三更送到，每隻與銀伍錢，四更送到，與銀叁錢，將明送到，止與酒食牛肉，飽喫而去，日以爲常，被約長控首到官，顧孫佐聖審實枷責，忽自語云，我三日之前，曾作一夢，見一婦人懷胎，向我哭求免一死，及覺，有人牽一牸牛來送我，我說夜間所夢，想就是你這孽畜，如果是，可跪下，牛即雙膝跪地，兩眼流淚，被我一刀砍下頭，果有小犢

今日枷示、此其報也。言訖如牛鳴一聲、即死枷中、

破卵

注 卵與胎同若破之則不能生豈仁人之用心乎

引經 禮記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麑卵又曰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善報 學士周豫嘗煮鱔、見有彎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曲身避湯、以護子也。豫遍傳其事、普勸皆不食鱔、全活甚多、位極壽高昌後○李奕元將破一魚先夢一皂衣媪拜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子俱生、妾死子亦死、望憐救命、元遂携魚於長流放之、普勸戒殺、後得珠、致大富、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主僧自外至、見鍋中煮二卵已熟、問從何來、行童曰、於鸛巢取之、僧命還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何益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毋鸛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令童探巢、果卵生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雜文、香風馥郁、携來與僧供佛、後倭人因風泊舟、入寺拈香、見木問價、僧謬曰、三保大監捨供佛、豈敢賣錢、若能造盔後殿觀音閣、當以與之、倭曰、吾難久待

願售工價因與金一千兩蓋閣落成越數年倭又入貢訪前僧死矣留金作供僧徒問前木何以爲寶曰還魂仙香也焚之但拾香氣死魄附體聚窟州所出還魂香是也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宣和間富商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人由是知積德見人殺魚即令投於江中序夢神告曰子本夭因全活億萬命延壽三紀

○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鈎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刑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則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家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虫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眞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賤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死

刑免矣。拾將烹之鱉，厨婢篤疾瘳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塋羽虫交助。潘令尹設江湖之禁，去位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知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致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泉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寃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植善根，餘慶及乎他世矣。

○錄刋垂訓戒殺放生文曰：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立身行已，大節固宜敦篤；愛人利物，飲食當寓仁慈。人生斯世，未能斷絕殺生，於禮宜烹宰外，自當節省行戒。又如飛禽走獸，與夫魚蝦微細物命，至於含靈蠢動，皆當留意戒其殺害，與以生全。力若能及，隨其所便，遇贖放之。雖未必可以普生衆物，然於天地好生之心，或可少贊其萬一。行久勿怠，則恩周多命，救蟻埋蛇之報，可復見於今矣。

願人有失

（註）人一發願，天地知之，鬼神鑒之。君子見人失，如已失。乃有一種人，惟恐人無過失，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每每以譏

械之術、籠絡人、坑陷人、令人顛倒、至於有失、乃稱其願、此無他權相敵、才相壓富貴相傾寵異相逼、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必失而已先失也

【引經】禮記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

【論】武安王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邵康節詩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惟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寧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古人立願如此、天必祐之、乃獨願人有失何耶、

【善報】鮮于子駿知楊州、蘇文忠公自湖州被譴、赴獄、親友皆絕交、子駿往見、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蘇久交、往來書札宜焚之、恐招罪、駿曰、欺君負國吾不忍為、忠義得譴、故所願也、卒俱無恙、時人稱為一路福星

【惡報】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己物置其上、及遇風將危、舟人請減載、倉皇信手抛去、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底無失、

○乾道時劉生與徐生同社、在棘闈中互閱、劉見徐卷勝己、佯擠人叢中、擲徐卷於地、紿徐曰、已失矣、徐方泣尋、俄有一吏出袖中還

之曰、適見一人擲地、我爲珍收耳、是歳徐登科、劉終不第

鄭瑄曰、舟遇逆風、見揚帆者無不生妬、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都如此、

毀人成功

【註】毀有二義、一毀敗、一毀譖、其根俱起於嫉妬、蓋人之行事無論大小、莫不竭力圖成、及其旣成、從而毀之、此等蛇蝎心腸、深可痛恨、彼願人有失者、唯恐人之勝已、此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不如人、小則敗人德業、大則貽禍國家、有不受鬼神之譴責者乎

【引經】禮記曰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兩報】廣州提刑鮑軻險妬、郡有賊變、太守告急、轉運使王罕、罕自梅州提兵亟進、子死於賊、聞亦不哭、又募壯丁數百、破賊軍聲大振、軻忌其立功、奏罕觀望不戰、罕遂降官、後功績上聞、復官加職、而軻坐妄報軍情、貶黜擬罪、

【惡報】澶淵之役、寇萊公與契丹受盟而歸、邊境頼以寧靜、上待準加厚、一日準退朝、上目注視之、王欽若忌準、譖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陛下不聞博乎、博者輸錢、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準亦以陛下爲孤注耳、帝由是疎準、而欽若進用

後準事白復用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在樞府觀其所爲眞奸邪也未幾死竟無嗣

危人自安〔註〕危人自安者如與人同處令人當其險我居其安與人同事令彼失其便我得無恙也君子見人之危救援恐後乃設心危人以自安然天道持衡鬼神呵責於人未必危而已自壞心術已先敗亡耳

〔引經〕**禮記曰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惡報〕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恐及禍乃薦范釧代已於是釧知永安緒得離任後盜破永安釧舉家被害未幾緒改任杭州路遇叔賊亦舉家被害一反一報如是

○唐御史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鎮彭城張公巡被圍告急使將士霽雲往叔冀請救不應復遣雲往臨淮告急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去何益進明忌張公聲威恐成功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作樂霽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食已彌月矣大夫不出兵而設聲樂是緩兵而樂危耳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辭行至夜冐圍入城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士病不能戰張公西向拜曰孤城力竭敗亡

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進明叔冀忌人成
功、按兵不動、視危不救、冥譴匪輕

減人自益 〔註〕減損乎人、自取饒益、所謂只願巳富、不願他貧是也、如官吏刻剝民財以充槖、富人生殖利息以肥巳、以及析產不均、分財不公等是也、史曰滿則覆、易曰天道惡盈、又曰滿招損、歷觀占便宜者失便宜、明來暗去、誰益誰損、報應不爽、

〔引經〕**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易曰損上益下、其益無疆**

〔惡報〕廬陵大旱、米價湧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微雨價稍下、昌裔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畢、憩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來驗、脫其巾、得禱文稿於髻中、其孫應童子舉、官皆擯之不得寸進、

○陳祈有幼弟三人、慮其壯而均分田產、乃取田私典與厚友毛烈、止以現存產均分、擬後私與贖、烈知其故、受錢不與券、祈訟於縣、官吏受賄、據券、斷田歸烈、祈忍恨、訴之東嶽、數日祈與烈皆死、對審王前、烈惟持券、王指心曰券何足凭、只凭此心耳、烈伏罪付重獄、祈以兄尅弟、放回減筭、官吏不公、黜官削壽、後祈釋回、甦未幾死、尹黜官吏被焚、夭、祈欲減弟自益、而被烈刼、烈減祈自益、而受

神誅暗中消算不爽可懼哉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富而吝置一別墅反覆作難欲減價售者無可柰何俯首聽命其子不平在旁曰大人不妨增金兒輩他日賣時亦得善價父憬然少悟與以原券噫此子所言可以醒世之減人自益者

以惡易好

〔註〕物有美惡人情愛惡因之若以我之惡物易人之好物與穿窬何異富貴貧賤同一境也好醜美惡同一覩也蹇驢駿馬同一遊也竹簟繡衾同一寢也黃虀淡飯豹胎熊掌同一飽也必以我之惡易人之好皆由根器淺薄嗜慾昏心從此傷人害物終必悖入而悖出矣

〔引經〕**禮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善報〕陳策建昌南城人有人與買銀器羅綺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有今何吝策曰此質我錢而没者歲月已久絲陳朽不堪用聞公嫁女故不敢以此醜惡之物誤公又取銀器投炭火中曰吾恐非眞故為君驗之立心如此安有以惡易好之事哉後子登科聯捷

〔惡報〕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為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死台州玉歸他人

以私廢公〔註〕凡處大事定大計，要在廣詢爲公，不可着一毫私意。苟狥一已之私，悞天下大事；狥一已之愛憎，枉天下之是非，阻抑人才，撓亂國政，爲害不可勝言，罪孽豈淺鮮哉。

〔引經〕**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善報〕漢蘇章，安帝時舉賢良方正，爲議郎，數陳得失。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淸河太守，貪婪。章爲按部，將擬其罪，乃請太守爲設席，叙生平之好。太守喜曰，人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情也；明日冀州刺史按法者，公事也。遂正其罪，無敢狥情。此不以私廢公者，後祿壽俱豐。

○趙康靖公槩，初與歐文忠公修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修頗輕之。及修以甥之穢事逮連，上怒治獄，二府皆誣致其罪。槩獨上疏，歐陽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修與公有隙。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取。後位極人臣。○至和中，趙公忭爲御史，范公鎭爲諫官，以論陳宮公事有隙。熙寧間，王介甫執政，恨范，數訐於上前。一日上問范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忭。忭曰，忠臣也。昔仁宗違豫，鎭首請建立皇太子，以安社稷，跡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盡白，非忠臣而何。旣退，安石責曰，公不與鎭有隙乎。忭曰，何敢以私

際廢公道某直言無隱先國是而後私仇也後科第蟬聯

○孔翊爲洛陽令置火爐前凡有囑託書柬皆投之於火曰縣官與民最近宦途多有所託從之則民受其害不從則招尤惟書至不開即投於火在我不知爲何事在彼亦不罪見忤也曲直從民公斷在法何至以私廢哉文昌帝君以此奏聞上帝勅昌厥後

○王忠肅公翊至太宰次孫璘蔭入國學將應秋試有司投刺關會闈事公曰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才可登第誰得蔽之若幸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且汝已有階得仕何必占此遂取書焚之此爲公而廢私者後壽九十八子孫世顯

惡報歸安仰思忠精堪輿六合令林克正延之入閩姻家某亦欲塟父請尋一地甚佳方點穴驟雨歸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戒之曰此地佳但此人爲考官賣三舉人當有陰禍若塟此必禁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思忠因問克正曰令親宦業何如曰他無所短長向爲考官時得賄甚多鄉評少之思忠惕然內警托故辭歸後某因與人爭墳地致傷人命官司牽纏亦不能塟而家道且凋落矣

集美曰人得爲考官時當秉公掄才若一受賂則文章無憑寒士擯抑受天之譴莫此爲甚諸如此類爲禍匪輕策身仕途者思之當爲汗下

○附葉南巖戒其子侍郎鎧曰、吾觀近世士夫、率以貴顯乞祀其先世於鄉社、夫崇德報功、乃朝廷大典、而表彰先德、亦仁孝盛心、但以予論之、凡血食一方、廟祀百世、必其功德足以當之、否則不特厚誣其先、且必致陰譴於後、予嘗念自少至老、無一功德及民、死後以子孫榮達、儼然廟貌於神明之列、良可愧恥、往往見非其人而廟祀者、子孫多湮沒不彰、或者幽冥之道、不可誣耳、吾願汝輩積學修身、出則有功於朝廷、入則無負於鄉黨、使人盡指為先世積德、故報其子若孫如此、其為血食不既多乎、汝輩識之、

竊人之能

註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之謂、人有才能、我明用之、乃歸美於其人、若或竊人之能、以為已能、勢必掩人之能、冥中譴責、分毫不爽、

引經 禮記曰毋勦說

善報 許眞君在世、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就一片石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跡、勒其新記、一日恍聞空中有聲、勒古碑文者、怨君奪名自顯、盍早圖之、眞君乃訪舊文另為立石、告成、夢一人謝曰、蒙君再顯吾名、特在帝前保奏、君由是證道果矣、

○歐陽公修、被召修唐紀志書、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為一體、修以宋雖同

事一朝然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上史官曰舊制修書只列書局官高者一人姓名某寺奉勑撰而修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爲日久而用功深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用修姓名而列傳用祁姓名宋祁聞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多凌掩修存忠厚宜有以善其後也然竊能者不但竊人文字如竊人之謀爲己所畫竊人之功爲己所成竊師傅之教誨爲己之識見皆是欺心之事受譴必矣

【惡報】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魔祈於眞君判曰齡敗德已久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有水官譴其竊能沽譽特列爲巧詐之首未幾死

蔽人之善

【註】凡人稍有所長一事一言一心皆謂之善所當表彰而播揚之而心懷嫉妬者恐因彼長而形己短又恐彼用而蹤己寵擯抑之掩諱之蓄藏之沮塞之使不得顯達不得進用皆蔽也常人爲此止自壞其心術自滅其善根自召其禍殃已耳操權秉政之人必致上誤國政下害蒼生所關豈小哉

【引經】禮記曰彰人之善

【善報】蘧伯玉使楚逢楚公皙於濮上伯玉爲拭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而至楚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問故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

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蚡賁生於楚走之晉與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君善用之今瑗之來蘧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後伯玉位尊壽永

〔惡報〕陳壽爲三國志謂丁梁州曰君能致我米千斛當爲尊公傳名實梁州父廙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傅物洽聞受知於魏祖故應錄傳而誌其善梁州不應其求遂不爲紀傳史成人共訕壽爲財而滅人善後橫死

○穆修善詩有題其所作於宮中壁間眞宗見而嘆賞問爲誰作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舉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上遂不復問謂後受貶

形人之醜

〔註〕形是以彼物形此物委曲形容之謂人有醜事或錯誤或不幸辱名敗行不欲聞之於人者也若遇此當爲之極力掩護或見於稱說已非厚道況曲爲形容使其情態畢露資人笑傳人之醜彰而已之惡亦已重矣戒之哉

〔引經〕禮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媿人

〔善報〕吳公白少謹介富家延公訓子有女方笄公亦英俊女慕公容遣婢私以肉羹餽公公郎託他故辭館去人問公終不言後其

女物故，公終身不道隻字。○席匡遇一善相者，曰：汝明年當餓死。匡憂甚，一日偶有談人閨中事，匡怒徵於色，談者心媿而止，其事遂寢。逾年公得免，後登冢宰。夫席匡止人談閨閫事，即可以延生，則談人閨閫者，身死之後，必受重罪，人亦何必快一時之口頰，而受莫贖之罪愆也。後之聞人談閨中穢事者，當以席匡爲法，則受報豈有量哉。

○張知常公在上庠日，同舍生因公外出，發篋盜金十兩，學官令諸生檢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至夜，彼生袖金還公，公以半遺之。後位極尊貴，子孫世顯。夫遺人以金，人所難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尤難也。不但不形人之醜，且克已待人，爲人掩護曲全，惟恐人之見其醜也。其德其量，古今罕有，位高昌後，宜哉。錄此爲慳吝鄙嗇者作他山之攻可也。與凡夫置身士林，有蹈此竊盜故轍者，見此亦當愧死無地，宜速改過自新。

○曹州于令儀，性長厚，家富，盜入其家，擒之，則鄰人之子也。問曰：何以爲盜？對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即以十千與之。既去，呼之回，謂曰：汝素貧，夜負十千回家，必爲人所疑，若有人詰問，汝云與某借貸爲資本者。留之至明而去。盜感愧，竟爲良民。後令儀子伋、侄傑、倣，皆舉進士。

〔惡報〕聶從儀善詩、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可復掩、竟坐謗竄死登州、巳塟道傍、人無不唾罵者。○章齊一專好評品人物舌鋒所至傳爲歌曲、人之醜莫不畢露、晚得惡疾、嚼舌而死。李犢曰惡報多端、不可盡述、其最滅陰隲者、是談人閨閫、致人終身受汚、無可辨雪、竟使夫棄其妻、父逐其子、骨肉傷殘、人倫滅絕、此等受報、又豈嚼舌而已哉、

訐人之私

〔註〕訐、攻發也、私者陰暗之事、人之陰私、最怕人知、而我必攻發之、損人聲譽、敗人名節、壞人功名、害人性命、不獨厚道陵夷而心地陰險、實爲鬼神所忌、姚舜目曰、經目猶恐未真、聞人曖昧、切不可出諸口、一句虛言、拆盡生平之福、切思熟記、甚毋忽爲細過、老子曰、凡今之人聰明深察而速死者、蓋好訕議人者也、閎詞博辨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陰惡者也、夫掩過匿非、自家不可有、爲人不可無、自家掩護則善不能入、爲人掩護乃盛德之事也、虞帝隱惡而揚善、訐人私者、當知自懲矣、

〔引經〕**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訐以爲直者**

〔善報〕蘇丞相頌在杭州、有要人以私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憤恨詆公、或勸公上囊封請託書札、公笑曰、訐人之私、吾不爲也

○胡公宿知相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未訖罷去群小謗其費錢不明通判以下皆不肯書簿公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多時假有不臧當早告侯其去而訐之豈爲美事一坐大慙乃書

○豐布政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以金爲燭餽之公未達廳子以告公佯曰燃之廳子曰雖燃亦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燭不燃已盡出之矣自今無復乃爾此上數公用情於所弗知隱惡使人弗覺所稱陰行善者非耶殆不止以不訐明厚矣訐私者當以此自悲也

[箴]周望齋曰口之爲害多出則外釁生多入則內釁生可言者不盡言不必言者絕不言此涉世訣也好食者不多食不好食者絕不食此養生訣也

○唐武后嗣聖中禁屠宰拾遺張德生男宰羊會賓同僚補闕杜肅懷肉奏上明日武后謂德曰聞卿生男從何得肉德叩頭請罪后曰朕禁屠法吉凶不與今後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

○劉卯劉恕同在館中卯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也恕曰丁君閒冷故訪之耳卯戲謂曰丁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卯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夫一語之誤便已結怨如此況有意攻訐者乎

耗人貨財【註】耗、消耗也、破人之家、取其財實、是以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漁也、好險小人、蠱惑愚痴、於中取利、愚痴墮其術中、久而不覺、始雖逐漸消磨、終必一敗塗地、如誘人嫖賭、哄人燒煉、唆人鬪訟、代人通關節之類、陽爲親附、陰爲侵損、似虫蠹木、不知不覺、使人家業蕩費、子孫狼狽、罪譴深重、宜自醒悔、

【引經】**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改悔報】丁湜少俊爽、好博賭、父責不改、逐之、遂旅遊京師、入太學、南省奏捷、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極佳、即書壁曰、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故、同榜二蜀士多貲、湜設法延賭、得錢六百萬、又遇術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湜問之、曰、相法先觀天庭、潤澤則吉、今枯槁且黑、得非有謀利之舉、湜爽然以實告、相者曰、能悔過、尚可居六人下、湜亟還所得、是科徐鐸首唱、湜居第六、

【惡報】文奇以燒煉遊西蜀、諸貴悉爲所欺、富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惑奇術、三年蕩盡、十五自經死、奇復在劍州、僦一屋燒煉、未幾火延、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爲猛獸逐出、跌蹈深淵、復爲水獸逐出、仍奔於燒煉之所、自跳入火焚燼、

○正統間、吳郡吏張益、領上官文至松江、道經常熟、避雨農家、其主延坐、意甚慇勤、留宿三日、吏初感之、及還、忽起惡念、曰、是可以術

餌也、因使盜誣攀之、使人報知召來預訐其人急來求救吏索
金營脫、其人欣然與金、乃以計斃盜而解之、農甚德吏、不知其詭
計也、未幾吏死、農家夢吏冠服入門、牛卽產犢、吏復見夢於已子
曰、吾向詐取某財、冥司罰爲彼家牛、以償宿耗、汝可將百金來贖
回其子如父言、持價得牛歸、事之如父、後牛斃、

○徐池嘉靖時人、富而貪、欲謀得徐八房屋、令人誘其子徐臣嫖蕩
累債貧困、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病、召巫祈禳、巫爲神語、
此徐八爲祟、池懼設醮、向城隍求解、有乞兒向廟壇大呼曰、昨夜
宿廟、聞有人向神哀訴云、徐池設計誘引、占他房產、神大怒、已卽
差拘、徐池次日死、子孫俱絕

○鄧榮以奸狡起家、有鄉宦子不肖、鄧與綢密、誘產蕩盡、丐而死、鄧
盡得所有、爲鹽商二十年、湖中遇寇一小寇儼如宦家子、縛鄧父
子、淫其媳女、盡掠其財而去、越月鄧死、子卽丐、

○胃起宗曰、子每見權貴之門、及暴富之室、子孫不肖、淫蕩極慾、或
箸未析而產已暗鬻他家、或父死未寒而人已占據其產、前人積
之如錙銖、後人棄之如泥土、此何以故、蓋由平日逞威挾智、逼勒
牢籠以成巨富、如此耗人、終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亦正好、可
不愼與、

離人骨肉〔註〕骨肉、謂一體至親、離有二義、一使分析離異、一令隙釁相仇、誰無父子兄弟叔侄夫婦若至親相乖、乃人倫大變正宜委曲勸解、使復和合斯爲君子用心、因而挑激播弄、致骨肉相仇、甚損陰德、

〔引經〕**禮記曰毋以遠言近**

〔善報〕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賣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家背燈而哭、公問故、婦曰、我一家貧餓難忍、夫欲求死賣妾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篤、一旦改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公惻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身價不取、仍送以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後至楊州、遇人領一童子、貌甚清俊、彼私計欲覓一女報袁公、未得、葢先以此進之、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二歲、遂取十二金與之、渡江送與袁公、公熟視之、乃其子也、父子相抱痛哭、已而大笑、

○唐安金藏樂工也剖腹以明太子不反武后驚悔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命官納其五臟縫以桑皮贈大將軍、配享廟廷此全人骨肉者、

〔惡報〕米信夫浙西有巨富、兄弟二人、父死因産紛爭唆弟訟其兄結連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窮、忿恨同死、米享富二十年、及

至元戊寅年被首謀反到縣見令儼如其弟勒令招承家資沒官米訴於府復見太守又儼如其兄怒追招認全家俱斃於獄

侵人所愛〔註〕世間萬物各有主之者人之所愛即人心思之所注意嚮之所繫嗜好之所存而我侵之其去刼奪者幾希矣萬一我之所愛人若侵之我將何如則貪念自息矣

〔引經〕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報〕張該有宅華麗以乏用典張俊千緡俊心愛之乃厚賂牙人換作賣契後該困詣俊找價出契視之該不能辨仰天洒淚而已後俊子皆失音死夫侵愛而以所愛子孫償之何其愚耶

○遂州人林達屢侵人所有里有築墳者風水極好達造僞券口稱其父將墳賣我遂以巳父遷葬於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林夢父語之曰福田在心不在穴安有僞契奪人之地而享福利者今犯絕嗣報矣達與子俱死

○明逆瑾黨張綵爲尚書有劉介爲撫州守繼娶某氏有國色綵慕之忽陞介爲太常少卿問曰子得此官伊誰之力介拜謝張曰何以報我介曰吾身外皆可奉張曰吾所求惟新嫂公今諾矣介錯愕不知所爲綵隨揮從人肩輿擁其妻去又常奪平陽守張忠妾

不允、託御史致其罪、張出妾與之、得免、緣坐瑾黨誅、

（兩報）麻城張某樓極華美、又費多金、爲父母致佳塋、有禮部陸某泊舟河下、乃本縣尹座師、張因設席、延陸登樓懽飲、陸心計家宅後園得此樓甚稱、後張以假人命繫獄、求陸宦與縣說情、陸宦欲以樓爲質、張從之、爲言於令、求釋、令許免抵償、又會有鄉紳金某新任某學政、尹復諭張送五百金、併免其徒、張亦樂從、但無以應、有一友與謀曰、金宦欲謀生基、汝盍以佳塋爲謝、張唯唯、友以告金、金曰、物各有主、攘生者之居、以從其欲、必有天殃、況奪死者之土、以濟吾私、吾魄能安乎、伸寃理枉、正吾輩所當爲、與白其寃、毫不受謝、張舉家感泣、日夜爲公禱祝、隨舉父母入土、金宦夢二老叩謝曰、公算已盡、到任三月、即終、上帝以不受墓地事、延二紀、位至巡撫、拜命後、韋郎乞休、以避兵難、後果因禦寇有功、以邊才超陞宣撫、公感夢力辭致仕、未幾寇陷宣、代任者被逮、公壽八十八終、前陸宦遣僕拆樓、張某兄弟相怨縊死樓下、後宦樓告成、衆賀、宦子弱冠才高名重、同席懽飲、忽起趨樓下及往探之、子竟縊死、

李犢曰、華樓佳墳、乃某之所愛、而陸宦以登樓生心、金宦以伸寃封贈、一則官巡撫壽耄耋、一則懽飲未幾禍延其嗣、自召之報、何彰彰顯、

[箴]常省九圜與趙尚書家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送之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眞圜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助人爲非

[註]凡爲善必誘掖獎勸善乃易成爲惡必同力協濟惡乃負惡名較白巳爲惡更加一等故律有造意主使爲首爲從之條冥冥中分毫詳核○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執不肯王云彼將材何不用之答曰幼安嗜殺凡所殺者皆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然則非可助乎

[引經]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善報]元豐年李之純三任成都漕仁民愛物尤留心掩骸骨小吏徐熙佐之甚力有民王彬病入冥見冥王上座召熙曰適天符下以李之純瘞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後之純果加寶文閣眞學士知成都徐熙子適及第

[惡報]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宋昇爲轉運使主其事昇悉索牛骨灰抹宮墻使光潤民至殺牛馬發塚骨以應時孫覎韓容皆爲昇幕屬覎託罷去容獨與議請發城外五代時數十塚骨充用宣和

問、旣暴卒至泰山一門、題清夷、吏以鐵义逼旣令供滅族狀、旣曰、某正以此罷官、吏釋旣、俄見數鬼引出二囚、大枷鐵扭、各有一鬼從旁用鐵扇揮擊、扇皆鐵釘、血流被體、乃宋昇也、其一囚卽先宋昇爲轉運使、以科擾罷職王濤也、有頃韓容亦追至吏復以鐵义逼容供滅族狀、容曰、我當伏罪、父祖何辜、殿上呼曰、只令供房絕狀、旣甦還言、未幾容一房死無遺種、

○楊開治丹陽楊詢爲幕客、開性橫暴、每事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諫忤、槩加嘆美、開於暑月、怒笞其吏詢特是之、復笞囚四十餘人、已斃其二、詢猶稱善、是夕夢神責曰、佐祭得嘗佐鬭得傷汝素成尹惡罪先及汝、未幾死、蓋一語讚嘆卽是助、不待出力、

逞志作威

(註)逞志者、高逞其意氣、作威者、横作其威武、不惟人所不服、卽造物亦必訶譴之耳、君子必正直以待人、乃謙尊而光、志不逞、威不作、而人自服斯爲貴耳、

(引經)書曰毋依勢作威

(善報)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大喝曰、不肯下驢請通名、公舉鞭稱曰、姓富名弼、巡檢悟曰、富相公也、卽下馬伏謁、公舉鞭去、又弘治中蕭山魏文靖公名驥、爲南太宰致政歸一日跨驢至杭城、適邑丞山城見公不下驢、問何人、公

曰魏驥。又問何處人。公曰蕭山魏驥。丞大驚。急下車俯伏道旁。公於驢上拱手慰之而去。范永曰。兩公不作威福。卑以自牧。眞所謂量大福大矣。受報寧有量乎。

[惡報]杜荀鶴未顯時。夢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作威福。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怙寵肆暴。且謀殺素不悅者。事未及行。忽夢神告曰。汝忘僧戒。罪莫贖矣。未幾死。

○明編修岳正既得罪。詔以家產盡給指揮季鐸。鐸據中門。無論男婦。皆搜檢放出。多受辱者。人咸怒其橫而無禮。未幾岳事得白。復原官。鐸方坐譴。英宗以鐸之產。盡給之岳。亦如前報之所得倍前。

辱人求勝

[註]人當常操無欲上人之心。與不如人之心。則禮人敬人之不暇。安敢以辱人爲念乎。乃復以此求勝。器量褊淺。眼界窄狹。不知天道好還。辱人還自辱矣。如須賈辱范雎。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卿相。而奔走恐後。辱人豈必能勝哉。

[引經]**禮記曰。卑己而尊人。**

[惡報]梁張纘爲湘州刺史。邵陵王綸餞之南浦。吳規。王幕客也。亦在坐。纘素驕。見規有不能下。忽舉杯曰。此酒慶爾得陪。規憤懣而歸。其子聞之。氣結而死。規夫婦痛子。相繼殞。時人爲之歌曰。張纘一杯酒。吳門殺三人。纘尋被誅。然則人可辱乎。勝可求乎。

○鍾陵大將嫁女於趙悰、悰久不第、貧困、婦黨皆鄙薄之、一日高會大將家、衆列棚觀之、以悰妻衣裝敝陋、衆嫌之、以錦帷隔絕其坐方譏笑、廉使大呼大將曰、頃觀榜、女壻趙悰及第矣、大將喜甚、馳歸呼衆曰、趙郎及第矣、衆即撤帷引女入坐在席、迎奉、脫簪珥衿被之類甚衆、女一無所受、衆大慚、○夫前倨而後恭、人情大都如是、有識者當謹之於辱人之始、庶可免逢迎之愧怍也、

【箴】胡嘉棟曰、世有淺衷之夫、驟享富貴、便自驕盈、非欺侮同儕、即奴隸鄉黨、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原非一定、如名閥寰微、而振緒無人、即同寒族、草茅崛起、而繩武有後、便作世家、歷觀古今、興替如輪、語云、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林退齋公雲臨終、子孫請遺訓、公曰、無他言、若等只學喫虧、李臨川聞而歎曰、從古英雄、只為不肯喫虧、遂喫了許多虧、彼辱人求勝者、豈肯喫虧乎、乃知小人得志橫行、才人秉權任性、其病一也、

敗人苗稼【註】社土神、稷穀神、苗稼在土、自有稷神司之、天子諸侯親祀之以太牢、蓋以食為民之天、民非食不生、故古帝王之

重稼穡如此敗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潦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遊獵以蹂躪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粒食慢國家之賦稅此不仁之甚者也

引經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

善報

錢益奴隸也其主以謀田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荒人田不撒則逆主命乃蒸熟稗子而後撒之主啓使人偵視見已撒矣後益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享高壽家中設醮道士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撒稗事今乃得報

○趙軌為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所值而去後官至吏部

○邠王為滑州刺史潘好禮兼司馬知州事農月王好獵好禮遮道諫王不聽禮乃臥馬下大呼曰田禾方長何得非時暴稼以損下民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為王慙退不獵後潘陞戶部

○程明道先生攝邑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申漕然後計工月餘乃得興作先生曰如是則苗稿矣民將何賴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令民塞之歲得大熟以上皆委曲救敗

○唐張金義治東都明察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

共觀之、嘗至農家、禾麥茂者、悉呼農主老幼、或勞以酒食、或賜綾布衣物、荒蕪者、以言語責令勤耕、集衆杖之、或訴以人牛缺少、乃召鄰里慰勸助之、由是比隣有無相濟、遂成仁俗、此勸苗稼

○夫農為民本、本固民安、凡治一邑蒞一方者、皆當留心苗稼、嚴禁毀敗、務令西成有望、以培養元氣、夙駕勸農、行其賞罰以鼓勤惰、亦為政所不可廢也、慎毋輕忽焉、

惡報　泰州安豐廠孫元、別無過惡、但每日五更縱牛喫人青苗、萬曆辛亥年、同兄食餅、被雷擊死、背書天刑二字、又豪民張若水、每于禾稼茂時、縱牲畜踐食、令僕人摘取、言語相觸、即遭凌辱、一日醉歸、途遇巨人、怒責曰、我穡神也、汝壞我功多矣、回家即暴死、

○萬曆初、長洲民佽便與同里周氏有釁、周苗初秀、佽率衆夜拔之、明日禾盡槁、周悵恨歸、途遇一老叟曰、昨宿龍王廟、夜半見燈火熒煌、絳袍中坐、言佽便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上帝、四鼓即回云、奉帝命、佽便付雷部施行、周大驚、不敢認失主、越月便果被雷斧誅、○萬曆壬子歲饑穀貴、崑城北土早稻熟、適鄉民楊某商販歸、裹內有銀十八兩、船空無載、泊舟取禾稻二畝、載歸、覺金已失矣、明旦往覓、見數人暢飲、問之曰、昨夜失禾、不知何人取去、悒快悶、轉拾得遺金十八兩、所得適償所失、以此暢飲、楊洒淚歸、

破人婚姻（註）夫婦爲人倫之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禮重婚姻破者或間之於巳合之後或敗之於未合之先使男家退親女家賴婚男女生離彼此怨曠甚致絕祖宗之血食斬百世之苗裔大損陰隲有乖天理

（引經）孟子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上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君子重之

（論）唐韋固出遊月下見一老人檢囊固問囊中何物老人曰赤繩用以繫人間夫婦足者雖仇讐之家秦越之遠富貴貧賤此繩一繫終不可逃

○蜀人戴某夜遇一推車者所載文卷戴問之曰婚姻簿戴求觀取簿示之云戴妻某氏女其人忽不見戴訪之父以織履爲業戴不悅瞯其父亡以刀刺女眉投之江後客他所越數年某尉以女妻之眉間貼一花鈿戴問故妻下淚曰我本某氏女幼被寇刺眉投之江某漁父得之救活鬻於州尉養爲巳女嫁君今刀痕尚在故覆以花鈿耳戴忽憶前事大驚因與盡言之始信婚姻前定如此

○昔有一秀才求婚不遇乃問於卜者卜曰君室始二歲其父灌園

爲業、只生一女、當求佳配秀才欲求華族、聞此不樂、遂如卜言往訪之、果有老圃、女止二歲、因伺其父出外、即以細針納女顖中、而去、自料此女必死、可別求配、乃女竟不死、至六歲、父母俱喪、鄉保報縣、縣以孤女申廉使、廉使以女黠慧、遂納爲己女、及移鎮他州、女亦成長甚美、前此秀才、亦已登第、銓任官職、道經廉使處、遂進謁廉使、慕其丰容、因問姻事、云未婚、遂欲以女妻之、秀才心以卜人言爲謬、其後因天氣陰晦、妻犯頭痛、醫者曰此病在頂腦、即以藥貼頂上、有頂潰出一針、疾遂愈、因訪廉使六親、知此女爲圃者所出、其針即向女二歲時、已納之女頂者、始信卜人言爲不誣矣

李燱曰、人世陰陽配合、有繾綣司總統、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不當合者、費盡心力、都無用處、如伉儷之正、婢妾之微、遊人冶婦贈答、佳人才子風情、眷戀終宵、與頃刻總屬前緣、不可强也、意馬心猿、亦何益哉、○或問至親密友、託爲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容貌之陋、可爲掩飾、惟其人不肖、與其女破病、及其家世不當聯婚者、令其自裁可也、

[善報]黄崗朱廷相官邑尹、女配富豪、廷相貧且死、豪停婚再娶、杜僉事公嘆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配者乎、遂爲其子議娶焉、後夢峩冠緋衣人謝曰、蒙君高誼、得請於帝矣

是歲戊午，傑舉於鄉，主司初置卷不錄，夾朝卷復自展案上，如是
者三，錄之。○吳興南潯人偶遇春元某善相，謂曰，公神色變，速束
裝歸，得終於室，其人歸至家，與婦計曰，我死無憾，但一事未了，有
里人原富厚，娉某人女，我爲媒，今父死家零，我死後，女家必退婚
矣，遂以家積十金代彼行禮，擇日成婚，夜夢神告曰，汝命盡，但有
陰德，上帝增壽三紀，九十二歲終。

○唐皐號心菴，歙縣人，初爲諸生，以文謁郡守，守見皐來，前有金絲
燈籠，守乃重皐，然未明言，已而來見無燈，守駭曰，子近有所作乎，
當直言，皐憶有負人錢者，賣妻以償，出一金託皐代筆耳，守因與
一金付皐曰，子速還其金，誘彼婚書裂碎之，皐如守言，毀婚書，其
妻遂不能賣，進謝守，而燈復明矣，守見大喜，與皐明言其事，正德
甲戌，皐年四十六，狀元及第。

○侍郎孫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得甚懽，約家信至，無相隱，
一日生得書，秘不示孫，孫固請示之，書曰，某夜夢閱登科籍，汝與
孫洪皆列籍中，孫名下朱字註云，某年月日，不合與人寫離書，革
去科名，孫愕然曰，有某夫婦不睦求離，因爲寫離書，不意卽爲天
譴，後同舍生果中，孫不第，曰，某回，當爲合之，因問孫所遇人姓名
追尋得之，其妻尚未出，因爲置酒勸合，索婚書毀之，報孫，孫後以

太學免省試即選職屢典大郡一切婚事皆委曲撮合仕至侍郎

惡報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其妻色佳欲計得之孝廉爲畫策揚言入其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其欲出妻商於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草藁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將藁塞筆管中越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携筆入闈忘其藁在內也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責杖革去舉人

○有女家自破婚得報者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俱以嘉靖歲飢遷湖省金沙洲李其侄名喬習舉業劉推其命當貴因作伐聘段女逢慶庚午喬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忽中變謂富貴難期柰何捨愛女遠別因毀盟喬歸聯捷擢成都守過湖省餽段儀甚厚段女適蕭習賤工貧甚私羨喬榮貴冗冗疾終

○有男家自破婚姻者何元益爲其子與趙明夫結親後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毀盟與單子文爲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女適士人葉繼先登第三典大郡此事亦載梓潼帝君救急章

苟富而驕 註 非義而致富謂之苟富如剝人肥已僥倖獲財之類驕謂凌鄉里傲親朋自縱千金可揮待人一毫不拔不知天道忌盈以驕加人禍必及已

〔引經〕子貢曰富而無驕〔善報〕宋費榮敏爲福建宣撫使器宇弘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衙匾無二致刻於斛之四面曰出如是入如是吾子孫亦如是後子孫世守其業代代殷富此無驕之徵不爽也

○宣和間賦歛日煩懷仁縣楊秀才妻劉氏早寡家甚富聞逋賦者甚多乃詣縣願以家財十萬緡代納遂空其庫七間掃淨奉佛三晝夜錢復堆滿每間錢各有木牌曰麻青或曰青州有麻氏大富或其家物也劉踪訪之果然謂積錢三世一旦飛去劉即使人請歸原錢麻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復取罔違天背理劉曰我既輸錢助國豈宜更有因盡施貧人助修寺觀其後家益富

○蓋富不可驕猶不可吝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幹也使劉氏驕且吝則安肯代納始而代納繼而施貧修寺善哉後家益富則利人適所以利己矣有富者當以劉氏爲法與

〔惡報〕梅溪一富翁嗇貪吝銀帛錢穀日益充積友人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善事以迎天庥不聽益肆驕横未幾爲賊所殺

苟免無耻〔註〕苟免者或免刑罰或免死亡夫殺身所以成仁舍生所以取義若苟且偷生倖脫罪網更宜韜光歛晦心生愧怍

以謝愆尤、涅槃經曰、無慚愧者、名爲畜生、又言若能慚愧、怨罪兩空、胡嘉棟曰、君子成仁取義、惟其心有所耻、故生不苟狗、死不倖免、如疆埸之臣、便當衝鋒冒敵、苟濟國事、何愛一生、臺諫之臣、便當批鱗觸奸、苟悟君心、何辭九死、若蠅營狗苟、竊祿固寵、臨患難而逃避、羅憲網而倖脫、搖尾乞憐、偷生免死、此等皆是苟免、反向人揚揚得意、畧無愧耻、尚得爲人類乎、

（引經）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又曰、耻之於人大矣、禮記曰、臨難毋苟免

（惡報）蘇威、隋文帝舊臣、宇文化及弒帝、以威仍爲前官、化及敗、威歸李密、密敗、歸越王侗、侗以爲上柱國、唐太宗既平王世充、威請謁見、稱老疾不能拜起、太宗斥之曰、爾隋宰輔、不能匡救、君滅國亡、汝見李密王世充、皆不辭拜伏舞蹈、今既老且病、吾無復勞相見也、入長安、主朝堂、又請見、高祖不許、憤悒而死、王命岳曰、苟免之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記其甚者以爲後世戒、蘇威歷事四姓、又來見太宗、可謂苟免、可謂無耻矣、

認恩推過

（註）恩非已出、而貪冒爲已、是謂掠人之美、貪天之功、過實在我、而推諉於人、將以陷人於罪、而益以自重其罪矣、上文言自罪引他、此又言推過、引者自知已罪難脫、又連累他人也、

推者、自揣我過可辨、竟巧卸他人也

（引經）禮記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

（善報）王公旦爲相、寇準使人私公、求爲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也、且吾不受私、準憾之、已而制出、除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準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何以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準始愧服、○王沂公爲相、士夫有以差委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拒之、既用、絕口不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猶情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將誰歸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屢危、吉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即位、吉絕口不言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丙吉有阿保之功、上召吉親問、乃知有舊恩、而不言上大賢之、封爲博陵侯、此不認恩

○曹武惠彬、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親鞫勘、武惠乃自誣服、全斌獲免、後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得無復如前妄殺乎、武惠始以實對、上曰、昔何

不言、曰、臣昔堅自此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上由是益重之

○嘉靖庚戌之變、大司馬霑化丁公夔坐死、職方王郎中從坐、丁獨自伏罪、王得免死、公赴西市就刑、曰子已不免一死、自死亦何恨耶、後曾孫鳴陛、中癸丑進士、此不推過

〔惡報〕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翰又極言易儲禁錮之非、攻于謙以及其黨與不已、上因是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閱之則翰當時勸易儲與禁錮南城之原疏也、上怒召翰發前疏示之、翰伏罪、上斥出誅之、此註認恩推過

嫁禍賣惡〔註〕前云自罪引他、又云認恩推過引與推其惡顯然、太上猶深惡之、況設計陰險、嫁禍賣惡乎、嫁禍者、如嫁於人、人亦願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機械甚深、變詐不測、其受譴倍慘矣、

〔引經〕**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善報〕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校尉瞰其夫晨出、即入門登床、夫忽歸、尉伏床下、其夫曰、吾恐爾冷、回來為爾蓋被耳、夫去、校念曰、彼愛妻如此、何忍負之、與我淫耶、佩刀殺婦而出、至曉

有賣菜翁入門，隣人執以聞官，誣服成獄，將棄市，校登塲大呼曰，某妻係我所殺，監決者奏聞，上問故，校曰，婦有姿色，臣與之通，因問其夫語，臣恨此婦負義，一時激發，遂殺之，臣不敢欺隱，願賜死，上曰，殺一不義，活一無辜，並釋之，此不嫁禍之報也，

〔惡報〕姚孜慶曆間，同主簿王虎盤大雲倉上供米麥，孜受監吏金，虎記八百餘石，給虎書名申報，孜將原受金托一，銀托五，封送虎，虎不受，使使詐稱中途溺水失書，乞暫留，歸取書來，虎受之，及事發，勅壽州勘，孜誣虎同受贓，搜驗得金銀托，虎乃知為孜所賣，氣結死，孜復用計，盡將已罪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時時發狂，口鼻流血，既絕復甦，如是三年，知州錢延年為請道籙宋之才禳救，孜忽從卧榻躍跪稱武，歷陳始末，吏從旁錄其語，俟醒示之，孜慙憤而死，此嫁禍賣惡者，

沽買虛譽

〔註〕譽者名也，沽買，有用賄請託，行術招引，詭詞動衆之意，南岳夫人曰，求華名，譬如燒香，香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名當遠避，豈可邀乎，長者有言曰，火麗於木，又麗於石，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投之水，水不能尅火，一附於物，而顯其形，則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此言虛譽之無益也，況可盜名欺世，恬不為怪乎，如居官者，不廉要人稱廉，不公要

人稱公、以致賄囑要路、求買薦揚、賈惠市恩、立碑刊頌、再如爲士者、義理實未達也、好刻文章、名節本未眞也、偏講聲氣、又如佛教一流、假大和尚、逢人付拂、招搖大名、圖財謀利、人或可瞞、難逃冥鑑、古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謂虛譽之人終敗露也、

〔引經〕孟子曰、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箴〕沽買虛譽者、宋种放是也、种放隱居終南山、聲望邁倫、陳希夷戒之曰、汝假裝樵夫見我、君豈樵者耶、他日必爲白衣謙讓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所深忌、天地間絕無全名、子名將成、必有物敗之、于是學士從遊者甚衆、詔下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將何以慮終乎、放始稱疾不出、後竟應詔、至晚節果以弟姪兼併、爲王嗣宗所劾、帝令回居嵩山、

包貯險心〔註〕貯、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腹中懷劍、笑裏藏刀、世事皆由心造、人懷險心、即不加之於人、已是滿腔惡業矣、況既存諸心、未有不見之行事者、佛經有云、脩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中藏險惡、世人比之鬼蜮、言其機深難測也、諺有云、機深禍亦深、如溫懿莽操諸奸、胷能籠罩一世、乃能覆人國家、而不能[illegible]

首領葢不産此輩不成濁惡世界不誅此輩不顯業果報應噫世人包貯險心報有遲速深可畏哉乃自古及今奸險不止溫懿操莽然懿操俱得正命而死子孫爲帝此又三世因果所不可知者

引經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詩曰盜言孔甘

惡報 合沽譽貯險而有之者王莽是也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行善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稱仁輔哀帝勤勞王室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天下皆譽其賢及謀攝假皇帝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發掘丘壟罪及朽骨自古亂臣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王命岳曰方王莽佐漢謙恭下士葢已包貯險心欲移漢祚人不及知天鑒久矣及其篡謀既遂神奪其魄驕兇漸生馴致衆叛親離身被戮辱由其立心故也豈能久飾哉

○陳某中萬曆乙未進士貧時處館與館主人妻通惟同館金某與陳之表兄知之向囑勿泄及陳登第許金厚報後造陳任每有關說輒辭事小一日獲大盜數人陳語金曰可矣非三千金勿允又囑曰銀必封識盜依金如其言及赴鞫陳遂變色加刑令供贓物所貯處金不測機穽奮身傍語陳命擒下坐以窩匿之罪及表兄奔救已斃杖下矣後陳往謁上臺夢揖至冥府金某與巳對質王

命卒以尖刀刺陳頸、血噴丈餘死、驚覺、即命回至衙、見大門外金甚隨入、頭遂腫如斗、毒痛難忍、自取尖刀刺破、血果噴丈餘而死

○句容民兄弟三人、長兄往蜀販木、五年不歸、仲以嫂美意、欲嫁之令人報兄已死、嫂設位哭奠、成服久之、而心無嫁意、仲乃私受賈人金鬻之、與約曰、嫂好嫁而矯節、必多率徒衆、見素笄者、推擁之上轎、即爲汝婦矣、賈如其言、季弟嗔分金少、潛以告嫂、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爲富客、當早令我換吉服、幸以淄冠相易片時、以爲吉兆、仲婦即換之、自帶素冠、嫂即匿去、客衆至、見素冠者不容分訴、擁之登舟、仲至暮方歸、以爲嫂去遠矣、及至家見嫂嫂紿曰、衆客不要我、勸擁嬸去矣、仲放聲大哭、明朝伯兄滿載而歸夫婦燕婉團聚、仲形影獨吊、二穉見號泣、慘痛難堪、惱怒沉痾而死、李燠曰、包貯險心、史册所書、不可勝紀、玆則險心見於色險心見於財、殺人止自殺、鬻人還自鬻耳、人極聰明、往往爲財色所迷對此能不悔悟哉、夫仲弟設心鬻嫂、嫂乃更黠於仲、臨期匿去片時箇中機緣、有莫之爲而爲者、天實爲之也、不然遠行已經五載胡忽歸於翌日、足見昭報不爽矣、世之立心者、固宜愼之於始、

挫人所長〔註〕此與蔽人之善有別、善者、道德仁義之名、長者、一才一藝之稱、蔽則隱而勿彰、挫則故示摧折也、夫人有所長、正

當委曲造就、以盡其才、若挫抑之、使志喪意沮、不能見用、是賊之

成也、即如殺人一㑹、亦當坐受其報、

【引經】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漢龐統初見玄德、任耒陽令、統在縣不治事、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始得展其驥足耳、○蔣琬爲廣初長、衆事不治、常醉、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先主乃重用之、此揚人之長者、

○宋趙普常欲除授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又奏、上怒、將奏裂碎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上用之、果稱職、常有群臣立功當遷、太祖素嫌其人不與、普堅請、上怒曰、朕固不遷、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且刑賞天下之公器、豈陛下得以喜怒私之也、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納奏、此言推引所長、使得大用、用人所長者、當以趙公爲法也、

【惡報】唐中宗時、岑羲蕭至忠同在政府、滑州別駕袁嘉祚、以事謁見、自揣循廉稱職、欲自陳之、岑蕭忽之、不爲介意、且叱去、嘉祚慙退、止於道旁樹下、有黃冠二人大笑、嘉祚問之、黃冠曰、非笑公、笑二公耳、旬日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也、袁大驚、忽不見、已而果勅除刑部郎中、一一相坐逆謀、嘉祚讞其獄、此言忽人之長

○晉孝武甚愛王國寶才、夜賜宴、適王雅薦王珣、帝召珣將至、時帝微有酒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不欲同坐、恐形其短、又不便顯言、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相見、帝遂不見珣、國寶娟嫉忌長、後受天殃暴終、此忌人之長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視之、乃京師儲祥宮主持也、問何故至此、曰、明日當託生尚書家爲犬、願諭家人、須善視我、公驚曰、君有道行、何以至此、曰、我修行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氏學、某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公曰、上帝亦重蘇公之文乎、曰、不專在是、祗以逢迎意旨、挫滅人之長受謫耳、言訖不見、明犬生三子、其一足黑而頭黃、疑卽黃冠道士云、由此觀之、長其可挫乎、此滅人之長

護已所短〔註〕此與知過不改有別、過者、過惡之謂、短者、凡有一事一行不如人處皆是、不改是因循怠惰、獲者、多方掩飾、如人有病、諱疾忌醫也、冒起宗曰、凡人獲短、初念或畏人訕彈、徐圖改易、眼前雖費彌縫、心上終打點不過、迨遷延不改、則認非爲是、始猶欺人、究且自欺、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短其可護乎、故學佛先無我相、論仁首稱克

皆是彼此護字、

引經 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曰善則稱人惡則稱已

善報 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責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若孔卓實揚子法語非生員杜撰也徐起而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盛傳徐宗師能虛心不挫人之長不護已之短後官至侍郎高壽善終

惡報 李叔卿為郡工曹最號廉謹同僚孫容乃陰媚小人恐叔卿發其短乃造為不堪聞之事以謗毀之叔卿無以自明遂兀兀抱恨而死其妻悲憤自縊未幾雷霆震死孫容脇下批曰護已之短妄害他人

箴 顧其言曰護短不獨護自已之短如祖與父護子若孫之短勢宦護奴僕之短官府護吏胥之短至於門客親幸種種皆是夫鄉曲貴宦難於進見及相見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況宦者自以子孫為賢間有聞其短者亦以人言為誣故子孫有彌天過惡而祖與父皆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子之惡不令父知者然富家子孫不肖不過飲酒好色賭博親小人遠君子破家而已若貴家子弟則不止於此其居鄉也强索人

錢財、强買人貨物、强謀人產業、强占人妻女、其奔走使令、假勢凌人、侵害良善、多方飾詞搆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之事、認為己親、包攬衙門、名曰一担挑、至於搆訟者、主謀求情、則偽作祖父之柬、千瀆府縣、求曲為直、遍遭人怨、且被天譴、亡身滅家、誤祖與父、陷於刑辟、哀哉、言論及此、短其可護乎、凡為祖父者、宜知此弊、嚴加覺察、時時密訪、虛心隄防、自有忠良者進言、悔過謝罪、挽日回天、庶幾可免禍焉、

乘威迫脅

〔註〕迫、是逼、脅是挾制、乘威迫脅、較之逞志作威、又加一等、蓋逞志者、意在作威、以圖快心而已、無實事也、乘威迫脅者、則用其威以為害於天下、如為官者、民不服而迫之使服、財不與而迫之使與、以至與工役、則刻期告成、徵糧稅、星火取完、皆為威迫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迫之從、產不售迫之售、迫索債負、苛虐取盈、收歛租稅、錙銖務盡、如此威迫、人怨天怒、有不受報者鮮矣、

〔引經〕書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論〕王文正公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榷利至矣、仁人之愛君澤民如此、○宋王質萬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公減其

二朝廷責之、王曰、今兩浙已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法耶、
斗、自王公始○王拱辰請榷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先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復議、即再榷矣、上悟、允其奏、民爲公作佛事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暴歛、州人出絹名曰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名曰屋稅絹、耕牛每歲輸米四斗、牛死亦輸、名曰枯骨稅、李公一切除之、民頌德不衰○陳相卿知廣州、人有計口食鹽之害、公奏除之、五羊之民始得完衣足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蓋前守邵華、鑿內濠泊民舟、庶免颶風之災、故云○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人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投劾而去何益、言及此、尚有乘威者乎、尚有廹脅者乎、

【惡報】武三思僭封魏王、威勢擅朝、聞補闕喬知之婢碧玉貌美、暫借教其姬侍粧梳、强留不復放還、碧玉善歌舞、通文翰、知之絕愛、一旦被奪、不勝忿恨、作綠珠篇詩寄之、碧玉得詩、持泣、遂投井死、三思出其屍、得詩於裙帶間、枉陷知之以法、其後常見二人爲祟、不久伏誅○青田縣陳好容、爲仇家陷以盜銀鑛、懼罪逃脫、妻詹氏少美、爲巡卒四人所執、日暮行僻途、卒起心欲逼氏、詹度難免

至黃檀山遇樵者因借柴刀削屐削已呼四卒我擲屐林中先得者與就歡卒爭拾屐詹引刀斷喉卒驚散時盛夏暴屍旬日蠅虫不沾面色如生縣令聞知四卒俱斃此爲色廹脅

○萬曆間貪宦某以戶部郎権關西河務一閩客販帛從間道偷渡被獲悉取其帛橫裂其半數千金悉置無用客恨盡燒其所裂帛去郎潛入宦邸謀刺宦坐貪罷歸家多媵妾縱與人私明取其利商嘆曰彼衣冠爲此乃天之所以報其貪也殺之何爲遂歸

○富陽獄吏凌華貴相非常相者曰當爲上將性貪酷嘗於獄中倚勢索勒肆其欺凌後夢至公署見一王者中坐命鬼使用鑿易其骨鬼卒用斧劈腦而去醒猶痛未幾死

○華亭縣吏陳生不問事之曲直輕重惟狐假虎威勒廹財物常帶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托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詣寺問之犬急避於僧榻下及家人去僧語犬曰陳爺汝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隨一便袋上下有皮條周匝隱隱可辨此爲財物廹脅

縱暴殺傷

〔註〕殺者致之死地也傷者未死肢體殘損也暴者殘忍猛烈之謂縱者任放無拘之謂言殺傷無罪之人大如行師失紀縱放軍士恣行屠戮小如斷獄無律濫設刑名蔓引誅殛玉

若不分善良同禍，刑人固極慘矣，加之於物，尤爲可憐，夫己之與人，人之與物，雖殊體異性，然愛命則同，誰不畏死，若無心誤傷，寃報猶且不免，況於縱暴者乎。

（引經）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善報　蔡居正初知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疑城中僧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訊賊而僧不與，賴以全活，後居正拜相，知平章，子惟吉無行，太宗初臨其喪，憂之，後改行，好學積善，帝卒大用之，宋史稱居正守道蒙福，信不誣矣。

○王得仁江西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響應，朝廷命將討之，欲濫殺邀功，得仁力爲解勸，遇繫累者，下車釋其縛，焚其亂籍，全活數千人，汀民德之，立祠名忠愛，生子夔，狀元尚書，王命岳曰，凡爲將者，會須留心此語，毋曰操刀必割也。

惡報　晉羊珊爲廬陵太守，横暴恃國姻，縱肆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監送於朝，有司奏珊殺郡吏及民簡良等四百九十八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未有，此而可忍，何八議之有，可賜死，瑯琊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苦以爲請，免死爲民，未幾病革，恒見所殺曰，枉殺當償，經宿死。

○弘治元年春、應天府朝天宮一道士、患人面瘡、耳目口鼻悉具、蓋患苦三十年矣一日瘡忽自言曰、汝識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在宋為都統制、我為部屬、汝以微憾、殺我一家十七口此冤何等也、覓汝三百年、豈肯捨汝、言訖道士死、○夫償報自宋歷元至明弘治、三百年間、然則人豈可妄殺乎、道士生人面瘡而死可知世人生此瘡者、定是造業多端、故得此報、深可畏也、人當毋事留心勿得縱暴、則庶幾不犯冤對矣、殺傷人命報

○劉翔好獵、寒暑不廢、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鱉而黑隱在皮肉、又數日、頭脚皆動、稍久嚙肉痛楚、月餘而死、死後五日、憑子婦作翔語曰、我平日殺傷物命、故獲斯報、今冥司拷我、可速焚獵具、庶知我已懺悔、方得鬆我刑罰、○李紀好彈射殺生、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解、伺見群鴉觸網、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為巨刺傷痛絕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府王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汝好殺之、汝本祿厚壽遐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當受諸苦矣遂死、○宣德時太監周覺成、下令毒魚燒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令魚鱉驚奔盡出、以便網取、是日有黃冠道人流募曰、一切蠢動、皆有佛性、乞減藥二三分畧存微命、成不聽、但留以腐果蔬食、道人食盡泣去、已而谷溪魚鱉盡死、中有大黃鱔、獨異群魚、剖其腹乃頃付道人所

食蔬食未幾覺成病篤見道人同其類索命遂卒殺傷物命報

無故剪裁

〔註〕諺云、穿衣食飯、不犯條律、裁剪亦所必需、無故云者是衣裳蒲筲可以不裁、妄意作賤布帛、獨不思機工織女、勤勞成錦一片之衣、千蚕之命、人之受祿有限、當減省惜福、

〔引經〕書曰暴殄天物〔論〕晉文公衣不重帛、衛文公大布之衣、子夏衣若懸鶉、原憲十年不製衣、捉襟則肘見、晏嬰一裘三十年、季文子無衣帛之妾、董威殘繒為衣、號曰百結、祭彤衣無兼副、儉以成德、至於帝王、漢文帝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常出袖示人曰、此衣已三浣矣、劉裕微時、着破衲襖、及登帝位、手授會稽公主、命藏之曰、後世子孫、有奢靡者、當以此示之、宋太祖永寧公主、着翠襦、祖曰、今後勿復為此飾、主曰、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效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知惜福、豈可造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數以蚕事之艱、徵稅之費、勅嗣後不悛者斬、明成祖服禮衣袖敝且垢、納而復出、侍臣合贊聖德、上曰、朕日易十衣、何患無之、自念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綴故衣、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也、朕守祖訓、豈敢愆忘、〇張文節為相、自奉甚儉、衣不易新、食不兼味、所親或規之

曰、公過朴素、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訕、宜稍從俗、公曰、吾目前知遇、舉家錦衣珍食、何患不給、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從儉難、今日之奉、豈能常有、一旦時移勢易、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不亦休乎、

【善報】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爲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置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誠如此、此子壽矣、儼後且登進士、此皆儉中禮者

李熿曰、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固不知也、但鄙嗇之後、必生奢男、乃知奢儉必合乎義方、與本篇故字相孚、

【惡報】晉武帝以外國所貢火浣布爲衣、著之幸石崇家、崇故服常服、而奴數十人、皆衣火浣布、迎帝驕侈自恣、卒召滅族之禍、宋無縣巨富、妻妾皆衣異錦、褌襪亦用綾緞、所愛數娼、費耗尤甚、不數年、無縣死、妻妾皆衣破袴穿履、求尺布而不可得、

非禮烹宰

【註】國家之祭祀燕享、非牲牢無以致敬、士民之事親養老、非肉食無以承歡、以及冠婚喪祭之禮、烹宰安可盡廢、烹者小鮮、宰者大牲、非禮者、謂非祭燕事親養老吉凶等事、而極口腹之欲、恣意殺牲、不知凡人一生之食、即一生之祿、祿盡則死、君子詹白明志、非惟愛物之命、且惜自己之福、若以非禮節之、或一

飡而殺數命，或一羹而害百生，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然人於肉食未能盡斷，顧且以漸次方便，或者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特殺不食，家無事殺亦不食，如是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漸且一家不殺，繼而一鄉效之，功利普哉。

【引經】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珍食。

【論】物有靈性，與人無別。人愛親，物亦知愛親，如鄧芝所射母猿，既殞，猿子爲拔箭塞瘡，背負而去。人愛子，物亦知愛子，如何詮射母鸛，中腹，復忍痛引嘴，吐虫飼鶵。人知敬夫，物亦知敬夫，如環王國牡象死，衆牝象環守，瘞之乃去。人知愛妻，物亦知愛妻，如張子明射死一雌鴛鴦，煑之釜中，其雄飛至，奮身入釜，一鳴而絕。人知念恩，物亦知念恩，如鸚鵡寄居遠山，山中禽獸相集，一時火發，鸚鵡入水濡翅，向空而洒，山神義之，立爲滅火。人知修怨，物亦知修怨，如劉承錫爲千乘令，適以饅頭與犬，客曰：犬食人食，古所刺譏，况珍味乎。犬不食而去，夜伺客睡，排門而入，客登梁避之，犬吼怒，大撲不及而死。人知戀主，物亦知戀主，如魏大諫有馬將死，魏曰：吾

賴爾力、為汝療治至矣、如必死、可出門外、吾不忍見汝斃也、馬長跪辭別、回顧再三、未幾出門氣絕、人知恤孤物亦知恤孤、如昌黎所記之猫、二猫俱育、一猫死、彼為乳其子、人知從諫物亦知從諫、如僧仁喜常建佛寺、人施一大檀樹、上有巨蜂數萬、僧往祝曰、爾以惡業至此、吾作佛事、爾其避去、不去火必及爾、一夕皆去、人知修証、物亦知修証、如佛經云、五百蝙蝠、以聽法後遭火、皆受生為人、學道登聖、益見非禮之殺為不可矣、

○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然亦未能斷也、唯嗜蟹蛤、常殺之、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送蟹蛤、即放江中、雖未必盡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出患難、不異雞鴨之出庖廚、乃愈堅其斷殺之心、且常行其放生之事、孟夫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是也、人能於無難時、早自猛省、則無所為而為德彌劭、而功彌崇矣、

〔善報〕泗州趙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儼見亡妻哀告曰、念奴生前殺害物命、毋於蟹出時、買作酒蟹恣食、死後閻君敕驅蟹山、被群蟹鉗目、徧體流血、晝夜受苦、今君歸、乞為奴寫金剛經七卷、庶仗般若之功、可拔地獄之苦、璧即捨錢請僧寫經、方寫兩卷、一日孚賓忽見老翁言、吾乃山神、女妻承寫經功德、已昇天界矣、

僧知舜遊亭山菴有獵雉飛入僧房中苦勸不聽僧因害耳求免獵捨雉回心向道拜僧爲師自是遠近聞之無有捕雉者僧後通慧作善知識證果菩提○婺州陳嵘弟岠有姻家送一白羊租戶以一猪償債嵘欲元旦殺以待客岠夢猪羊求救岠勸嵘不從一日岠夢人引入宮府王者昇堂見案上三簿一殺生一放生一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岠某日救一羊一猪令岠書字岠曰雖勸未從何功之有旁有一黑衣白衣者向岠拜曰當時多蒙救援兄雖不從君恩豈敢有忘書字畢乃醒告兄自此全家戒殺至於禽魚走獸爲類不同人欲延生爲名爲嗣須要存心積德貴於大節克敦亦須以仁民餘恩及於愛物戒殺放生功滿而福自應矣至於牛之爲物天子祭天地則用之國學祭孔子軍中享士則用之骨角皮筋爲軍旅之需此外俱戒○師仁少時元旦五鼓遇羣鬼叱問之曰我疫鬼也今行疫人間仁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何故得免曰世代不食牛

○金陵朱之蕃積德夢一神人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德與彼相等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未經戒此誠心戒之狀元屬汝也語其父不信明夜父夢亦如之次早父子焚香告天戒食牛肉果中狀元徐三甲第三

○隆慶癸未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字號、試後顧絕早來語曰、我昨夜夢到仙府、見榜末顧待問名、復被墨塗去、叩所以、一眞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間、旁一人曰、盍禱之、我卽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眞官喜、取筆復註其名姓、因借榜細觀、能記君名、又在我名下也、發榜果第、戒牛得第報

○翟節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俊秀而美、妻欲抱取、有牛橫隔其中、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聞者曰、子好食牛、故生不育、節遂立誓、合家不復食牛、再夢妻抱得之、乃生子成人、○杭州吳恒、初好食牛、連喪子女數胎、適一子患痘症危甚、吳夢追入冥府、有訴吳殺牛者、王者命羣牛以鼻嗅吳、周身至頰、吳恐慄、牛竟無言、吳自訴嘗食牛不殺牛、且永誓不食牛、主者遣牛釋之、吳出見一高閣、閣上呼吳仰視、忽擲下一物、曰、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汗出浹背而寤、子尋愈、全家戒食牛、鄰隣因而俱戒、得子報

○吳郡司李暴卒、信宿方甦、急命請同寮至、懇曰、某至陰司乞命、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予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遍勸百姓、不可得也、郡寮許之、過三日復報司李死、郡守召寮屬共持此戒、立簿通衢、令百姓願戒者書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

之少頃報司李復生及往侯問答曰王怒子言無信子泣占事屢
他人忽見一人持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王喜曰汝今得再生
且延壽三紀太守諸寮俱添福壽司李壽至百歲
○蕭寺丞震夢神人告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
夢告父以幻昧強之至蜀以主帥蒞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
扣其所以庖曰酒行三獻進玉筋羮法取牛㹀格鐵鑽乳而出之
乳凝筋上以爲饌震亟走白父將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乞增永
字於上已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享年九十
九卒 得壽報 ○功過格云物之最苦者死也人之宜戒者殺也殺
謂戒者以人未能斷殺故須減省行戒耳是於禮當烹宰外戒而
勿宰如禮當用牲宰殺豈能盡廢若非禮宰殺則有犯太上之訓
戒矣人當於飲食之際留神物命非只爲愛惜衆生亦可免自巳
輪回始而戒殺漸至於無殺又且隨力斜會放生如蓮池大師所
云功滿寰區名通天府信不誣矣人當早知懺悔勿犯非禮烹宰
之報以墮罪業也
〔惡報〕江北有人射一雄雁烹之雌飛視不去鍋蓋一開投鍋同烹
死元好問將二雁埋之名雁丘射雁人即暴死 鳫報 ○徐僧保自
幼釣蛙殺時先截其首雖巳剁斷爲二猶跳躍久之乃死後病輾

轉於床、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皮剝狀、蛙報○杭州馬某、專賣燒鵞、人呼為馬爛頭、後於肚下患毒、爛入骨、有口作鵞聲、兩手瘡癢要入滾水鍋中始快、皮肉煮爛剝落、即如鵞掌、鵞報○吳喜孫畜小鴨數十隻、每日覓丘蚓飼之、忽夢腰痛、有丘蚓鑽出、踰旬腰生疽痛極、出濃血、長縷如丘蚓、蚓報○餘姚徐侍郎某、萬曆辛丑進士、以報命入都、起程日、家人買一巨黿、納釜中、少頃呻吟聲不絕庖人懼不敢報、熟剖得一物如人、眉目手足畢具、公大悔恨、返掉歸、越月卒、黿報○金陵聶某買六鱉治之、一鱉頭不得伸、以鐵筋燒刺、終不出、聶戲曰、伸出頭來、還爾一頭、語畢、頭即出、似引頸受戮狀、聶刀斬之、血濺頭上、生一疽、醫云、此落頭疽也、流血潰爛、卒甫入棺、而頭已斷矣、鱉報○當塗縣一販子命其子取鱔魚、一日得三頭鱔、子去鱔皮、斷其頭、燃火將烹、鱔變為蛇、赤紋斑斕、長數尺、直趨門外、餘二鱔亦變為蛇、須臾皆去、販病即死、鱔報

〔箴〕黃虞臣曰、燕享之禮、惟郊社祀孔聖、鹿鳴瓊林、及恩賜諸宴與鄉飲酒禮、其品物之數、載在故府、無敢議裁、其他私燕、不過借以敘寒暄、結綢繆而已、嗟乎、簪纓酧獻、誰聞砧上哀聲、歡笑滿堂、那見釜中苦楚、夫佳賓賢主、豈於滋味見意、則一二簋用享之意可鄉也、故吾京師大寮及諸達官長者、每當宴會之時、垂閣刲割之慘

竊以爲鼎數可減也。常見貴人設燕，多至三四十味，多一味則多殘一物之命，甚或戕數十命，僅充一味，而客亦未必下箸也，焉用多殺，以置無用乎。又以爲市物可沽也，市非爲我殺，亦非爲客殺。若海錯來自遠方，燻臘未親屠戮，庶無傷遠庖之意。又以腥素可參用也，醲腴易厭，菜味頗長，或用十之四五，十之二三，易一素，即減一牲之命。此又非所以惜福惜財者乎。官人爲齊民倡，上官爲僚屬倡，人人發菩提心，漸漸成清淨界，孰謂宦海不可種植九品蓮花也。○宋黃魯直頌，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腦從他受，肥甘我自須，莫教閻老斷，自揣意何如。

散棄五穀〔註〕人以食爲天，非五穀無以養生，何可散棄。散棄者，或在田拋置，或在倉紅腐，或棄之庖廚，或委之溝壑，或置之踐踏污穢之中，或食其精而遺其粗，或因其多而置其餘，種種殄暴，皆足致凶荒飢饉之報也。

〔引經〕**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詩曰，稼穡惟寶。**

〔善報〕陳僖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慤，常出行，登厠，見有鍋底飯一塊在厠旁，拾起滌濯食之。是夜夢神告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童神員，降生爾家，光大爾門。未幾生僖敏公。

○唐李紳憫農二章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珍粒粒皆辛苦聶夷中詠田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變作光明燭不照羅綺筵偏照逃亡屋

惡報李密起兵得洛口頗自驕矜以洛口倉積粟甚多羣盜就食者近百餘萬計口散米任其自取力不勝任委棄道旁米厚數寸密喜謂賈閏甫曰菽粟如水火可謂足食矣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故也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至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未幾告匱密降唐又叛盛彦師斬之○宋龍游民妻吳氏與姑爭飯婦怒持飯傾與猪啖之須臾雷電大作擊小兒於床婦與猪俱擊死戶外○宋王黼宅與寺隣其宅溝中每日流出飯顆雪白有僧取之浣滌晒乾積成一囤後遭兵變黼一家絕食僧用前米蒸熟送食之黼感且愧後爲混事舉家伏誅○張義才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租萬餘石倉廩紅腐絕不施濟自用不盡芝麻飼猪菉豆飯牛糠粃塡坑不知愛惜正德六年黃河遷徙其田盡捲入河絕粒餓死○山東民婦居山村澗水環之性傲惱怒即抛毀器物或將米粒之類棄穢處以泄其忿家人莫能禁時澗水暴張舉家奔避婦爲狂浪捲入河中水定

出其尺則棄粒滿尺婦人手塞者然○天府沈判司縣世敬奉玄
帝夢帝謂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柰何聽奴婢狠戾全不覺察大厄至矣夢覺入廚下視之果然沈令家人盡出泛湖約以湖上相候乃淨陶溝中棄飯加椒萊爲炊家人候沈不至將晚怒歸餓甚爭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竟無恙

○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松江府民袁大葵張僕將魚腸伴飯飼猫臭穢乃擲飯墻外誤入厠中日巡天符奏帝旨勑玄壇拷問雷部肅清是夜大葵父子俱夢玄壇至家審理大葵哀訴張僕因猫飯悞入厠中懇禱再四玄壇云作賤五穀故當受誅但汝家累世行善且爲人孝友吾爲轉奏帝允其奏赦葵雷斧之誅玄壇宣旨命葵于明日午時設立玄壇位舉家俯伏案前午時雷聲遶室大葵張僕俱昏迷過午時方甦得免傳聞遠近加意敬重五穀勿致撒棄以招罪愆

勞擾衆生〔註〕古人用民公旬三日乃所以安民也夫民安則力田服賈可以樂生致富民富則國之賦稅不致逃逋地方之盜賊可以消弭矣惟大兵大役朝廷不得已而用民之力然奉行者能稍緩一分之急便可存活無數之命若阿房築怨長城築愁煬帝之離宮宋徽宗之花石王足之堆堰王韶之熙河無事生出有

事以致糜爛其民，同歸于燼，誠可哀哉。衆生二字所該甚廣，飛走潛蟄蠢植含靈皆是，俱當愛護，與以生全，勿致擾害。

引經　子曰：使民以時。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善報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朝廷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女之資，佛若有靈，當生悲憫，是陛下罪高於浮屠矣，何有功德？帝亦悔悟前非。○虞愿此對大有關於民生，但惜不能補救於事前，而徒建白於事後，然自今聞之，猶凜凜可畏，使後世爲臣而逢君之惡者，諷誦此言，能不愧汗淡背耶？然虞愿功德已及於萬民矣。○呂文靖提刑兩浙，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多死於役者，復以誤公捕其妻子。公上疏，謂窮冬水涸，民苦挽運，須稍寬役，俟河流通，民力方有濟，庶可免此時死亡逃竄之憂。上悟，允奏。此二役勞擾

○王師平幽薊，遣使請河南募民爲兵。李昉奏曰：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一旦招集，必至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入於萑苻，賢當春和，有妨東作，當遣使臣嚴加撫恤，若行召募，人心大有不安，罷奏取裁。上嘉納之。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朝常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兵部尚書項忠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部郎中先檢得匿之、項忠使吏遍檢不得、公語項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何必追究有無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果爲尚書 取珍寶勞擾

○王濟爲龍溪縣主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鵰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役廹促民不堪命、公諭以鵞羽代輸、仍總附郵奏聞、朝廷允之、惠及他郡、○邵伯温初入仕、請教於程明道先生曰凡奉行上諭、於急處與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眞仁言也、

惡報、楊太眞嗜鮮荔枝、自嶺南至長安數千里、馬上飛遞、人馬死者甚多、故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後以祿山之亂、從上入蜀、至馬嵬賜死、 即貴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註]財物有分、分不當得而取之、已爲不義、況破人之家乎、破則暗用機謀、明倚勢力、其所傾害寧止一端而已哉、不仁甚矣、

[引經]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

【善報】劉敞知楊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便漕歲久陂壞久爲强豪侵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只復業免飢餓後官戶部此全人之家

○海門崔鑟以稅銀五百兩交銀匠匠起利心匿之鑟變產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得其情命鑟訟匠對曰鑟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匠愧感遂舉前金還之鑟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進士此自破不忍破人家

【惡報】陝西王侍郎有韓僕頗富公子聽家人門客欲沒其產僕持刀殺門客誤傷公子指遂以弒主訟官僕懼獻三千金外賂家人五人公子孀姑諫曰汝父淸白一生今死未幾頓奪僕產幾致重辟大損世德僕感姑具百金爲壽姑曰凡勢家盛極必衰全賴積德以培元氣若子孫刻薄便是衰兆吾休戚相關故苦勸耳豈望報弗受又老僕代爲乞憐韓爲謝辭曰我弟兄也弟犯父威而兄爲勸解豈有受謝之禮韓後從輕出獄然家貲已竭且染疫歸家死者七人一夕主夢韓僕七人至門即育小鷄七隻主母命置樓下夜半羣鷄喧鬧主婦燃火照之延燒樓房兒以受驚得疾忽作神語曰汝知所夢七人即生七鷄乎上帝怒汝謀財害命遣彼投生命放火焚汝房屋衣物適符三千之數上帝欲將汝父子償命

念汝父清操不應絕嗣姑罰汝二十年壽以十年益姑十年益老僕汝兒十九歲應發科亦盡削矣五僕併爾門下客串同謀害罰償七命言訖遂斃明年主僕客七人一齊死

○湖廣盛某素陰惡土號黑心家頗富欲造樓房苦地窄盛挽人與鄰姓張者言不允盛密令大盜指張張死於獄母妻以地售之樓成得子六歲不能言一日盛坐樓上子上樓盛指子曰吾為汝設此計今汝愚蠢柰何子忽作色厲聲曰爾何苦為此我非張某耶汝無辜殺我奪我宅帝命我來報汝盛大驚往後一跌而死後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註】禍之最慘者莫如水火虛燄焚毀洪波洗蕩老幼丁只衣食產畜鳥獸草木昆虫凡有一生之物靡有孑遺而忍決之放之歟至若蒞一職受一方者指有禦災捍患之責倘因循怠忽致四方有流離之苦較之決放何異焉

【引經】**孟子曰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書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

【善報】孫三居淶水西涯冬月水淺礙舟病涉孫憫之每冬用板七片濟人如是二十餘年因病夢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度人當延壽一紀享年八十八無疾終○吳楓山

常遊江、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人救活二十多人、又吳與被火、延及數十家、風急火猛楓山出金覓人救熄、且叩禱反風、火遂止、夢神曰、汝救人急難、大有功德、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果應、

（惡報）梁武帝聽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楊兵民二十餘萬負土肩穿、六月疾疫、死者相枕、秋水暴漲、堰壞、沿淮城野十餘萬口、皆漂入海、王足後族滅、武帝餓死臺城、○唐中書令楊再思與膳夫同死、至冥司吏唱云、如意年突厥陷瀛　等州、再思欲先邀功、決水淹沒州郡萬餘人、大足元年洪水爲災、再思不能開倉賑濟、不爲設法救溺、反致決水害隣、淹沒居民、流離餓死以數萬計、罪惡重大、應入無間、已而受生水族、又唱曰、膳夫某曾於水畔救一溺人、延壽一紀、放回、膳夫甦、遍告人、中宗召問、因命中書錄於屏右、決水

○李輳最孝母、一夕有客投宿、輳宰鷄供母、不及客、輳曰、母病烹鷄未及君也、客怒甚、夜於屋後放火、將及輳室、忽反風、客被火焚死火烟猶在手、尚未死、自言曰、我是蒲光庭也、以亾命至此、主人待我甚薄、當放火時、見一神人立雲中叱火滅、命燒我身、言訖而死

○衢州司馬杜暹、初爲洛陽尉、城南午橋民家、被殺數人、復放火、忽一人奔至縣門、出而復入、吏執訊之、自首曰、某即殺午橋居民者

同夥五人劫財物數萬放火焚之令人滅踪時欲脫走兄不能前晨出道德坊有火六七團大者如斗小者如盤冲遶身心乃至旋走驅入縣門自知必不免也杜因捕賊黨搜其贓物申郡殺之焚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註】此與擾亂國政毀人成功有別彼則功已成而毀之此則功未成而敗之彼則傾危排謗明示其毀此則肆意紛更陰敗其功規模如一切律令政教紀綱法度之類前人費多少籌畫方得定爲成規雖一時之功實國家之安危係焉若紊亂之致敗罪莫大焉

【引經】書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惡報】昔楊業奉命進討契丹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衆以迎公等伏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侁忌其成功引兵去業至不見一人被擒王侁比爲業兵斷食立盡王命岳曰敗人成功者王侁是也王侁只忌功非已出孰知敗人而身亦斃乎古今忌刻人當以王侁爲鑒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註】器用如耕之犁鋤匠之斧鑿文之紙筆武之刀弓至於百工各有器具賴以資生物雖至小用所必需而我陰損壞之臨期無措心術壞矣更有因此而用窮事廢沮隔喪失身致斃殞造孽豈淺鮮哉

〔引經〕易曰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惡報〕浙有二生俱科場試前一夕一生黙取彼生筆嚼去其頴至塲欲用盡禿將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笔依然完好寫完仍禿交卷至二門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謝曰但得完篇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頴生貼出禿頴生魁選損人器物徒自損耳

○金陵聚寶門外吳姓賃舍停棺既停莫氏母子二柩適有周人死吳姓傾莫母屍鬻棺於周而並停之一日周婦至誤向莫子哭以夫祭奠升車似有一男子隨之周婦謂僕夫曰避此郎去僕以爲無婦曰入車並坐矣至家婦昏遂斃婦家責僕僕具言狀遂控於兵馬司官問吳某周氏誤哭者何人曰莫氏子因呼莫氏親屬問之皆曰周未有棺也細訊知其事申御史擬吳某死集美曰吳人貪財傾人屍致人一死遂致自死損人棺具器用一至於此然則器用可妄損乎損器用豈小惡乎○太倉沙頭富民沈某狠戾不仁隣田同坵者必耕過其界隣有網罟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畢償必倍息其少子婦諫勸再三不聽後少婦歸寧行未一里忽雷電大作一龍入其家廊捲震蕩無子遺其塟師陰竊布數疋身爲霹靂擊死手猶抱布不釋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註〕榮貴豈屬偶然或由夙世培植德基或由祖宗積德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前修豈可妄生惡願且流貶遂可願乎徒自造意業耳

〔引經〕**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惡報〕唐郭子儀有興復之功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忌子儀偶值相州軍潰極口詆譖肅宗罷郭兵柄居於京師魚又與程元振交攻之必欲加以竄逐帝疑未釋會吐番陷京師卒得郭力再安社稷以勳名終朝恩元振皆以專恣伏誅○盧多遜貶珠崖李符謂趙普曰珠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荅未幾符亦坐事詔流竄宣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即日將符改竄春州到未旬日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言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方有惡言觸事即發總由心起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適逢其會耳設使逢其會能不行其毒害如李符乎故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勘之如願人有失願他破散起心私之願他身死便生咒恨皆是此義王命岳曰此非能貶人也病根在一願字夫無貶人之權而妄起此願求損於人已斲先傷已矣反是而言無救人濟人之權而存其願其功德可勝道哉昔王博為政平恕常謂其子曰吾生平

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水土善處、吁、此眞仁人之用心與、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註]此言妬人之富也凡人一絲一粟皆由天賦人之富有、人之命也前生積德之報我之貧困我之命也、前生造孽之報、我發惡願造物不因我願如是、遂使富有者立致破散以快我之心也愚人短見惜哉、何不反此一願願天下人人爲富有天下家家豐足、願天下多孝子順孫、願天下無兵荒訟獄、同一心也、因何不萌善念偏墮惡趣人固未嘗破散而已已先破散此願安可妄發哉、

[引經]大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論]破散、人所惡也、願、好也、是好人所惡也、豈不受其菑乎

[惡報]周義夫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嘗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識之登第、爲本路漕官、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冦、一日破敗、無異義夫、夫識之且伺其敗一語所謂願他破散也、後事權在手、竟如其願而行復因其願而報、甚矣、惡願之不可發也如此乎

○馮時居官、以喜怒出入人罪、隆興年自成都提刑、但遇富有、即欲頃之、後被參[illegible]訊、訴辨得白、復其官、[illegible]

以他事配流之籍其家且追贓數百萬賣妻爲人婢女十八賣爲娼嬰兒棄之路聽人收領堂恨死母黃氏焚香呼天泣訴馮時忽風疾暴死復甦者數次大呼蘇堂少寬我我即去矣越月死舟歸恭州沉於江棺浮湍水中子伏棺號呼並無救者

〔箴〕古傳富有當作三等觀一彼富有必從前生佈施作福來或供養聖賢或利益他人或常自惜福不盡享用以致今生饒裕此可敬也不可願其破散者一二彼富有雖得徃因必從苦心勞力中來或櫛風沐雨或晨起晏息或妻子奴婢饑不敢食寒不敢衣及其既富常受衆怨此可憫也不可願其破散者二三彼雖富有然物之聚散無常水火盜賊暴君汚吏怨家敗子皆是耗因否則其人自招禍孽遠則數十年近則數年未見有人常享富貴而不貧者此本自破散不可願者三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註〕自見他榮貴以下十句皆言無能有損於人而徒起虛願自造意業也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莫甚於此語云萬惡淫爲首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爲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稍有阻碍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耻盡喪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

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百惡淫爲首、夫淫心一動、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蹈明行者乎、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絕此病、當自起念時截去病根、太上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見美起心、意可知矣、大抵慾心之生、生於喜樂安閒富足、慾心之阻、阻於憂患勤勞窮困、人能於富足安閒時、檢束此心、修省此身、見識既明、血氣自定、則心清而慾寡矣、至於淫邪貞正之報、冥誅顯戮、而功名得失之事、其感應尤爲神速、積德求名者、當極力謹愼、而三致意焉、

〔引經〕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善報〕元維揚秦君昭妙年、將進京、其友鄧尚書祖餞、既而出一小鬟至前、令拜曰、此吾部屬主事某、託置妾也、幸君便船、可以附至、秦不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拒乃爾、秦勉從命、迤邐至臨清、天炎熱、夜多蚊蚋、爲害甚、納之帳中同寢月餘、乃抵都、將書見主事、問司家眷來否、曰無有、主事不悅、遂以

小車取歸踰三日謝曰君長者也昨已作柬赴便驛荅吾劉公表足下不負公付託之意矣與痛飲別集美曰秦君之德方之柳下惠猶有難焉者夫坐懷不亂固一夕耳帳中同寢紆迴抵都曾日月之幾何而不為心動者予謂秦君具菩提心故能立定如此後之仰其芳踪者是則而是傚焉則可佛可仙豈但享人世之報哉

○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繁劇自效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奮然曰女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墜硯前曹鼐不可四字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羅文毅公倫會試至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遜不敢當公曰子某年某樓上事感動太清羅因憶昔拒奔女於某樓此夢或不妄果及第

○鎮江靳公年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妻典釵環買鄰女俟公歸置酒謂公曰吾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公俯首面赤妻出反扃其戶公踰窗出曰汝意固善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今不可辱遂呼隣人還女不問價次年夫人生文僖公十七發解位相閣

○楊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一日忽見壁隙

中仲進一枝公從隙窺見一女獨坐公訪即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答曰擇壻難耳公留心爲訪一壻向主人曰吾見東隣高公郎甚佳欲爲令嬡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貧甚恐不能成家耳公曰不妨吾當資助之即爲說合贈數十金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上帝以汝成就人室家陰功浩大贈汝一子名銓貴且壽果生銓登進士官尚書○趙某作邑掾有指揮繫冤獄力出之指揮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搖手曰使不得强之又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後生秉忠會試有撫其背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三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語人何神明告汝也○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去公作詩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天明托故別寓是科中式先期父夢官送扁鼓吹甚盛扁上題風清月白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次年成進士

〔〕松江大宗伯陸樹聲致仕六十無子夫人爲置十鬟誕日設宴出爲公壽公曰承夫人厚意更爲取百金悉召其父母謂曰吾老矣不敢以辱諸女每人贈十金各自擇佳偶悉驗券付之槩不必償[illegible]三年而三壻死但中以此女則

夫無敢聘者、公訪其有福相、寄與夫人言、娶爲妾、生産章、登萬曆壬辰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猶及見曾孫、朝廷爲公立百歲坊、至今科第不絶、○以上數公、皆遇室女不起心、且善全之、或身受報、或子孫受報、皆自召之福也、善哉、

○餘干陳善醫、嘗救活一貧人某、後某外出、而陳適過其廬、日已暮留宿、姑命婦伴陳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强之、陳遜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取筆書曰、不可二字極難、天明乃去、後陳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閱其卷、復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詳閱其卷、决意棄去、聞大聲怒呼曰、不可二字極難、考官不得已錄之、出榜後、房師問故、歸語父、父詳言之、明春成進士、見人妻不起心報、

○汪天與孝友敦篤、父南崖郡庠、好客、天與傾橐佐之、年三十無子、客濟寧、遇風鑑謂之曰、君貌類羅漢、乏嗣壽亦不永、天與亦義命自安、而輕財好施不輟、寓淸江浦、主婦少麗、叩門求歡、拒而不納、婦曰、君素遊妓館、何獨拒我、天與曰、彼可、此則不可、婦慚去、後往瓜州渡江、得遺金百餘、見一人號泣來覓、原封付還、求姓名不荅去、後復至濟寧、遇相者駭曰、君非吾向所謂羅漢者耶、陰隲紋滿面、大改相貌、當生貴子、且高壽、後果生三子、季子文璧登第、曾孫

繞膝、壽九十餘、遇財色俱不起心報、
○莆田有表兄弟甲乙二人、甲貌醜而富、乙品俊而貧、甲求繼室于富家、其家必欲擇壻、甲倩乙往、富人美而許之、納聘訖、富人要壻親迎、甲仍託乙往、適遇大雨、隔嶺難行、遂止宿、乙未敢明言、而丈母謂吉日不可失時、廢禮、即令女今夕成婚、乙固辭不聽、女出行合卺禮、及寢乙不敢脫衣、次日雨益大、女同宿、乙仍不敢脫衣、女向母言郎不愛我、母初不解、乃迎至甲家、甲大怒、遂加毆乙、不容新婦進門、奔告縣令雷應龍訊之、笑呼乙曰、若曾犯女否、乙泣誓未敢逼近、可召蓐母驗其體、如非童身、某甘認罪、訊女如乙言、尹嘆曰、子義士也、天下安可使義士貧、遂無妻乎、謂甲曰、乙真無犯、汝當與此女成婚、甲曰、安有其母令女與壻同宿兩夜、而無犯者乎、甲必不要此女、遂立親供、又謂乙曰、子不欺暗室、勝于魯男子可比柳下惠、天知子貞介、故以此女與汝、假我為媒、吾為償聘金三十兩、與甲、令女與乙為妻、此為人娶婦不起心報○集美曰、古今不少踰墻相從者、乙之高處、不在于不敢解衣而寢之時、即在于未敢明言之際、立念已定、但其苦心真有無可如何景況、若使昧心薄行之人、我尚未娶、將差就錯、合婚之後、方與直言、未為不可明廉公案有云、况代妹嫁而得妻、姑伴嫂眠而得壻、世人亦有出

此者、而乙始終不與此女交談、次日出陪、仍不敢近、何等全義、何等全信、卽此一念、百折不回、看得表親義重、如同己兄、此非篤于孝友者能之乎、如乙此時起心害事、取非其有、夫亦孰得而禁之乎、此則索然無味、畢畢不足道矣、安有後來雷公與出聘金、而天作之合、一段公案哉、予謹錄此以爲見色因果附末、文人學士凡屬在人倫者、當以乙爲法、而自求多福矣、

〔〕蔣善曰、人之一心、平日能持、則當境自定、從來未有平日中心搖搖而當境能不染者也、夫見色起心、尚且不可、若形于實事、其受譴愈重、至于言語視聽、尤宜戒謹、蓋邪淫之語、最能炫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其實視一邪色、妄動淫心、聽一邪言徒生煩惱、說一淫語、多生罪障也、劉夢震曰、凡人談及淫蕩之事、若能反邪歸正、援引果報、曉勸愚蒙、亦何嘗不造福利、獨不聞如皐冐起宗事乎、冐公爲諸生時、莊誦感應篇、戊午偕友鄉試、公美丰容、衣紫綺裘、主婦慕之、遣女奴來約、夜半啟戶候公、公不許、及入闈病甚、昏憒中、竟無處下筆、及登鄉榜、赴督學親供、見墨卷字字端楷、眞有神助、已未下第、歸發願註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美句下、極力備列報應、以誡世人、時長君塾師南昌羅憲嶽助寫、後憲嶽歸家、已八年矣、戊辰正月、夢道裝三人老翁

手持一册、左顧曰、汝誦來、羅聽愕然曰、此冐公見他色美篇註語也、誦畢、老翁曰、該中、復右顧曰、汝吟詩、吟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放滿城紅、羅君作書并詩寄公、時公已登第、惟榜花二字不解、十月公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開卷見榜花二字、唐禮部放榜、姓字少者爲榜花、而冐姓實應之、可見淫爲惡首、不淫爲善根、讀聖賢書想青雲路者、尤當致謹

〔惡報〕陸公埛𡿯子仲錫、年十六、有才名、隨師寓京鄉試、對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丘某俱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禱此緣成否、禱之、錫半夜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同爲都城隍追去、大加呵責、曰何物敢瀆神如此、命查名位、判官曰、陸某名下註甲戌狀元、丘名下無有、卽奏聞上帝、詔削陸名秩、貧賤終身、丘抽腸、陸且言且哭、丘僕亦大哭去、頃聞丘先生病、絞腸死矣、後陸果如神言

○劉宗黿鎭海南、有富商子、泊舟江岸、門內一女子美、商子縱目低言、女亦欣然、夜啟扉候之、有竊盜入房、女來迎盜、以爲擒已、將庖刀刺女、遺刀去、商子入戶、踐血、手捫之、遍身沾血、有人臥地、急奔舟夜發、行百餘里、父見女被殺、血跡抵江邊、隣云、昨有客船、夜深開去、控府、差追夜發船、械栲商子、痛苦不堪、具吐寔、不招殺人、其家以所遺庖刀納府、府下令、某日大晏、諭合竟屠者至、尊令諸人

留下屠刀、府命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明日各認本刀、唯一屠不
肯領刀、府主詰之、對曰、此是某屠之刀、即命拘之、已早遁矣、乃將
商子處決、以合擬死囚犯、以代商子、暮夜發戮於市、其遁者訪知
商子已殺、馳歸、隨擒正法、以伸殺人之罪、商子巨萬蕩盡、以貪夜
行姦杖背幾死、起心私室女報
荆溪有一富一貧、貧子妻美、富子設謀、謂有一大家、請一主會計
人、因具舟偕妻以行、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引至深林
出斧砍貧子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婦上
山阿摟抱行淫、忽猛虎躍出、咬富子去、婦以夫亦此虎傷也、自嘆
命薄至此、哀哭悽慘、回舟遥望有人來、相似丈夫、且駭爲鬼、夫亦
念婦爲賊撑去、何以尚存、二人同哭至前、且驚且喜、各道故畢、夫
曰、彼圖淫汝、汝未受淫、謀死我、我固不死、我何恨、妻曰、吾苦汝死
汝叨神佑、思報賊、賊自得報、我亦何恨、於是携手歸舟、回家樂業
而起心者已葬於猛虎腹中矣、○宋靖康中董秀才昌家貧、妻名
希光、有殊色、土豪方六一謀佔其妻、陷董身死、踰年六一求娶希
光爲妻、屆期内穿麻衣、外籠綵服、密備利刃二口、及過門、六一語
希光曰、若非計陷董郎、安得遂有今宵、急欲就歡、希光手出利刃、
正中要害、即已氣絶、等待將旦、將單被裹六一頭、往自已舊門首

叫地方隣右、同到董郎墳上、取六一頭置塚前、大叫董郎、此仇人方六一頭獻汝、痛哭祭奠、具新、刄一口、自刎而死、心私良婦

嘉靖末、宜興孀婦陳氏有姿色、一木客見而悅之、誘餌百端、終不可犯、乃以數木夜擲其家、以盜聞官、刑辱不堪、希圖遂姦、婦日夜禱於玄帝、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越日上山販木、虎出越數人銜客去、心私孀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頗恣橫、有歌婦偕夫自北來、殊有姿色、帥召之歌、每入輒與夫偕至、更唱迭和、歌有餘態、帥欲私之、婦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置婦別室、多設珠翠悅其意、逾月向求歡、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戀、及就榻、婦出白刄刺帥、帥驚脫走、婦逐之、帥忙走間、一跌而死、家人齊來、執婦、婦已自斷其喉矣、心私歌婦

○康熙甲子歲、龍巖伍丁陳斗慶、妻游氏、素有端莊貞靜之德、及夫與姑相繼而卒、益勵其操、里中人莫窺其貌、弁將吳斌、探知、羨其姿色、計欲謀娶、氏凜氷霜、堅意不從、剪髮明志、有柏舟靡他之誓、至以威迫、自知不免、乃哭辭二靈、潛進房中、竟縊而死、邑中紳士俱悲其節、邑令申詳督撫、奏聞朝廷、勅縣建坊、旌奬賜扁額曰、捐軀殉節、吳將擬戍流寧古塔、心私軍婦

○合行瘟、見其拂蓮花、忽動邪想、其夕有人叩門、蘊致扉見一少女

攜一婢自稱蓮花小姐容光照人蘊喜從天降與語綢繆備而熾
滅侍者竊聽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爾出家薙髮因何敢起淫想
假令我是眞正女子豈肯與爾同配耶我是殿前夜叉神奉監齋
緊那王命特來殛爾侍者驚懼啟戶視之而僧蘊早已身首異處
矣僧心私俗

○晉江縣王武以文播名一日間携酒飲承天寺步入藏經堂見一少年沙彌某端坐問經丰神艷麗王以酒强之飲沙彌堅執不從復摟抱調弄之倏忽身染重疾歸家發狂掌嘴自罵家人不知所謂嚼舌吞盡半日而死此俗心已如此私僧以上起心設謀未成淫者報

○江寧庠生郭某已卯八塲畢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某年某月日在江比收租與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一婢爲汝受用汝妻覺而痛責婢受氣不過遂自尋死陰魂屢來赴告我苦勸之婢拂兀難改因此君名今已除矣

○鉛山人某慕東隣某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着兩翼花衣假粧雷神躍入其室奮鐵錐殺其夫仍躍出婦以其夫眞遭雷擊也服除其人倩媒求娶至家恩愛甚篤一日婦檢箱得兩翼花衣怪其製夫笑謂婦曰當年若非此衣安能得汝爲妻婦詢之因備述其始末婦亦佯笑俟其出抱此衣哭訴於官論絞絞時雷震

見他色美

一死、身首異處、設計以謀人婦既受人誅復得天譴、
○王命岳曰、太上所謂起心私之、未設謀也、夫起心且不可、況設謀乎、況見之實事乎、間有起心者、設謀者、或成淫者、其報彰彰如是人若知稟太上之訓、宜於萌心時、卽憬然悔悟、遏之勿形、遂斬絕其病根、則庶幾可免禍矣、若發於心而不知檢、遂見於事、而縱其慾、至於亾身敗家、哀哉、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註）貨是器物、財是銀錢、負是借貸負欠不還、願是欲、欲其身死、兾免還也、人若欠人債物、目下雖未能還、必熟思審處、心心念念、設處思還、方是正道、乃因其負財、而願其死、良心喪失、天理不容、諺云、陽間一文錢、陰間一行薄又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一定之理、汝若不還、彼人死後、豈遂沒沒已耶、只恐業鏡臺前、筭盤一響、卽令披毛戴角、托生他家以償夙負、此時悔之晚矣、按律法、凡欠負錢債、違約不還者、係所欠多寡、分別笞杖、並追本利給主、

（引經）論語惡之欲其死

（善報）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仆地、言苦心痛、子都下馬撫摩、俄頃遂卒、有書一卷、金十餅、子都以二餅治喪事、存八餅枕於頭、數年有子來、問父屍者、子都引至墓所、發棺、金書俱在、其子叩謝不已、後子都家富、子孫科甲、

○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奉上徵召、以俸錢三百三十萬寄敞、埋堂上、後太守病篤、與九歲孤孫語曰、吾有錢三十萬、寄某郡掾閻敞、孫既長、遂詣求、敞起錢付之、封識如故、孫曰、吾祖止言三十萬、君今多三百萬、吾不敢領、敞曰、府君病困、或謬言耳、君勿疑、孫謝不已、悉領而歸、後敞以三考得官、歷陞美任、子孫昌盛、累代科甲、

○林積少入京應試、行至蔡州旅邸、蓆間有物碍背、起視之、袋珠數百顆、問主人、知前寄宿者周仲津也、積曰、此吾故人、塲期迫、不能久候、倘復至、令速來京相訪、且書於壁曰、某年某月日、劍蒲林積過此假館、後仲津至、主人令看壁書、兼述所囑、仲津直往訪積、原珠如數悉還、仲津欲留半和酬、堅不肯受、後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子孫絡繹簪纓、

○徽商吳某、素以信義自持、臨終呼二子囑曰、計吾平生力積、尚存千金、筭前所貸、竟足符之、汝可照帳清完、寧受饑寒、不可作負心人、子遵父命、還清後貧苦、偶濬井、得銀二千兩、鐫唐時年號、明晨有人遠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數日前予病篤、恍至東嶽府、見財帛司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王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徽州吳某財上分明、判此項給其子孫、且世大富、特來訪賀、後果累世殷富、

【惡報】徐輝嘗貸丹陽一大商千餘貫未償而商死商子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子八歲大病醫藥費蕩家資盡耗其子忽語所親尼姑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復何歸子曰我丹陽人徐負我幾千餘貫心幸我死今特來取之耳言訖遂死○白元通欠楊錡錢五貫四百文錡死昧其事逾年白亦死生錡家爲驢一日錡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言曰我是白元通欠爾父錢五貫四百文汝父病時我每往看只幸其死冥官責令如是還償今南京賣麪家原欠我錢正如其數可賣我於彼償汝前債子如言賣三日驢死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註】干求如求陞薦求財物求寬宥不知愧恥唯務干求已非美德若不遂而咒恨尤小人也抑思我之求人本非正理安能必其遂意此不遂之根原自我帶來何關於彼故咒他還自咒耳

【引經】**論語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善報】劉器之爲司馬所重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曰某與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詢問不絕及蒞政府足下獨無一到此所以薦也閱此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無事干求者天有以默相之矣○淳熙中汪藻知樂憐一友人久困場屋寄語之云呈文昌子可用三古矣後舉卯得一卷昌子用三古遂取之及近

卷非其友也、汪公疑此友轉囑他人、怪而責之、友人曰、某惡敢臨場得暴疾、不能入試耳、後汪公密問中第者何故、答曰、此事甚怪、某欲應試、道出富陽、暮宿一寺、見停一柩、問寺僧、僧曰、此某官之女死、柩寄於此、久不見家音問、已絕無人矣、是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家某鄉、有事奉告、郎君入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上第、其後望郎君携妾骸骨、歸葬故土、某如其言、果蒙收錄、不知其故、汪公駭然、竟不言所以、此可見不必干求、

（惡報）杜正倫城南諸杜之宗也、其先世系無可考、正倫求杜氏通譜不得、恨之、諸杜所居地多旺氣、故世族昌熾、後正倫執政、奏鑿杜居龍脉、通水利民田、鑿之川流如血、諸杜自此衰微、正倫被貶橫州遂死、○陳仲眉任莆田、有囊山寺僧、與郡生爭水利、久不決、曲在僧、尹按以法、他日過寺、僧徒揭其事於佛鍾上咒詛、尹見之曰、吾若有私、神其鑒之、翌朝首僧暴死、○有具齋供者一丐至求食、供未竟、不即與、丐怒去、大言曰、使我為國王、當以車輪轢此禿頭、僧聞之悔過、而覓其人、已而聞有臥地者、車過誤轢其頭而死、王命岳曰、未必一言、便應轢死、本當轢死、偶出此言、所謂幾也、故吉人之言多祥、凶人之言多禍、又曰、且把一僧一丐、做箇榜樣、以戒天下之干求不遂、便萌賊害之心者、皆僧丐之流亞與、

〔箴〕謝艮佐曰、萬事實有天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我命已定、他安能陶鑄我、今之爭進取者枉做閒工夫、用空心力耳、信得命眞、自能養氣、則無事營求、不致挫折

○呂本宗詩、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愚夫飽欲死、壯士固嘗饑、出門萬里途、其亦愼所之○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眞個好○貴賤得失、天已安排畢、何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世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如漆、勿干求、惟積德、閱此干求且不可、況咒恨乎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註〕失便失意之事也、人生百年、豈能事事如意、有失便處、或是數之已定、或是變之偶値、若見人遭此、卽摘他平日短長、謂宜有此、是爲幸災樂禍、豈無報乎

〔引經〕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善報〕符彥卿鎭大名不治、太祖以王祜代之、命祜察彥卿動靜、祜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人謂祜有陰德、子旦位太尉

〔惡報〕李熊以文行著名、有疾不起、床胥可時揚言曰、此郭素負能

幹今日如何聞者莫不薄其爲人逾年時亦死豈非輕薄之報乎昔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後固爲黨附竇氏竟拷死獄底覩遷之宮刑更重范曄作後漢書論班固身陷大戮智及而不能守曄乃以逆謀見殺竟族其宗覩固之禍更慘人之智如目睫然能見人不能自見大率類此可不戒哉

○竇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記普過問竇儀儀極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望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滿引語其故曰我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問學士盧多遜遜嘗有憾於普又喜於進用遂攻普短貶普出鎮河陽多遜遂參政後普事白復入相多遜貶珠崖死竇儀言驗矣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註】五官不全四肢有缺皆人生之不幸見之者當生憐憫心而反厭惡譏笑者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怒賈禍如平原君美人笑躄者而被誅趙縣人笑孟嘗君爲眇小丈夫而被殺郭子儀病甚百官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之或問故儀曰彼貌陋心險婦女見之必嬉笑異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此能預防笑人者所以遠禍懼陽報也

論語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善報】侯元功形劣初與鄉薦人以其貌陋不之敬輕薄子於紙鳶上畫元

功形、引線放之、元、功見之、笑作臨仙詞、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倏時間不覺到九重、是年登第、位至參政、

[惡報]周末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齊君之母趨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後被四國同伐、戰於鞍而齊師敗、國幾亡、

○孫文懿公貌陋、赴試京師、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登第、未幾判審官、昭言方以選入赴調、一見大慚、遂解綬歸、

[箴]家教要畧云、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最、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必不備、必有凶災、以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體不全、安知不犯所禁、是又體相不具之由也、爲夫婦者安得縱慾不戒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註]前日貶正排賢是耑指大臣當國、進退人才而言、又曰挫人所長是泛指常人言、此曰才能可稱而抑之亦指用人言、然是與排賢人止其進而[illegible]退之也

蔽與抑者是人未進而不許其進也四語畧相類俱是小人娼嫉忌刻不能容人的行徑可稱不與稱卽是抑也較前二條罪似少輕而推勘愈細太上之憐才至矣

〔引經〕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善報〕杜公衍歷知州提轉按撫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無不隨能引用○孫中丞忭與唐介吳中復不相識聞果正直遂薦爲御史○章郇公與文潞公並無一面惟聞其磊落一見卽推薦引用公後出將入相○楊敬之愛才公正嘗知江表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生平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因此登科敬之超陞高位

〔惡報〕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以才能不及臏乃名臏檗以官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齊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臨夜萬弩俱發龐乃自刎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知才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亟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說李斯懼其寵譖之下獄非

欲自陳不得、竟死於獄、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天道好還如此、

埋蠱厭人〔註〕厭、制也、埋蠱厭人、是刻木埋之於地、畫符咒以魘制人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朝廷與百官行之、厭人者、以小人而操殺人之權、不知不覺、致死人命、律重其罰、能免冥報乎、

周禮庶氏掌除毒蠱〔惡報〕呂用之以反伏誅、發其中堂、一石函內有銅人長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書高駢鄉貫姓字官銜、爲魘制法、故高駢每爲用之所制、嗚呼、高駢旣爲用之所制、而用之身被戮、蓋厭人實自速禍耳、同僚厭人

○縣令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卒、令在署見綽公服入、驚曰、與公幽明異路、何故相干、曰、某有冤欲雪、某命爲奴婢所制魘、祈客往擒、必不漏網、某堂簷東第七瓦壟下、有某形狀、以銅釘布上、言訖不見、令選勇卒、持票往捉、盡捕諸奴、於堂簷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滿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有聲、申府處死、奴婢厭人

用藥殺樹〔註〕一草一木、皆含生意、無端斬伐、有傷天和、辛靈以扶正草木得仙、馬章以不刈春草得壽、非盡可以恩得仙與壽也、乃常存愛物之念、頤養天和、擴而充之、可以修成正果、用藥殺樹與斬伐有異、或他人樹、不敢斬伐、故陰謀以害人、如殺人者不

引律令、不用挺刃、而暗用埋蠱者、其事相同也、佛家亦謂樹木年久者、多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況可用藥殺之乎、近有人隣居培植大樹一株、因碍已屋、乃暗用藥灌之、樹死、兩家俱敗、殺樹何利、

〔引經〕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禮記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

〔論〕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年、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殿直使錢吉、夜夢一老叟告曰、吾乃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伐吾、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告長者補治、庶不爲風雨搖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黎明往視、急爲培之、○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人、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嘿念是日必有當死者、及天明伺候間、有持斧鋸者、問之、對曰、有木商購得村中二銀杏樹、立券命伐矣、公驚曰、木已有神、如價贖之、樹得免、是夜復夢至公前、拜謝而去、○昔有道者、入四川山中、依大樹棲息、忽有五老揖道者前曰、吾輩有難、祈公扶救、道者問之、曰、吾輩自生長此處已久、明日有奉朝命採吾輩者、過此、敢求爲方便、道者明晨治茗具、道只迎採木者、問道人設茶慇意、有所募乎、曰、山有五大樹、爲神所棲、幸勿採、採木者因命此山槩禁勿採、鄉民爲立廟祠焉、

〔惡報〕汪士俊溫泉人、屋後有大樹近千年、地理家言不利於屋、欲去之不敢發端、乃倡言樹上有妖、延巫斬妖其上、實布釘焉、樹死汪亦死、○巴人群行伐木取利、有數十人入褒谷中、見太白廟前古檜百株、大數十圍、喜甚、鋸斧齊下、伐十餘株矣、見老者杖而前曰、此神樹殆不可伐、衆怫然曰、樹安得有神、老者曰、我即太白神也、倒者莫取、植者休砍、違者受殃、神即登山巔呼曰、班子爾來羣虎躍出噬盡伐木者、僅餘三人、神遙指曰、見爾遲延、有不忍伐之意故全活爾、至天寶偃樹尚有存者、樹其可妄殺乎、凡樹歷年久而餘蔭長、俱有神棲之、毋得妄生殺伐、以自取禍殃也、祈留意焉、幸甚慰甚、

恚怒師傅

〔註〕前言慢其先生、慢者僅有惰容耳、恚怒則無禮甚矣、先生者先我而生、凡尊長師友之通稱、師傅則受業先師、成我之恩與生我等、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安可恚怒、然爲師傅者、亦當盡職、乃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託、終朝宴惰虛糜館俸、或作文爲改僞作眞、欺瞞父兄、甚者引誘頑徒、作諸不肖、誤人子弟獲罪太上多矣、大凡爲徒爲師者、俱當各盡其職、毋貽後悔可也、

孝經弟子職曰先生施敎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善報唐彬山陰人、初從會稽章瑄學、瑄令作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迫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再請敎、遂擲地、而彬容色自若、瑄乃曰是了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語、曰子文已佳、予量勝於文、可以進取矣、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瑄猶未受官、彬執弟子禮愈恭、後位極人臣、○朱昂家貧、聞海寧祝先生名、葬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先生曰子來晚、廊房盡滿、惟室旁一牛柵、今無牛、生可居否、昂曰唯唯、先生使掃除塗塈、昂解衣與工人共作、羣弟俱富厚、唯昂最苦、外披一敝袍、內衣一敝絮襖、而日夜誦讀不輟、先生持教最嚴、而昂遜志唯謹、以事父之道事師、事兄之道事友、尚曰恚怒云乎哉、後官至方伯、以廉能稱第一、皆恭敬師長之報也、爲弟者監此

○昔有士赴省鄉試待榜、因遊僧寺、有相者曰、公骨相寒苦、若能種大陰德、或可挽回造化、後揭榜果落孫山、士自謂曰、相士命我積德、我貧士安能出財濟人利物、常見世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只留心教導、以此積德、或者有當天心、亦未可知、後復往試、遇前相士、甚異之、曰公陰隲紋滿面、高發無疑、何以致此、士因備述前事、相者曰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公形骸俱換矣、是歲高科聯捷

○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

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授左中郎將令定春秋章句、教授太子諸王、封關內侯、與以無功不受爵、帝曰、教訓太子、諸王、乃大功耳荅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終不受爵、　世之寒士教讀者、往往誤人、因而自誤、鑒此當洗心滌慮朝夕氷兢勉力盡職毋誤人子弟、以自誤前程也、爲師者鑒此

（惡報）盧陵鄭淳從師業儒得第、紹興間爲提刑、其師犯罪論殺、乃歷陳師弟之情、與爲開解、淳不聽、曰公法也、竟論殺之、自此行住坐臥皆見其師、遂暴死、　會稽孔敞、遣二子學於孔基、基見二子狠戾有邪趨、屢嚴責之、至成佻怨、敞亾基往吊、二子使奴伺於歸路斃之、奴未旋報、二子卽見基入門、厲罵曰、汝殺我身、吾斷汝種、長子立死、次子繼死、遂絕嗣、

○隋有昝君謨善射、能閉目射、只思目中目、思口中口、王靈智師事之、盡其術、謂挾此可擅長天下矣、乃以君謨爲愈已於隘路處射君謨君謨手執短刀、每箭來用刀截之、臨末一箭、君謨張口嚙其簇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簇法也、靈智惶恐請死、誓以身爲奴僕、後被箭死、冥冥中爲君謨得報矣、

抵觸父兄（註）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誨、冀其成立、以是恩德昊天難報、兄弟分形、如手如足、一切當護惜不可以剪戕相傷害

傷父母可抵觸乎卽或父有偏私兄有侵淩只宜委曲解諭反身自修萬一父兄執迷不返亦須和氣平心犬自調治若少有忿氣主於抵觸根本旣虧鬼神必厭絕之矣按抵觸二字凡語言詞氣之間微存不順卽謂之抵觸但比之牆侮則加甚耳

〔引經〕**子曰入則事父兄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善報〕孟熙家貧販菓養父母服勞左右曲體親心親沒寢苫持白齋不食鹽酪哀痛過節後掘地得金致富不觸父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無薄乎後位極人臣

〔惡報〕張義每日必告天謝過病祓攝冥司冥王示以黑簿諸罪勾銷惟少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此條不赦後義大懼悔過委曲盡孝削髮爲僧精進修行遂證道果改悔

殷富弟貴素欺兄巳忽死三日復甦向兄叩首曰弟今不敢慢兄矣兄問故弟曰貴病篤被拘至城隍廟見東鄰某秀才枷門側貴進跪下上厲聲曰汝何故慢兄罪合杖百將杖貴泣告曰請自今改過上曰汝能改過免杖放還出至一處見北隣鄭優一家爲不孝

友被刑、以鐵鉤鉤其家長脊觔、掛樹上、又至門前、被枷秀才曰、吾向有白金三兩埋榻下、託令吾子取之、我因私食祭丁肉、不孝友父兄被枷三年、不久限滿轉生、今見兄、爲我言之、召其子語以故果得金、鄭優一門疫死、家長生背瘡幾死、此可爲抵觸父兄者戒

箴　鄭淡泉曰、孝友爲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郊、大舜以孝友、聲聞帝座、

顏光衷曰不孝子弟、習成有三、一曰私貨財、金銀財帛、欲私積豊隆田地房屋、欲置成片錦、而愛親事兄之心最後也、二曰戀妻子美食衫衣、佳會良辰抱妻擁子、而悅親敬兄之念最微也、三曰生妬忌、父母之於眾子、情本無偏、乃攘臂爭分、齕側目奪寵、或兄弟怨讐、或妯娌誶詬、因兄弟鬩墻、而遂薄其父母者、又有之矣、獨不思貨財、不可私也、妻子不可戀也、妬忌不可有也、豈可因此數者而反爲抵觸受罪乎、

強取強求　註、取者、財在於他人手而取爲已有、求者財非分內物而妄想干瀆也、強者、已所不能得、人所不願與、而必欲勉強行之、如居官者、嚴刑峻制、居鄉者、挾勢憑凌、甚至綠林嘯聚、下至播閭壟斷、同一強也、鄭瑄曰、錢之爲物、人所甚愛、勢所必爭、骨肉因之以啟釁、搢紳因之以敗名、商賈因之以損軀、市井因之以鬭

訟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龍絡一世者大抵禍少福多、熟顧其形
金傍作伐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柰汝何、以我之不貪、汝來殺我亦不可得汝豈柰我何哉、彼强求富貴者、是自致其殺身之禍也、可不戒哉

〔引經〕**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論塾師楊、見一人墜簪於石、伺去熟視、止有一蚓在石上、有一人過其所拾去、楊趕上扭住要分、某取銀二分、以半買魚、以半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歸令媳熱酒煮魚、隣猫突跳上釜、啣魚去、且覆酒併盛魚器碎矣、人皆憐而笑之、此可見錢財有分定、楊塾師即一魚酒極小事、亦不能强得也、○趙衞公雄微時無以卒歲、掃地拾銀一錠、二十五兩、得以稍活、後登相位、例銀百錠、遂筭缺其一、夜夢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因掃地先借用一錠、覺知記之是也、嘉靖戊戌四川資縣張御史曰、予巡按雲南、夜有緋衣人告曰、某爲公守藏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坐下、果有白金千兩、因言吾御史豈得攜此、神云、但得鄉貫帖、送至公家、予書焚之、神遂隱、比復命同年某托薦一官、强納二百兩、歸家、夜禱前事、神復至、只有八百

兩簿記前收同年某銀二百兩、其一千兩、即此二事、見財有分定、而司錢之神、分毫不苟、然則人曷可强求乎、

〔善報〕曹御史修古因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暴死、郡僚友送其賻相助錢數十萬送之、修古有女始笄告曰、先人忠節惟不妄受所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决不可受、免先人全德、遣謝璧還、送者固請、終不受、後其女適王姓生子中甲、累世巨其家、言喪不取者、武進吳某往太倉販棉花、買舟子花十包歸家解棉花包有銀百兩、且有常熟錢記四字、因思前與舟人交易、減價市我且有藏金、必係劫錢氏之物、故急於出脫耳、我若取此不義之財與盜何異、爰往常熟訪失花錢家、錢云、我積百金將往收絲寄藏花中、不意仍為盜劫、吳言我適買此、乃君之物、我非義不取、願同往、將原璧歸趙、錢願分其半、吳不受、錢迎其子為婿、錢無子、後遺產盡為婿有焉、此不强取、而報及其子者、

○舟人吳某載衆商至瑞洪登岸、見倉內遺金一袋、因停舟候失者至、又慮子攘為己有、乃密藏灶灰內、是日將晚、失主涕泣而至、告以所失、舟人曰、吾當停舟等候、隨取交還、子有怨言、父因為之言有命、父子勤苦操舟、尚不能飽煖、橫財豈能富人耶、搖舟子不聽命、父自操之、不二里、覺有物碍舟、入水探之、得一皮箱、內銀一百

兩資以商販頭頭倍利遂致大富○袁柳庄之友有一童僕美而多智袁爲相面云大不利於至友不得已遣之童子無依寄宿廟中見牆角有破衲裹金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念曰我命薄爲人奴又被主逐若取此財天益不容矣遂坐守之有婦啼泣來云夫犯罪賣產以獻某指揮今失落吾夫命休矣童子曰等汝多時婦願分半不受婦以此言告指揮大奇之呼至遂育爲子襲職歸拜其主適袁至仍使素服捧茶袁見大驚曰彼已爲三品武職矣有何陰德遂能滿面陰隲紋如此童語以故始知袁相之神也以上二事皆不取而一富一貴報及其身者

應得之財當取不取舟子不苟取女子勸母勿取童僕見裹金不取吾於儔人中有特異焉者見賢思齊受報亦自不爽

〔惡報〕洞庭山蔣舉人屢試不第遂謀利莫入骨髓起家巨萬錢神作祟盜刼炮烙罄囊取去盜喜攜資束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跡也不虞舟人絕纜揚帆以去盜醒無從覓舟嚴冬雪凍盡斃夫蔣筭人之財以爲富盜攘蔣之財以賽願舟子偃然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睜眼一看毛髮悚然

正統四年進士某銓汚陽尹爲政狠戾降州同署州印取官銀三

千兩庫吏陸廣力爭之尹誣庫吏盜庫至死某遂休官帶貲歸原居沙頭濱湖多盜某居迎春橋下埋金假山上子不知也久之暴死家業消廢子鬻居陸氏陸子亦名廣二十一歲舉進士宏拓其居開山土築牆得金皆某州字號致富里人陳君仕知某州歸言庫吏死之日即此陸廣生之日此言財仍歸庫吏陸廣強取者安得享哉

陳智錫曰貧人告貸無門全賴當鋪濟急起利實所甘心奈貪夫利心太重往往乘人之急而倍算過刻出輕入重計月徵利分毫不讓限定日期過即絕賣人莫誰何近日江南富翁有典鋪者刻薄甲州縣其子塾師讀書至夜深堂上聞神語曰此家算利太刻當火其居中有云太輕又云當絕其嗣中有云太重又有云不若與他一凌霄罷衆神曰善師異而記之藏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名凌霄入門百般耗費生子不肖蕩盡無存至賣屋樑卸下方見數十年前某師所記神語然則財之消長一憑造化主張而造化又憑人心之善惡報應切勿謟富翁刻薄強取前轍以自取覆敗誠可哀哉

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遺鈔一張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苟且不可妄得見民之

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俾外一毫不取後官至戶部

○包孝肅尹京兆時民有自訴人寄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父死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後尹將所寄脩義橋二家世代殷富

○大抵世人一切得失皆有定數數不當得即以父之財子亦不得而有之況可強之他人乎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內以金釵二股置上埋地中出商於外子已窺見竊發之甕內化水子以探之無物仍封蓋父歸發甕問妻曰吾藏金誰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何得在下後子言其事因共嘆息集美曰事有分定必不可強縱或強得亦未必受用乃世之役役求取者皆無益而有損則一切貪心寔無容稍萌毫末也予廣搜備採以爲世之英雄傑士高明者一助云幸勿以迂案爲迂也

好侵好奪

(註)以機術暗取曰侵以勢力明取曰奪侵所取少奪則盡取之矣此皆利已損人之事何可嗜好孳孳若好侵奪則所得者自難消受明中取去暗裏塡還本有者必盡失矣

(引經)詩曰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人民汝覆奪之

【論】昔金定辭得道，居一石室，內貯五十萬錢，去世數日前，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售價與之，冀其間以多爲辭者，即以所貯與之，以嘉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辭者，信知廉於財者絶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多也，

【善報】鄞洞雲張翁用川，文定公邦奇父也，公爲學憲時，有叔居宅因債負，欲售人，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聞於翁，翁知倍價也，謂足以濟叔之用，喜甚，已而淚下，公問故，翁曰，折彼屋以豎我屋，其夫婦將何以爲情，以是悲耳，公曰，大人寬心，兒當取券還之，翁又曰，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矣，公曰，兒意併原價不取，翁大喜曰，慰我心矣，次日將原契奉還，謂叔曰，叔仍住居，不敢取價，方可以免我父悲泣耳，後公位吏部，

○宣城沈少參塋地啟土，乃古塚，有誌，係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復爲立碑，少參夜夢一官謝曰，君掩我塚，德已厚矣，又爲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狀元爲嗣，已而少林生，登科丁丑會試，病不能終塲，將歸，夜夢一人告曰，公今年大發鼎甲，何遽歸，勉强完塲，得魁選，欲養疾不赴殿試，夢彼人又告曰，公今年大魁，何可言病，少林謂其人曰，屢蒙見教，未審公爲何人，答曰，君不知，尊翁固自知我，少林因赴殿試，狀元及第，○張用川買弟之屋而還券，是篤友于，

沈少參見先朝之墓爲立碑是重嬰鳴一則官吏部一則中狀元此自召之福也彼好侵好奪者對此能無汗顏閱此當知悔過

【惡報】張先與郁丙爲隣忽遭回祿二家皆燼後郁丙架屋占張先地三尺丙死數年嗣聖湯福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吾舊占張先地不過三尺幽主刑拷至今託汝告吾兒急令折屋還地以了此案不然何由得脫罪網福還言之由是播傳陽世奪地可以欺瞞官府而陰報彰彰如是欺心不可爲也 侵地

○畢景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相隣者百計欲侵之及其有急欲賣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勾之及至則又曰我寔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就之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便約某日來取及至或以色銀或以穀米虛抬與之原數必不得全平生所爲大都如此後長子以人命繫獄死次子流落乞丐死他方竟絕嗣 此侵田報

○李直漢景帝時爲長安令志惟清愼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强索其馬搆人誣直受贓下獄直告妻子曰刺史陰謀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必上奏後死旬日値景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自臣入宦途頗彰清愼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帝天許

臣雩寃用敢以聞、梁緯不法二十二條、粘表尾、景帝覽訖、忽不見詔收梁緯下獄、勘問枉殺孝直及諸欵事事不虛、詔將梁緯於孝直墓前、斬首祭之、追贈直尙書郎、時人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奪馬報

○林廷章買地治園、內有數塚無姓氏、遂起枯骨棄之、盡平其地、自是門內聞鬼哭聲、廷章驚疑、得疾而死、夫平塚罪重於侵奪、侵奪害人、平塚害鬼、害人人報、害鬼鬼譴、○新城南有披雲峯、下有太平十寺古刹也、嘉靖初、婺源汪尙書鋐、因占風水、將造墳其上、折毀殿宇、剷像焚經、千年香火、一朝頓燼、旬月間、汪中惡疾死、妻兒亦相繼死、墓竟無成、奪墓

擄掠致富〔註〕擄掠、如放響馬、打短棍、白日搶截、星夜行劫、行兵縱軍擄掠、或捉賊借端、焚殺或乘客人被溺、撈取貨物、或因人家失火、剽竊貨財、或因盜賊經過、乘機洗括、或居官剋剝百姓、盜用公帑、或爲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或同夥而陷害瞞昧、或見財而殺害、籠取、皆擄掠也、

〔引經〕**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惡報〕貞元中、王武俊帥成德軍、逞勢威衆、遣子士貞、巡郡縣、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聲樂奉之、士貞、欲召生客盡歡、守以參軍李生進、及入拜、士貞目之色

怒命坐李貌益恭士貞愈怒瞋目叱左右繫獄中仍歡飲如初守驚惧問李何故李生泣告曰吾死矣吾二十年前殺一少年得二囊致富遂營此位昨日覩王公之貌向所殺少年也死固宜矣頃士貞命斬其首來熟視而笑守請其怒殺之故士貞曰吾年二十七與李生未謀面一見心殺之而後快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自李生之言觀之果報豈有爽乎

○蘇州某乙從伯父入京伯死乙得疾遇新安賈某憐而醫之愈賈見乙敏給將簿籍財物管鑰悉付掌管經營行販至涿州乙竟擠賈於水擁千金致富次年定慧寺中元蘭盂大會法師放食乙同友觀纔入寺門見賈生在即發狂作賈某語曰我到處尋汝却在此今不放汝矣急走僧厨攘菜刀自剖其腹抽出腸臟肺心手擎示衆仆地氣絶是夜賈托夢與子吾仇巳報汝明日可往某乙家及至驗其囊槖簿籍鎖鑰是父手筆封記隣里衆驗無差子遂領回父原貲某乙起心害人以致自殞其身報應良可畏也

○嘉靖中郡守郤某機械漁獵於民詭稱給餉充庫令庫吏持劵遍貸富民盡以肥巳不償歸滿載田園宅地炫耀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盈門郤送客坊石墮下壓死○昔文潞公出判長安過奔牛堰有牛作人語曰我與文彥博同仕二十年只為苛取民財故墮

爲牛。今何面見之。牧者告公。命牽至。牛伏地。垂淚如雨。公視之。乃憶一人曰。此公。貪婪。又嘗用庫錢。故墮此耳。命與錢二十貫。供其食料。此居官而掠民財者。其報彰彰如是。夫人既已身死。財將安附。思及此。則擄掠而至於殺人。適以自殺耳。安能長享其富哉。

巧詐求遷（註）遷。陞轉也。一命之榮。皆由天命。不求自得者命也。求而後得者亦命也。求而不得者莫非命也。夫士當始進之初。貴行已有耻。忠直公廉。達天知命。乃分內事。今求遷而濟之以巧詐。心術先已不端。在廊廟必不公忠。在仕籍安能廉潔。闒茸狙儈。天必厭之矣。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克乎內。用見乎外。菲視軒冕。塵視金玉。不由其道。亦不進也。尚何巧詐爲哉。然富貴功名。求之有道。命由我造。須積德行善。處處行好心。事事發善念。至功深行滿。則祿位不求而得。陞遷不求而至。豈巧詐所能僥倖哉。

（引經）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善報）孝武帝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凡所薦引。言無不行。顏愷之獨不營謀。恒以爲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若妄求。必有災厄。後愷之位居顯秩。

侯叔獻初爲一尉縣多盜一日叔獻擒獲十六人親押至府府尹李絢曰公才則吾已知可一見推府便當同薦叔獻曰某以公事至府事畢回縣投謁求薦非某志也○劉偁久困選調爲陝西參軍律身廉謹家至貧及滿任無以歸計賣所乘馬束裝跨驢歸魏野贈行詩曰誰似甘棠劉大儒來時騎馬去騎驢宋眞宗聞之擢偁爲京官○造化設富貴爲一定又設爲不測世之奔趨者自陷顛倒然奔趨而得亦其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苟分中所無雖用盡心術亦不能得故高見遠識者自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去來了無欣羨憂喜而巧詐者祇爲鬼神所笑耳

惡報 唐李俊連科不第貞元二年故人包佶爲國子監祭酒通于主司將曲成之舊例放榜前一日以榜呈執政其日五鼓俊在侯佶里門未闢有一郵役小囊笠帽坐於買糕側俊買糕因分啖之客甚喜附俊耳語曰某冥吏也今賚進士送堂榜俊看之無已名向吏哀請吏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祿位甚盛預求則本祿耗半且多迍厄止獲一郡耳俊曰足矣吏又請陰錢三萬貫以賂掌牘者必來日午時納之因使俊易榜中同姓者自註其名榜首有太子少師李夷簡俊欲易之吏曰此人不可動其下有李溫名乃去溫改俊客收卷而行俊既侯佶佶至春官探之無俊名因以言脅之

春官出堂榜改之如其自註云明日俊得中酧應倥偬忘吏之約已過午時遇客於路泣示以背曰已為君受杖矣加賂五萬緡尚可免追勘也俊依數焚之後任岳州刺史屢受厄怏怏而卒此巧詐科第之報也錢邦芑曰今人求科第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使命不當得任爾絕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與定數爭衡惟積陰隲可挽回運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近神監極顯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營緣皆紆迴遲鈍而惟行陰隲最捷也世人不妨請試之

○西溪龍僉憲名霓同年某行人與商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以避湖廣差西溪曰湖廣非險遠況可便道一省尊翁此極美事何必避耶行人曰某聞吏部將選科道若被差恐不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西溪止之不獲遂稱病註門籍越數日吏部開選行人勢不可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行人仍前差撫胸自嘆而已為謀不臧立心巧詐適以自敗反成就人良可哂也

弘治己酉歲長洲學生王經應鄉試有鬻科名無售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求招經共圖之已將就矣是夕經夢中鄉試第十幾名甫中後而父死妻繼死自亦死覺而悔之見純不言夢但託以年幼學疎不欲驟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經曰我即自為之計

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絕方以爲幸既而純父與妻相繼死純亦死絕乃以夢告人曰使我當時爲之今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

○嘉靖間寧波郡庠生王錄臨應貢次貢李循謨極會營緣以巧討得貢王不與較李入京得拜首相嚴介溪門遂薦充順天府司訓銓曹未掛榜李縱步入順天府學吏胥呵之李大駡曰吾不久當坐此學吏羣譁於吏部前選司聞之乃易以廣西小縣學李郎同一子一僕赴任俱死彼處明年王應貢入京廷試即選順天府學司訓夫巧詐多方謀圖反自貽伊戚朴實安分而得全不費躊躇豈非鬼神故彰予奪令巧詐者自知爲無益也

賞罰不平

（註）上言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逆行倒施豈但不平而已哉此謂不平者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或功勞有大小而一例行賞或犯罪有輕重而一例施罰皆不平也何以服衆哉積怨招禍所由來矣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豈不能爲人作輕重信若此雖殺之不怨利之不庸人安得不服故當時諸將用命雖魏延反側之徒帖然無有異說李平廖立廢弛終身而無怨言陳壽贊之曰盡心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彼賞

罰不平者能如是哉、

（引經）**書曰罰勿及嗣賞延于世詩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

（論）虞舜五用五章、高宗不僭不濫、武王作威作福、聖人一張一弛、憲而不比、春秋之世、其義猶存、故文公城濮之賞、不以功勝義、子羔衛人之刖、不以恩傾法、誠得乎予奪之公也、

○劉軒之軍人、爭挈人頭以求賞、張乖崖曰、當衝鋒奔突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是誰之功、段倫曰、學士此言、眞神明也、當時倫爲先鋒、有入賊用命者、皆中傷、主帥已令赴營調理矣、公曰、可盡擡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不與焉、於是大愜軍心、

此註賞平

○抱朴子曰、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采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

逸樂過節（註）逸安逸、樂行樂、逸樂者人所同欲也、然不知節、則昏惰荒逃、過於逸樂、而不自知、國語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是不欲人逸也、孟子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是不欲人樂也、況可過節乎、過節則縱欲敗度、鑠精奪神、喪身亡家、人當思患預防、豈太上惓惓焉戒之之意

引經 **論語樂驕樂樂逸遊樂宴樂損矣孟子曰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

論 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樂請出死囚數人命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久視無一滴溢者帝曰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是恒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暑雨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厦反不勝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念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艱業之艱常如河上對壘安不忘危治復思亂則雖當煩暑可坐變清涼矣○大司寇趙公大祐祖廣訓戒甚嚴祐髫年夜讀懷炭爲烘足用祖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不耐寒耶如霜天夜雪朝臣待漏其苦寒更甚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既貴之福則終不貴 此上可爲逸戒

○韓鄭公滉有一閽吏召之不至欲罪之吏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不食祿者歲支無容過節若過節則除壽數公曰何以爲驗答曰公昨日應食糕糜橘湯否公乃信其言

○王道崑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多品必多粗率、多品必多費難繼、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數殺易辦、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顧者量力可以恒欵、三於交誼宜、今人身處樂境、不能節減、不知受用太過、福算必減、或子孫痴愚微賤、或本身貧窮困夭、皆理所必然者、可不知戒與、

○蘇長公在黃州自書曰、東坡居士、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也、一曰安分以養福、再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東坡謫齊安日、用錢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爲三十塊、掛屋梁、每日取一塊、用不盡者、貯以待賓、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之數、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恒喫菜、公爲小官、乃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疎之、

○范文正公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晝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寢、無復愧恥、如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李參政四留、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

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夫儉雖美德然過鄙而失中吝嗇褊急則不中禮此詩所以咏葛屨沮洳園桃三章也凡事貴於合宜當以義自裁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先生往來多止其舘一夕李忽詣先生曰某告別辭世矣某受命冥曹主給一城戶口日逐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因曰人世所用之水計日只四五升過此必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夫人逸樂之過必起於口腹至於用水宜節則大此者可知矣別歸三日死矣

○志逢以用水洗鉢盂太多而宿疾纏身李贄好潔水影盆聲不絕卒無子死於獄亦可爲戒

○張拱宸曰世界逸樂之根其大者無過於酒色財氣人嗜酒則不顧身好色則不顧病貪財則不顧親使氣則不顧命當其未相值時俱能自解亦能勸人及至境遇當前便昏然自犯之雖然看得破只是忍不住○顧錫疇曰逸樂之禍多端惟女色爲最烈而速

尤當痛戒。○務實野夫曰、皮包骨肉併汚穢、扮作妖嬈誑惑人、千古英雄都坐此、自願同作一坵塵、二則可爲逸樂者戒

【惡報】張易之母名阿臧、常造七寶帳、象牙床、犀角簟、貂裘褥、蛩蟁氈、龍鬚鳳翮爲席、毎召其貧時隣媪、宴飮爲樂、媪素敬奉玄帝像、示夢曰、逸之毋子、奢侈已極、不久受戮、汝勿與禍也、媪懼逃去、易之作亂伏誅、阿臧沒爲官婢、○李德裕常食一盃羮、約費三萬錢、雜珠玉硃砂煎汁、烹調飮食、煎後即棄其渣、後貶崖州、○宋楚客造第、以文栢爲樑雕鏤、沉香和紅粉塗壁、香氣迫人、磨文石爲階、寶玩充牣、時太平公主窮極奢侈、且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矣、尋以韋黨被誅、此過節報、

苛虐其下

【註】苛、是深求、虐、是酷害、下字所包者廣、如上司欺凌屬官長吏朘刻百姓、家主鞭撻婢僕、皆是、君子存心仁恕、視下人如子弟、雖法不可盡廢、苛虐何爲、佛言處富貴爲人上、好非禮鞭扑、不恤人苦楚、死墮地獄受苦、地獄罪已、變牛爲人穿鼻挽運耕種、鞭扑償其夙債、又云、身上惡瘡、以前生鞭撻下人故、文昌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故得進仙班、可見苛虐當戒

【引經】論語及其使人也求備焉[illegible]【善報】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

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逃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如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跌傷赤痕也夫奴婢犯罪之大者莫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淫雨絕糧遣婢買米逃竄三四日擒得之徐曰舉家無食汝往何處如是而已竟不加怒後位冢宰○魏咸熙寬厚知杭州僕掛油罐於門簾鉤中巾額污冠服咸熙戒左右勿言但易衣巾而已一日誕晨會賓陳列銀瓶磁器僕共舉食案嘻笑致跌盡破公不改容不加訶責度量如此後位三公○夫人當造次急遽之時怒生於肝而發之躁自有不能禁持之勢而有容之人雖下役奴僕過極重大事情彼亦不大聲色不形惱怒則和氣致祥而休徵自應彼苛虐者不過逞一時之氣肆其鞭笞究亦何益於釜破之顧哉且天地間人之死生物之成敗自有命數雖加苛虐亦何及矣故太上垂戒諄諄人當鑒而自悟也

○明夏忠靖公原吉冬寓館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公索襪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說併存者與之而行館人感曰他則無故加箠此則生平一遇耳襪之為物雖小量之和平寔大

惡報偽蜀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斂財來賀巫山令裴

垣以編戶貧獨無敬獻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沉灘瀕尸立水中三日不仆蹟遣人力挽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心面正向蹟衙門蹟暴死○范畧狎一婢妻妬截其耳後生一女耳鼻俱缺女知業因痛恨其母母亦悔過無及矣○河南裨將郭太尉怒其僕以軍法綁之至死尉妻夢僕泣曰身固有罪主殺之也然服役業尚未盡當復生太尉之門翌日馬生一駒善知人意郭乘之以迎元帥奔入帳門不能控御帥斬郭徇于師

○顏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資多蠢性又好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性又多拗自以為是氣又多戾輕於抵對心又多狠常存不善所以主人使令動輒觸怒其言愈辨其主愈不平於是箠楚加之有失手或致於死亡者又多添一罪業也凡為家長於使令之際宜寬以處之多教誨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至於婦人秉性褊愎不識道理所以酷毒婢妾者尤甚主人當婉轉譬諭之謂奴僕皆人子但其命有不同耳不可動輒加刑自召罪孽奴婢有小過既撻之後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倘怒不釋小人見短恐輕身自殘家中子弟不許擅打奴僕有事稟告家長論罪加責凡奴婢出力供役必每為之檢點無致卧宿飢寒乃仁人之用心也

○顏茂猷曰家長[illegible]

錢耳、以之財之故、甫幼稱、卽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頤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虐之、飢寒之、錮塞之、使之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此、將何如哉、每見姤婦凌制婢妾、有炮烙梭割之刑、此誰縱之致之、爲丈夫者、安得辭其責哉、又有驕貴子弟、恃豪勢、專以無道加婢僕、貧人爲債所窘、一置男女其中、求出不得、超生無路、名爲入生地獄、吁何忍哉、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此、彼竟若彼、是何業債、是何因緣、我今不猛省、行持凌人傲物、多造罪孽、到業鏡臺前、押入窮胎、設身處地、柰何柰何

○袁黃曰、吾姑夫沈心松、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言語、耿耿自持、惟恐有傷、聲色絕不加之婢僕、一日赴宴、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次日公晏起、吾姑促之、公曰、吾恐諸僕見我慚愧、俟其下田作活、方起耳、吾姑更有厚德、未嘗疾言遽色、予偶坐姑家片晌、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攜好酒置棹上、僕誤而覆之、姑問僕曰、我將謂茶耳、姑曰、汝坐不知、原無過、今後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數滴酒也、又有小童持盤盞、覆廚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此非故意、何必責之、但速去其碎碗、勿傷人足可也、一佃來問疾、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厚答之、語予曰、問疾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因見婢

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姑生子科孫道原俱登進士吾邑父子進士自沈氏始此仁下之報也此案併前家範顏銘當大書與富貴家置之座右又當時時稱說勸化家中婦女功德當無量也

恐嚇於他

[註]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倡其勢動其畏懼一是圖利脅怨虛張聲勢使之怕我冀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廹脅不同夫人有怖畏當多方曲爲寬解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孽豈不自我作乎當稽觀世音菩薩於人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之衆生得証圓通斯爲第一是閻浮衆生皆以施無畏號之若有好驚怖人者一死後即生爲麞鹿跳躍驚慌無一刻安此其報也

[引經]**書曰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惡報]湖州小客貨蠶富人王生爭價一掌立死急救方甦以酒食謝過取絹一疋送之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舟子與買絹併覓蠶籃客去撈水一尸脫衫衣之急叩王生門曰頃有蠶客云爲君打傷囑我呼其父母言訖遂絕留絹與籃作証奉告後去聞他父母王生舉家泣涕賂錢二百千舟子相與瘞尸深林王生家有惡僕出首在縣王下獄考掠死明年蠶客又至僕家以冤鬼罵之曰汝死

後害我家主亦死汝又來作祟也客怪曰我冤死得泄冤恚一紀賣與舟子即歸令送土儀致謝何以爲鬼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僕訴官索捕舟子共僕處決○李舜卿以佃戶張三取租必欲令還致自縊死○孫季明以女使與小奴暗事必欲根究重處致二人全投水死雖其自死實出於恐嚇也太上報應因緣經載此二事爲戒夫舟子詐財孫季明執法初皆無致人死之心究竟乃有致人死之事皆犯恐嚇之罪後當鑒此

怨天尤人

［註］天傾東南地傾西北人生其中豈無缺陷生平不得意之事十有八九福慧雙收者亦不乏人間有積累薄者其受享亦薄也究竟與天人何與人當此際須憂勤惕厲操心恒危慮患獨深要會忍耐要學喫虧要極謙遜要存好心動心忍性逆來順受忿念悔過方是樂天知命之學或者回天挽日可以逢凶化吉解禍成祥若加怨尤則又添一種罪業矣

［引經］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善報］楊溥在獄十年家人供食久絕糧上命叵測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讀數回已而得脫晚年爲元老秉政朝廷大

著作、皆出其手、乃獄中讀書之力居多、集美曰、楊溥獄中得脫、晚年為相、皆不怨尤之報、凡處患難者當鑒此、

〔惡報〕胡昂屢舉不第、灑酒罵天、一日中途忽見一幅黑紙墜馬前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責昂之詞也、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扯碎擲之、躍馬前、俄雲起、雨作、霹靂一聲、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急奔前店、風清日麗、○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屢以坎坷怨天、每上表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墜爐、細視之、乃天篆有十六字、俊明家供何仙姑像甚靈、至誠懇禱、請人扶鸞、不應、俊明苦禱、仙姑降乩書曰、天篆云、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果有此否、俊明心服、不敢對、不久病卒、○荆州楊大同、淫蕩家產盡廢、每怨天不公恨友不恤、一日陡遇一年少者云、汝欲富貴、但隨我往、遂跟至一處、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忽聞數人大叫捉賊、乃是半夜入一巨室、次早到官、不能分理、被刑而死、王命岳曰、二者皆怨天尤人之報、非惟無益、且有奇禍旨哉、

訶風罵雨

〔註〕天地生物、風以疎之、雨以潤之、風雨每奉天之化、多寡各有定數、今人無知、雨多怨澇、晴多怨旱、風猛怨烈、不思陰陽愆伏、疾風暴雨、各有方域、皆有神主之、或官吏苛虐、下民作惡所致、風為天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因之變化、萬物以之

生育雨爲河伯之使太上曰吾自造天地以來或號元始又號虛皇在雨爲雨師在風爲風伯國家祀典以戊日祀風雲雷雨之神中明齋戒肅敬如此常人安可訶罵戒之愼之

〔引經〕**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服衣冠而坐**

〔論〕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寤而歎曰風爲天號令執政者也垢去而后在也天下豈有風姓名后者哉於是依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然則風之爲靈昭昭也其可呵乎

○昔夏禹任五臣國政大治天爲雨金三日夏桀無道天爲雨血三日然則雨賞善罰惡彰彰如是令人可畏也又觀之成湯有七年旱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巳大雨淋漓迨後宋仁宗京師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帝曰卽當禱西太乙宮特召素從時日色甚熾塵埃漲天帝步行至瓊林院望太乙宮上有雲色如烟而起少時雷雨驟至夫天子禱雨必要一念至誠然則雨可罵乎

〔惡報〕宋時南門外有一婦人攜盆往江洗滌久雨泥濘出穢語罵雨頃被雷擊死

鬭合爭訟

〔註〕遇人爭訟、須危言震動、巨言勸解、令兩得安全、彼即不從、我意已盡、豈可以三言兩語、使之爭鬭相合成訟乎、天下惟有狀師代書奸險之人、奔走衙門極惡之輩、與夫貪官汚吏欲人成訟、則從中取利、不知財有分定、彼訟一成、小則破家、大則殞命、縱或得財、非災橫禍、皆損汝身、財亦將安用乎、

〔引經〕易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

〔論〕鄭瑄曰、訟師代人詞訟、無中生有、被毆即曰殺傷、取財即曰焚刼、入家即云抄擄、爭墳即云發塚丟骸、一人訴詞、牽引父兄子弟、甚至無相干涉、偶有宿恨、一槩株連、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捕擾害、耗其財、辱其家、謂可少洩其憤、所以聽訟者禁令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使無倖免之路、則小民知儆、而訟師亦有所顧忌矣、且鄉民視官府如神明、一至公堂、吏卒訶叱、更加拷訊、巳神氣消沮、迫令誣服、官長自恃巳見、妄行臆度、吏胥奉承意旨、不容不然、嗚呼、一人坐獄、闔戶憂啼、一罪問成、妻孥典鬻、判斷數語、豈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屏去吏卒、呼之几席之前、和平詰問、以盡所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鳴之、以盡其隱、更有微曲難明者、必訪於鄰、咨於家、且展轉於宮寀復設

心腹之人貿易於其左右探訊而稽核之自得眞情矣且更有法焉訟期宜緩蓋彼一時忿激急欲投詞需日遲久怒解事平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息訟之法也

善報 休寧有常師家貧力學喜讀律有一富人死二子爭產兄欲訟弟持厚儀來寫狀答曰某讀律爲他年判獄用豈資人興訟乎備述手足至情相爭必至共敗危語良言勸解兄感悟去弟來求詞亦委曲再三訓誡弟大佩服弟兄均分產業且各相讓和好如初後共販杉板見水中板上刻有常師姓名弟兄嘆曰荷師勸息得和氣成家天書姓名示我報德宜將此板售價贈師計有師姓名之板市價三百兩時師年邁無餚父子對喫麥粥忽二人持銀叩謝備言其故師再三辭二人決意強受子勸父曰受此金使人聞之將以廣善可乎師遂致富子孫永昌

○歸安施佐字相之弟佑字翊之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將有訐訟之隙親友日爲分處事不得解同邑溪亭嚴鳳公素以孝友着聞事兄如父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頻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吾之田而有之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惻然感悟遂請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

○謝逑字維正好行善事極惡詞訟隣有侵其地者或勸之赴官逑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塡塘爲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三日而成壽七十五子孫甚多顯達皆公寬仁之報也夫人好訟之故其初由於自己之貪而後搆唆者始得中之謝公預知疆場一彼一此原無定局且眼前田地房產幾年卒非故主何苦動氣動怒費財費力聽人掀唆而結怨結仇哉昔韓樂吾家貧常傭於人爲甕被雨破壞止有茅屋三間遂以償之自咏七言一律今古乾坤自轉旋眼前得失不須憐兩間茅屋更新主四海烟霞結舊緣世事浮雲無定在人生何地不悠然廣居原是吾家物自古求安愧聖賢范文正公有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賠杯酒贏得猫兒賣個牛

○王命岳曰人命關天誣賴極慘下輩恃此放刁如奴僕脅主人惡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測則鄉族從而攘臂縉紳以爲奇貨搶掠拷裝縛屍灌汁以威廹賄賂則有子激死父妻氣殺夫恃多男爲死賴之柄指富家爲弱肉之食則有倚屍削骨滅門破產貧究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世之家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究稱快孰知魚糜肉爛虎噬鯨吞竟至此乎此弊不革不惟敢輕身自殺之[illegible]

揣其情與手刃無異今旣難與償不理必據誣告加等之法尺難
死縊死投水死而不明首者卽擬問誣告有係親人逈死以爲圖
賴之本者卽反坐罪抵償如果眞正打死斷償何辭則是非定輕
重分生無無辜刑苦死無無伸幽魂則至親無刋死之心風俗無
擄搶之害其陰德孰大焉又云排難解紛實行門第一義人能於
搆鬭中一語解釋便福德無量○顏茂猷曰凡爲官長者利人紛
爭以實囊橐其罪較唆訟者又加一等天道不遠各宜三思

〔改悔報〕康熙六年丁未上海縣朱用樸宇鳴濟世居閔行鎭于正月初一日晨起拈香通經忽頭眩腹痛至午後氣喘將絕見差役四人持牌拘攝其十一人用樸首犯俱提虎頭城下苧候良久見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名令其自看行一善事一大紅圈行一惡事一大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黑圈十六一件爲代人娶妾事樸有一友欲娶妾託樸往嘉定縣訪覓一女子年已及笄乃富家使女也樸往富家面看再三而女亦看樸非儀相當願嫁與樸交身錢二十兩主收訖批照聽其父母擇配卽乘肩輿回母家時同行一友假粧從者隨後私語曰可惜一好女嫁與海龍王女聞知大疑一到母家卽欲與樸成親父母問故女終不言樸亦不肯成親爭持已久父詰友何以

謂海龍王曰、以其貌醜故也、女知大怒曰、前朱人看親娶我、何復有他姓、遂欲自盡、友懼棄女而歸、父母慌忙無措、勸樸成親、樸曰吾代友娶、安可成親、心私用計、吾兒用相欲娶妾、遂作家信報用相、女益疑、遂令伊兄至閔行鎮探聽、得知用相娶妾之語、歸以實告、女慟哭不已、閉門自縊、又一件爲誣奸傷倫、致死二命事、閔行鎮有木商老喪子、其媳甚美、里人素欲謀私不遂、乃共議誣商有新臺之行、樸以爲眞、遑身出首、官差拘提商受屈忿怒而死、媳悲翁受誣、且已得醜名、亦自縊、其餘各件、皆屋漏昝心之事、紅圈只一件、解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各人遍覽、一絲不錯、又見城頭另掛一牌、某人等發回原籍、用樸遂甦、但見家人父子環向哭泣、已是正月初三矣、可見幽明雖隔、鑒觀不爽、昧心之事斷不可爲、方便之事、善籍昭著、今幸再生、深自懺悔、嚴紀功過、淨修二十年、得証道果、今人不肯行功過格、而冥冥中已悉註矣、

（惡報）宋保正李正、頑猾健訟、交結吏胥、巧爲囑託、官司不能治、後暴亡、家牝牛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正四字、每見妻子、便流淚、究爲虎所吃、骨肉皆盡、留皮一片、四字宛然、

○蒙師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令道士告、夜夢見一役下曰、汝犯天律、告斗雖免、質以無罪對、王

者曰汝舘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壞貿曰是我願立報也王覆核果然質疽遂愈數日願立暴死

妄逐朋黨

〔註〕朋者五倫之一道合曰朋安可有黨黨者阿比之意以私相濟不過借衆以凌寡恃惡以欺善而已逐者奔逐也妄逐者謂不審邪正不辨忠佞惟以趨炎附勢爲事以致擾亂國政摧折忠良其貽悞宗社可勝道哉上而卿士大夫下而士林市井皆不可有黨苟或妄逐未有不墜坑阱者不可不愼也諸解作斥逐擯逐者皆非此句緊接鬪合爭訟句明是小人分門別戶互相攻擊隨波逐流始者挾氣怙義繼而假公濟私報讐雪怨陰賊良善雖素高明有德譽者亦多陷此而不自知也惜夫

〔引經〕**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論語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論〕哲宗時司馬光改新政用正人程頤在講院多用古禮爲蘇軾所戱侮二家門徒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交相訾議于是邪正混淆人主莫知倚仗至紹述說興而諸賢禁錮屛跡矣嗟乎以蘇公爲天下後世名儒而其徒尚啟黨釁妄逐安可不愼哉○元余忠宣公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此言小人事多

阿比、凡若此者難察、處世不可妄行隨逐也、

何龍圖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植黨、而國家之禍莫烈於分黨、始以品誼相投而合、旣以情緣勢附而堅、苟涉於黨、皆非純人、此匪者重在名位、而間亦伸是非之一得、盍簪者重在是非、而內亦懷名位之隱情、於是顯斥暗傾、靡所不至矣、然邪擊正、猶制於名義、正排邪、必入於嚴苛、嫉之日甚、處之過激、事若與小人遠、而心寔去小人不遠、此小人所以至死不服、而餘黨必一逞以報也、方其互爲排擊、傷宇宙之太和、敗公家之成績、妨生民之命脈、以至喪國維、壞士風、資敵國、皆所不顧、迨乎癰疽一潰、而大命隨之、是以歷數往古、凡有朋黨、其國必亡、非若藩鎮外國、宦官外戚、賢邪猶可施其救藥者比、抑此兩途、固必有分、而立黨之罪、則專在君子、何也、妬賢害能、乃羣小之常態、若君子主持世道、轉移人心、奠安民社、果何一不責成其身、乃忍於立黨、坐令邦國淪喪、豈其至此而猶得與小人分咎耶、然處之亦自有道、無令涉於党也、若太上無分人我、同寅協恭、推賢讓能、休風不可幾矣、其次國計是念、名位全輕、維持公道、不參妬忮、汲引非以市恩、擯斥非關洩憤、稍有異同、卽屈抑自貶、纔設藩籬、卽當解勸處分、寧忠良之坐困、毋朋党之激成、又其次善惡無太分別、兼疑不妨模稜、芥蔕務求消息、水

崇尤貴調停此胡廣之中庸韓琦之不甚分明正國老之所事事也最下者朋黨交爭正人得志斯時也出罰必當其辜放逐勿罄其黨非大奸奇險何用屏諸四夷苟舍舊從新即與開乎一線庶不至犯天道好還之戒搆大怨相尋之端而貽國家以不救之禍此火既燃而勿使燎原水已決而勿使浸天救時之不得已者也舉此四端道畧盡矣

附論交　謝肇淛曰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可託生死急患難則又安用此生為故欲全友道先須擇交其於同塾同遊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為形迹所拘勿為讒毀所奪勿為富貴貧賤所移則庶乎古之所友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註妻妾為人內助苟有善言亦當從之但婦人賢明者少愚昧褊愎者多且巧飾短長語似中竅為夫者易於迷惑或惜其嬌癡畏其悍戾言必聽命必從上忤逆父母下離間兄弟以致後妻毒害前生子女側室譖傷結髮糟糠敗亡之禍率由於此細思父母推乾就濕慮病防危撫養成人男教以學女教以工擇婚辦嫁耗費精神事尚未周曉景已逼今日雖存明日難保萬一蹉過死生永隔欲承教訓其可得乎奈何妻妾之言是聽父母之訓獨違乎思之慎之

【引經】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善報】文安縣民某、娶婦美而悍、夫每歸、必言姑酷虐、夫恒默然、一夕燈下出利刃示婦、婦曰何用、夫權詞曰、姑虐汝、今持此去、何如、婦曰願也、夫曰、汝且謹事一月、令四鄰皆知汝孝、然後行此、婦因怡顏晨昏盡心奉侍、匝月取刃玩於燈下、問姑近日待汝如何、婦曰、殆非前比、又一月、復持刃問之、婦曰、姑今甚好、慎勿為此、夫握刃怒視其婦曰、汝見夫有手刃其婦者乎、曰或有、復見有子手刃其母者乎、曰無有、夫曰、人生以孝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娶婦、正為奉舅姑、生子嗣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吾母、乃反令我為大逆、我造此刃、蓋欲斷汝首、以快母心、姑寬兩月、俟汝改過、以表吾母仁厚、知過不在吾母、令汝受刃無悔也、婦泣拜曰、幸恕我死、容畢此生、承順汝母、無敢少怠、久之乃許、後姑媳交睦、稱為孝婦、由夫不聽婦言始、

顧熊、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熊益盡其孝、每歲束脩、悉以奉父、庚子館於張氏、赴館之日、張訪知其孝行、即具一歲束金送之、告曰、今日之銀、尊人未知也、比處適有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若干、悉以奉尊人、不亦可乎、熊[illegible]

有違父母訓者哉、予願爲子者、皆以態爲法焉、

○宋程彥遵事母至孝、母性嚴厲、惡其媳逐之、彥遵時方壯年、承順母意、終身不娶、子母對床而寢、至二十年、遂絕慾念、未嘗失母氏歡、其妻素賢、被逐後無怨言、歲時問安、奉禮物於姑不輟、獨居守節、始終不改、其諸子俱姑撫養、亦甚鍾愛、後至暮年、姑見其孝敬不衰、始收婦與彥遵團偕、此賢子、不違父母者

【惡報】隆慶間、杭州湯鎮素不孝母、有愛子三歲、妻抱偶跌破額、懼夫歸、先欲自溺、姑曰、汝可卸禍於我、我且暫避小姑家、俟其怒息乃歸、及夫還、見兒破額、遂欲殺妻、妻以姑爲辭、次日暗持刀往、以溫言誘母、還至中途、欲殺之、忽失所藏刀、但見蛇阻道路、而雙足漸漸陷地、須臾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母回呼婦同往、掘地出之、隨掘隨陷、惟餘一頭在外、啗以飲食、三日方死、

○青田居民倪九惑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不認其母、寘母廚下衣食不充、而身與妻子安享飽煖、時新穀方熟、令母烹雞治飯、同妻共食畢、以餘者付母、母不樂就食、涕淚告天、是夜烈風驟雨、有大石自山巔崩墜、正壓倪九寢室、石復破壁而去、其母無恙、倪九夫婦并兒皆斃、時號其地曰、誅逆巖、陳中州有記、

○常熟方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十三日、在田揷稻、母往女家、是日方歸、其媳迎之甚喜、爲黍欵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囑姑速行、勿令子見之、途中正遇其子、子大發嗔指米爲盜、母置米於途、子竟攜歸、倘怒駡不絕、忽雷聲大震、其人駭甚、囑妻將大缸葢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身已擊死矣、

○張某有幼弟、母獨憐之、張疑有藏金與弟、一日引母至大樹下、勒母與金、如不與、作毆母狀、母呼天告苦、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夾張某於其中、樹復合、烈日中、大蟻數萬鑽其肉、號叫四日方氣絕、路上行人苦臭、聚衆焚之、李燔曰、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此王法也、人皆知之、至迅雷誅殛、俱是逆子逆婦、罪尤莫大於用妻妾語而不孝、此天譴也、人容有不盡知者、書此以告天下、當勿聽婦人言、而自受譴責之苦也、王命岳曰、太上之所云、如父母欲其子之儉以成德也、而妻卻欲豐其食、父母欲其子之厚其父族母黨也、而妻卻欲厚其外家、父母欲其合食也、而妻卻欲分居、父母欲其施濟也、而妻卻欲慳吝、父母知其妻之不賢、而告其子也、其子却聽妻言、以懟父母、凡若此者、太上所禁也、爲子者當愼之、

得新忘故　(註)天地間、新故相催、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

[illegible]

遇婦則操井臼，友則處寒窓，僕則忍飢寒冒風雨，盼望運轉時亨，與共安樂，一日新寵進，則色衰者退，貴遊客，則窮交者疎，俊僕多則朴守者棄，噂昔恩誼盡忘，刻薄寡情，招怨買禍，莫甚於此、

【引經】**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書曰人惟求舊禮曰敝帷不棄敝蓋不棄**

【論】漢光武湖陽公主新寡，欲適宋弘，帝謂弘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君子曰，宋弘眞不忘舊者，察言可以知心矣、

【善報】北周文帝一見庾季才，深相優禮，令掌太史，先是荊州敗亡衣冠士人，多没在朝廷爲奴，季才有同鄉故舊之念，盡散所賜財物，購贖發歸，文帝問之，季才曰，郢都覆敗，其君當罪，而縉紳皆爲賤隷，臣竊哀之，故贖購耳，文帝乃悟曰，微君遂令朕坐失天下之望，而鮮撫恤之仁，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此不以亂亡而忘故舊之情者，一言感發，全活數千，仁言之利溥哉，○張文節在政府，妻受誥命夫人，入朝莊獻太后，太后見二婢老且陋，因賜二小婢，回朝，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棄之則無所歸矣，如此二姝，今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也，若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備粧奩，奏而嫁之，此皆不以新舊易心者也

惡報　滿少卿淮南望族、微時飢餓、隣叟焦大郎憐而飯之、生屢致謝、自是盃酒相親、遂通其室女、事露、大郎叱之、雖悔無及、遂贅為壻、延師訓讀、夫婦相得甚懽、居二年登第、歸、拜酬盡禮、及調官謂妻曰、我得官、便迎翁與汝、既選東海尉、便道過家、其叔強為娶朱從簡大夫女、女美奩厚、遂棄焦氏、以門戶衰微、且亂始也、絕不相聞幾二十年、焦氏恨死、後累官鴻臚卿、出知晉州、散步後堂、見焦氏自右舍出泣曰、一別廿年、畧不垂念、寘忍人也、生以實告、焦氏曰、吾父已死、兄弟不肖、無所依棲、千里相尋、汝既有佳偶、吾願充側室、前事不必較也、言畢悲痛、生語朱氏、朱欣然相接以禮、生於是夜微醉、與焦氏寢、明日呼之不應、破門入、生已死於地、焦氏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夢焦曰、滿生受我厚恩、負心至此、吾飲恨死、父亦怨望亡、今申訴幽都、方獲報怨、朱驚寤、護喪南歸、

口是心非

註　何龍圖曰、心口皆是、純吉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稱堯舜、心同桀紂、情契金蘭、恨深吳越、誓設山海、變在頃刻、以此而陷同列、誑庸愚、賣親友、死而抽腸拔舌、何說之辭、胡嘉棟曰、心口相違之人、以事君則不忠、以事親則不孝、以交友則不信、以臨下則不義、生造罪業、死受惡道、端在此輩、按此即佛所謂妄語、經云妄言之人、心懷詐偽、搆亂眾生、死當墮於見

犂受苦旣畢入畜牲道言語之際可不愼哉

〔引經〕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惡報〕常安民逕成都教授與安惇爲同僚謂府帥惇輒毀素所甚厚者民謂惇曰若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寔惡之姑爲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者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曰子處富貴天下事可知矣我當退歸豈敢與君較是非耶第恐有累陰德耳後惇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

○萬曆乙卯孝感民劉尚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得銀笋二人喜甚約備牲祭祀後共挖取及祭畢共飲劉置毒於盞令張飲張藏斧乘劉醉斫之劉死張少頃亦死二家妻子徵知其故掘地無有皆心非報

貪冒於財〔註〕索取無厭曰貪昬昧無取曰冒財之爲物足以生我亦足以殺我每見貪官汚吏土豪脅詐家藏巨萬不旋踵而身罹斧鉞之誅家有流離之苦此報之顯然者也鄭瑄曰廉者居官之藥石也然廉亦甚難夫士素貧賤一享富貴有豢養燕賓交際男婚女嫁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其要莫如崇儉慮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無異用已之財則可免噬臍之悔矣林解元云夜夢糞汚身主明日得財可知財者不潔之物豈可貪得

而自貽伊戚乎、

【引經】**禮記曰臨財毋苟得**【論】崔玄暐為戶部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嘗見姨兄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得來、若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禮所得、此與盜賊何異、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陶母不受魚鮓之饋、亦此意也、今汝坐食祿俸、榮華已極、苟不能忠淸、何以戴天履地、切宜修身潔己、勿負吾言也、

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宋進士鄭俠以繪流民圖得罪歸、歸囊止一拂、因自號曰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讀書淸涼山、閩人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靑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善報】魏高允居官苦節、身後家徒四壁、一夕夢神語曰、汝父淸廉舉世罕儔、上帝特命賜粟千石帛千疋、以旌之、未幾元帝幸其宅見室內蕭然、嘆曰、守貧一至此乎、詔粟帛以旌其廉、後計數恰與夢符、○吳奎[illegible]

續舟無恙先夜夢金甲神云君儉德感乎天所至有神護之汝等無怖○李綏爲觀察使德行合法度隣舍失火家人驚徙公止曰此室淸澤所建火必不災着公服焚香祝曰李綏若有枉法之賄願天速焚以彰不德後四隣焚公宅無恙此皆不貪冒者之應

【惡報】紹興一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數十萬及罷官歸買田十萬畝富甲一郡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至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布政尋染癱瘓家貲已盡病危時忽瞪目曰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有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

○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錢穀日積陳東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且往昔貪吝可鄙近漸驕橫是速禍也未幾爲賊殺○常熟進士王翼徵家僕二人一智一愚智者盜主金嫁禍於愚者家主不察嚴笞愚者追金智者力証愚者不能辨夜綁愚者於旗杆下令智者監視之夜深雷震劈旗杆爲兩截智者打死愚者猶然熟睡至晨其主檢智者之室盜金猶在愚者得白此天啓辛酉六月初四日事既貪財猶嫁禍死何辭

欺罔其上

【註】欺誑以理之所有罔昧以理之所無人臣之於主上人子之於父兄子弟之於師長僚屬之於上司胥隸之於本官妻妾之於舅姑奴僕之於家主小民之於官長皆謂之上詐僞

施之於朋儕尚且不可而況其上乎

〔引經〕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惡報〕秦檜夫人王氏入宮顯仁太后賜饌因言近日子魚極小王氏曰妾家頗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恐因此一物朝廷疑四方供奉過於帝室乃進青魚百尾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後俱受誅○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菓餉翰翰必連銀器留之既而銀器盡間用漆器翰不快一日宴便殿出水晶盤兩副爲飲器翰注視因餽之翰曰此物珍異歸當獻天子父母若愛之奈何中主又賜一副前後所獲數萬及南征珍寶又巨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向見東林有五百戲羅僕願載歸上許之因調官船十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稱爲押槓羅漢後爲威遠軍節度使強取民間絲帛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奏流死登州家財沒官子行乞此皆欺罔之報也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註〕伊川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亦當曲爲掩

譖若本是平白無辜之人乃編造流言揑作穢事以誣毀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使聽者熒惑不能辨其是非致令賢奸淆亂黜陟倒置其流毒可勝道哉古有止讒之詩曰讒言不可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婦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嗚呼管蔡流言於國書社見阻於楚曾何損於周孔而邦家蠢動國是日非神祚潛移有國家之責者當無易由言哉

【引經】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論】宋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過爲傚訐至汚人以帷薄不潔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民生利害則不言時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有慾財匱民困執中當自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小暴揚燕私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優大臣尊堂陛也士論鄙之此關除讒人之法也今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摭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瀆至尊辱士類至令君臣之際難施面目乎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湯猶恐有玷況可搴裳蹈之哉彼譖人者讀此自當投畀豺虎矣

【惡報】唐楊玄价譖楊收竄嶺外死時尚書鄭愚鎮南海一日賓司

報楊相公請見、愚驚而接之、楊曰、某爲楊玄价讚貶遭害、今請於帝、勅神兵拘价、欲託尚書爲宴犒、兼以紙錢十萬、但燒時祈勿着地、愚曰、謹如命、長揖而別、見其朱弓彤矢、乘白馬而去、俄報楊玄价暴死、是夜愚夢楊復來致謝

○陳良謨曰、余昔叅楚藩時、公安白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道姑造裔化緣、其妻以教諭名書簿、施銀壹兩、又送花綢一丈、繡旛、甫去、而吳訓導妻過訪曰、適疏簿乃上司出給者、見儒官與道姑往來、恐爲累不小、白妻着急、追尋不獲、旦夕怏怏、比教諭下第回、取花綢裁衣、却不剪動、益不自安、遂自縊死、後撫院林公會議賢否冊、謂余曰、白教官姦學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縊死、豈非狗彘、余駭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沉吟間、余曰、前言未知得之何人、請更訪之、公憬然悟曰、是矣是矣、即抹去考語、白因得陞國子監助教、余轉官閩臬、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隣家曰、向爲公安訓導、毀白教官者是也、後陞萍鄉教諭、亦被同僚譖歸、過鄱陽湖、舟幾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謗人人謗、不爽也

毀人稱直　忠厚者也、若毀者、汚人之名、快已之意、薄德已極、而猶託

【註】凡人所以稱直者、皆正大光明、毫無私曲、其心未有不

告直道以隸人聽、豈不爲鬼神所怒、陞川道先生爲御史時、告君

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廣
茂猷曰有一等人遇善輒阻見人放生則毀曰人爲重又曰天地生物以養人又曰汝不放則彼不取見人助喪則毀曰生者要食爲重見人施濟則毀曰窮親戚賑之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其當厄事就其易舉心或觸其慈良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訕人者非善人也又有一等遇行善人輒求全責備必舉其所不足者比擬而毀之曰莫爲某事便佳夫人非堯舜安能事事盡善倘有過差不妨將功補過瑜瑕互餘何必以是沮其進向者乎且人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是使人終無行善之期矣諸如此類皆毀人之流亞也尚得爲直乎

引經 **論語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註 訐是察人陰私

惡報李叔卿爲郡功曹素號廉謹同僚孫容嫉之言於衆曰叔卿妻妹豈得爲人自是喧傳廣播叔卿悒快忿恨死妹聞知詣府痛哭憾誣穢聲亦縊死越日雷雨大作將孫容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塚叔卿之跡始明

罵神稱正 註 聰明正直爲神人所當敬畏苟事不如意或祈禱無應自恃心無邪曲怒言惡語謂可以屈服鬼神不知起心動

念神已早知自取罪戾耳

引經 論語敬鬼神而遠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論 阮瞻作無鬼論一日有客求見談論名理瞻不能折良久論及神瞻復堅執以爲無客厲聲曰鬼神之事乃陰陽聡著子獨以爲無吾卽鬼也忽變異形須臾不見瞻爽然阻喪越數日卒然則議鬼神尚不可敢罵之乎

善報 興化縣醫生郃見泉幼有目眚敬祀僧伽大聖三官大帝夜夢四人來訪三人衣冠甚偉一人幅巾縞衣入座云來醫汝侍者解袱出金鈇長尺許三人執臂一人引針刺目深入頭顱痛寤恍目中有光須臾翳落始悟夢見者卽大聖與三官帝君也復新繪其圖世祀不替此敬神之報

惡報 鎮江定波門于某子痘亡于憤甚寫一狀詞欲向城隍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夜夢城隍命鬼使拘至責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知發楊縣官責十五板明日丹徒楊令從定波門出于某門首弔搭碍破官傘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治愈○顙上高天祐同三人赴試金陵聞鷄鳴山寺守源禪師有道行往謁之師曰三位當中今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經作

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墮此罪愆也放榜果落孫山高後以明經官至州守夫褻瀆經典受罰如此彼罵神之罪爲何如乎

棄順效逆

〔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今反棄此而就彼豈非速禍之道乎南極壽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殛逆人能刻意爲善恭己順天則天命在我不爲司察所制苟或違天地悖德理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善言求悔亦何及哉

〔引經〕**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論〕顏茂猷曰殺人者死明誅陰譴報應不爽強如赤眉終就殲夷盛若黃巾旋歸屠戮安祿山史思明朱溫俱殺於其子黃巢斬於其甥張豐信肘後璽被斬方悔李密智謀絕人戕斬傳首隗囂謙恭下士覆滅餓死竇建德爲夏王而被斬劉黑闥據漢東而梟戮其餘效尤者被斬何限間有飢餓難忍資身無策失計爲此急宜改圖早向投誠猶可成名如能爲眞豪傑當棄逆效順如昔田疇躬耕山中衆爭歸附爲立禮教條約佐漢立功封爲列侯魏勝才力壓衆以白衣起兵扶宋破敵身爲名將此其效也若乃恃其血氣謬稱

無敵、勢窮力竭、一籌難展、束手就死、可爲鑒觀、俾蹈故轍者、早自猛省、以無負吾諄諄至意云、

〔善報〕蘇湛、魏明帝時、仝蕭寶寅西討、寅將謀反、湛臥病、寅遣湛表弟姜儉謂湛曰、吾今不復爲臣、肝胆與君共之、湛大哭、儉止之、湛曰、合門百口、卽時受戮、安得不哭、吾以窮困歸魏、帝遂得乘寵、不能報德、豈可謀逆、今天未厭魏德、吾不能世積忠貞、安肯一旦爲此族滅也、湛再三乞歸、寅聽之、寅反果敗、魏主嘉蘇湛忠貞、加襲世職、順者昌、而逆者亡、人何故棄順而效逆乎、

〔惡報〕張璉閩中富戶也、久蓄異志、以蜜書樹葉曰、張璉爲天子、蟻食葉成字、愚人爭赴之、又遇兵捕、璉浮水而遁、衆見龍現爪、輔璉投降漸熾、攻破興化及漳南靖縣、僭號龍飛入寇、平和爲官軍所擒、械至京磔之、賊黨凌遲、叫號痛楚、張璉獨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就刑不變色、誠以是自負爲豪傑乎、豪傑必死忠死孝、爲大義而死、豈肯做草寇、玷辱父母、累及宗滅族、與豚犬就烹何異哉、當自猛省、毋貽噬臍、

背親向疎〔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如不孝父母、轉拜他人爲父母、瞞背父母、私厚婦家父母、薄待自己兄弟、姊妹必較、朋友小視、結義爲弟

兄者則揮金如土本族宗親貧寒不恤而冒認他家趨炎附勢者
則禮意加隆倫理親疎失宜必有天殃當自猛省

〔引經〕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善報〕申積中本宣議郎申起之庶子祖母係翰林學士楊元素之
姑時元素有疾無出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取之爲子既而元素
連舉二子積中亦知所出益盡孝謹讒間不入元素愛之凡兩遇
奏薦皆力辭不受惟讓二弟矢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
士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歸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婚嫁
事畢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作歸宗賦一篇數千言示親屬
大抵言所生所養皆一恩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得獨後遂歸叩
拜父母尋訪生母杜氏得之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
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越二十年父母死及終喪以家財盡歸諸
兄徒手而出僦屋而居或勸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曰楊家貲產
十倍於此吾猶棄如敝屣今諸兄生計忍割以自奉乎士論韙之
時許光庭爲轉運論薦於朝降詔褒美賜官除永興等處提舉學

政九十二歲卒、許公復同薛嗣昌字文黃中交薦、官其一子、此親親之報也、○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後辨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禪師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此所謂無我見、無人見的心腸○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堂上二佛、何不供養、至言可誦、此皆統論親疎二字、不可不明

惡報　周總屢舉不第、游至譙、拜都吏周吉為父、自處諸子列、遂冒吉三代籍貫、明年中式、不復還故里、認宗祖、其父以詩責之、不及選官而死、○長安范偉產巨萬、乃冒武功縣令范祚為祖父、持祚黃勅、家不徑役者五十餘年、及西征、調發下戶、皆至困斃、偉獨自若、後劉敞令長安、發其冒認之罪、家籍於官、○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宋尚恩力止、託言葬母後允試、文獻欣然、厝柩城外、即與族人鄭遂楊登鄧監生同舟而往、次辰遇一術士命相、術士謂文獻曰、子有奇禍、向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有功名、三人怒曰、俟吾輩得意歸、當重毆之、時鄭遂亦喪偶未踰月、即繼娶、未久起行也、舟宿常德驛、星爛然、惟黑雲如蓋覆桅上、少頃大雷暴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皆仰視、見空中木屑如蝶飛下、文獻鄭遂楊登皆震死、鄧

監生無恙楊登即甦鄭遂纔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檢文獻屍竟歸鄧獨赴京得官○嘉靖時荀仙姑者談休咎如響後求者衆遂爲隱語第勸人爲善丁監生將謁選問姑姑不應強求指迷姑曰不必問我君堂上人年高矣即膴仕可唾棄乎況背郎葛爾郎丁不聽謁選得郡佐在京聞訃匿之抵家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溺焉此背親求官之報也○世人常曰爲子者雖匿喪得名父母暗中未嘗不善然則何以有罪不知人之功名自有定數居喪應當喪盡其誠若因而取功名是名爲重而親輕良心喪盡不孝莫大於此司過之神安得不大彰法紀而降禍殃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註〕鄙懷鄙褻之懷皇天后土覆載高深人即知積德累功小心昭事尚虞愆尤不少何敢以下賤鄙懷妄指作証褻越之罪應難逭也

〔引經〕**論語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善報〕李景遜母鄭氏嚴敎諸子一日墻壞得錢一甕復掩之即焚香祝天曰天地憫我母子孤苦特賜此錢然妾心惟願諸子成名錢非所願也後景遜果登第官少保可見有一念之善天地亦可

作証、所謂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特所指鄙懷、有褻天地、大不可耳(惡報)宋楊長出入一寡婦家、形跡似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日焚香、呼天搶地以証鄙懷、不一年暴卒○弘治間、揚州鹽塲、有宣府甥舅同賈鹺、舅竊其甥四十金、甥知索之、舅匿不與曰、吾與汝至親、寧有是耶、遂拉甥同入東嶽誓曰、天地神明、吾倘竊甥金、當變爲獸類、是夕二人、同宿一室、甥聞舅榻下有聲、呼舅再三不應、甥疑起視、舅榻無人、地下有一物、大驚呼衆、點燭覷之乃一驢、臥地、身足已成、獨頭面未變、猶是人頭驢身、口不能言、甥倩車載歸、付彼家養之、惟食熟荳、踰年死、

引神明而鑑猥事(註)猥者、邪淫鄙賤之類、如人有一椿些微小事、輙呼神明鑒察、是以不敢訴之官府、質之朋儕、難對人言者、反敢告之神明矣、褻瀆之罪、安能逭哉

(引經)**禮曰無瀆神**(善報)解州俞保、萬曆初、補戍騰越、妻王氏、將粒作信香日夕禱關聖君前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積歲計米若干、送有道行住持、供佛及僧俞保在伍、夜夢關聖君呼曰、汝婦虔禱、汝歸家、即揪馬尾馳行、但聞風聲颯颯、音殺霎時已落平沙中、天曉已到解州城外、因扣門、妻出見、抱哭、隨詣廟叩謝大帝畢、赴州言狀、移文騰越、保辦伍只一

門、而伍部已掛出一牌、關聖免勾丁五字、由是除保名、此禱神免咎

楊起元屢試春闈不第、奮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供文昌君像日夕虔禱曰、有如志功名、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三年登第、祈神得名○敬信神明、有感必應如此知敬神之獲福、則知褻瀆之獲罪矣、

〔惡報〕姑蘇鄭灝娶後妻、設燕失一銀盃、闔家欲自明心跡、列名發誓、投詞府城隍廟、灝止之不聽、一夜灝夢門首、有一皂至曰、奉命勾汝、以索縛其頸、拘至城隍廟、神厲聲問投狀之故、灝荅不知、神怒曰、汝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去、現質於東門銀匠鋪、猶在架上、如何妄誣他人、擾亂官府、灝再叩訴非已意、神怒稍解曰姑放汝回、說知衆人、以後不可冒瀆神明、因得甦醒、時已半夜矣、次早即到銀匠鋪訪之、盃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衆聞而怖畏、詣廟謝罪○浙江有同商者、投宿古廟、甲利乙貲、乘睡熟殺之取貲去、回顧廟像儼然如生、甲怖跪祝神勿言、忽空中荅曰、我不言、只恐汝自言、經年餘、甲又與某同商、至廟投宿、甲語同伴者曰、此廟最靈、即以昔日事、與空中語告之、同伴後因不睦、告官起屍、遂正法、吳江有東隣夜娶婦、朝出行賈、西隣僞作新郎、入室語其婦曰、天尚未明、復就寢求雲雨、至曉去、起視奩中簪珥蕩盡、婦泣告姑、慚

愧自縊母家誣舅姑殺婦併執婿到官時嘉興祝公爲令鞫訊未詳適天大旱禱雨城隍神夫人教祝祈雨後默祈神於夢中開示寃婦疑獄是夜祝公宿廟夢神告曰明日有祈雨小兒可問之早拜神畢出遇群兒張旗伐鼓引龍神公命吏捕群兒兒爭匿留下小黃旗收取還衙夫人曰姦婦是黃旗無疑矣祝託他事過東隣取烟戶冊點名果有黃旗名字拘母家鞫問梏黃旗往其家檢出贓物遂置於法　祈神察奸

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褻亦不可諂如祈求許願不可立願宰殺牲牢之數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殿袍旛龕几供器只是隨力喜助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惜老憐貧濟急救危戒殺放生種種陰德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怠善行完滿自然成功倘未遂心更加精進而無退悔由是言之尚不宜諂神以求福可引鑒猥事耶

施與後悔

（註）施與所以濟困扶危救災恤難立功最鉅獲報最速然樂善不倦方有進步如有悔心則前功盡棄矣夫未與悔之則不果施既與悔之則不樂施爲悔不同總是善念轉成惡念矣所以菩薩舍身飼虎尸毘割肉餵鷹至於解衣推食重義輕財

總要誠心確意則福報不爽按佛經曰施有四法不得上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畏怖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宰官貪取民財盜賊殺越人貨債主多取重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供養父母薄其妻子苦其奴婢而布施者是謂惡人名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夫作福亦安有業惟求名只要沽名傾家財物不吝施與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逐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修善痴狂作福究竟無福反以招禍有心施與者當勿犯此又按施食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曰命施謂人餓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名命施所得福報世世長壽財富無量二曰色施謂人乏之食臟腑焦枯面如菜色我能施之使得充滿故名色施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懽喜三曰力施謂人乏之食血氣不周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之強健故名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耗減四曰安施謂人乏之食肢體疲軟身仆顛危我能施之使之康壯故名安施所得福報世世安寧不生災病五曰辯施謂人乏之食腎水乾枯聲音短澁我能施之使之明辯故曰辯施所得福報世世知慧言爲人敬此但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已有此五種況於一切廣行施捨其福報寧有量

乎、故施與不可後悔也

〔引經〕**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孟子曰、樂善不倦**

〔善報〕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家貧好施、一日有老人求漿、衣服鮮異、問其所事、賣藥爲業、語延年曰、此地當有難、君兄弟三人、皆窘迫而好施、不惟免難、當得大福、後安史作亂、老人引延年全家入太白左掩洞中、亂定皆歸、兄弟俱得美官、子姓咸登壽考○史秉直築室得千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賜、豈宜獨享、散濟貧困凶災、錢盡乃止、一家數口、俱壽期頤○瞿嗣興樂善好施、凡負販者、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只求升斗爲活、吾何忍與之論所值、較錙銖、後享年八十四、無病而終、子孫皆大富、以上延壽○劉翊潁陰人、在汝南道中、遇陳留張季札遠運師喪、寒氷車敗、停滯途間、翊曰、君爲師愼終赴義、豈宜久滯、即下車、將車併駕馬俱與之、不告姓名、徒步歸、後爲郡工曹、遇黃巾賊起、翊出粟濟貧者數百人、鄉族死者、爰爲殯葬、及遷陳留守、見士民病死道路、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故人飢於道路、不忍棄去、以所駕車載歸、與人作便艫運卸是、難以枚舉、後遇異人告

曰、子多陰德、太上嘉子用心、授汝長生之術、引入桐柏山、授以隱地八法、遂證仙果、(登仙) ○張獻可武進人、無子、性慈好施、常施棺三千、後又續施、道旁有露屍、每屍與錢若干、僱丐者掩、丐者見屍則喜、以爲財也、自是邑中無暴屍、又施藥併膏藥、以濟疾病瘡瘍者、又爲粥以賑饑者、曰、死人要掩、活人要食、生三子登科受封(得子得貴) ○滑世昌爲醫官、常救急難、是人德之、夜間夢本州城隍言此地有災、君家亦厄、然亦不致凍餓、後數日、夜半火作、風起延燒無算、滑居烈焰、闔家無計得脫、忽有壯士數十、着紫衣、排猛火驅滑一家登車、推入一空屋暫避、舊居灰燼、掃火廠得銀百餘兩以資日用、始悟神言不虛也、後醫道不槩受錢、有貧苦無告之人捐藥救療、富貴人隨彼賚與、亦不勒索、家道愈豐、子孫世富(得富) ○吳百三面生贅瘤、一日見一道人詣鋪家乞錢、不與、百三自探一錢授之、是夜夢道人爲之去瘤、及數日平復、(却病) ○楊樞密死數日、夢其孫曰、吾生平無大過、今歲若能發廩賑濟、爲世間極大功德勝爲我作佛事、孫即發米五百石、付縣令孫君貺賑濟、是夜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得超生天界矣、(超生)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鐔積錢、十年而鐔滿、有鄰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惧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夫人復拔一

欽奏之是夕夢上帝賜一佳兒遂生弘軒先生後相繼科第得子或謂施與必有財乃做得噫是不然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然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以財物濟人也二曰法施以善道教人也三曰無畏施人當恐懼或安慰之或教人以脫離怖畏也四曰心施財力不逮常存濟人利物之心或飯一盂水一盞錢一文隨事委婉誠誠懇懇現身說法維持調護事雖無可如何而心則靡不周到財施非貧士所得心施則人人所能凡我同人願共勗諸

【惡報】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萬欲索高價官遣吏借賑許諾次早段見飢民集候退悔不發眾方喧噪段令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震大火焚盡其貯乃震死　後悔報

假借不還

【註】假借他人財物以通有無必須速還間有不得已而借過後隨即歸還若於初借時即想不還是誠何心佛經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變爲驢馬牛羊猪犬以抵所借斷然不爽世人多有欠錢而窮困不能還亦有稍裕而負心不肯還獨不思財非吾財即留之亦終去財既耗去債仍在身痴亦甚矣或至無錢亦當常思圖度我欠某債何以設處何以措置遇有錢時迅速還之切勿姑云徐徐當思無債則一身輕矣至於借人書籍器皿比

已物尤當珍重看完用完即當送還[illegible]久至[illegible]不還
入恨[illegible]豈已心術難逃造化鬼神[illegible]可不還乎

引經 大學曰不仁者以身發財[illegible]

惡報 隋[illegible]州[illegible]縣丁永通曾借曾家麥[illegible]遺訖遂於佛堂撞鍾鼓誓曰某若未還當於寺作牛[illegible]死[illegible]黃牛有白文竹永通三字其子遂輸粟百石於寺[illegible]造像寫經後牛死永通即託夢於子曰得還粟造像寫經功德遂超生註福祿籍矣

善報 張孝基為某富翁婿翁止生一子不肖逐出翁死盡以其家財付孝基數年見其子行乞召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幸甚少白力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觀其謹愿乃盡舉家財還之後有一友見孝基遊嵩山儀衛甚盛詢其故荅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託付之財還人尚有果報況假借不還豈不受罪乎

惡報 唐信州童安玗初貧與郭珙相善嘗借珙錢七萬經販致富及珙徵錢安玗拒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為作証盟安玗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死作白牛還償踰月安玗死珙家牛生一白犢左腹有黑毛成字童安玗

○潼川孝廉號近齋與同縣某善貸其家廿金屢索不還且厲言抵

觸、某父子情極呼天、未幾孝廉死、某家生犢臍下有近齋二字、某喜云、是天生以償我債耳、孝廉子爲鄉紳婿、恨以牛顯父惡、訟之官、官取牛驗字、不能曲斷、又訟於郡、潼川守顧公、不得已歸犢縉紳、訟乃已、大抵父債子還、孝廉子若盡孝道、則當還金取牛、以了前件、恃上訟强令斷牛、冥間公案尚未註銷、無乃添父之罪戾、而益增冥果之苦哉、人當鑒此自悟矣、以上牛還

○京都崇文門、卽海岱門、一販煤民夢亡母告曰、我宿欠某麫戶債生彼家爲驢、償已多載、今欲賣於屠家、兒可速來贖我、子訪麫戶果將賣驢、索價一兩二錢、煤民只有銀四錢、願立券約還、麫戶不依、驢視煤民兩淚交流、旁人不忍代爲募錢足數、麫戶又作難曰、此驢從來不過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卽與汝、煤民囑驢、驢慨然跟彼渡橋、遂得驢、事聞於錦衣陸公、命牽視驢、見子跪、驢亦伏蹄跪陸、與銀一兩、荳一石、給其子飼之、驢還

○陳益借吳宗嗣錢二百千不還、宗嗣曰、汝不還我錢、死當作畜生報我、一日宗嗣獨坐、恍見陳益負錢來、疾趨入馬廄、馬生駒、益果以是日死　馬還

太上感應篇註解大全　地部終